

中國問題與各派論見

反動書籍

反動書籍

新月書店  
儲安平編

中日問題与各家論見

安平自序

中日問題與各家論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版

實價洋九角

編者 儲安平

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  
新月書店  
北平米市大街

---

版權所有

---

## 序

編這本小小書的用意，在乎使每一個人，能從這一集子裏，知道目下中國一般人他們所主張的是什麼，他們所要求的是什麼；並且，你還可等待一些日子來告訴你：政府當局是否能滿足一般國民所要求的，是否能尊重一般國民所主張的？目前，在中國，有若干現象，使你知道「傷心」，「忍辱負重」與「主張宣戰成爲」對照；一般小百姓在噁着喉嚨喊取消一黨專政，少數在野元老或政客在通電主張國事公諸國人，若干在朝要人（不論南京廣東），也說「我們贊成取消一黨專政」，「我們正在准備取消一黨專政」，然而言論不自由如故，集會不自由如故，民衆運動之被壓迫也如故：這所構成的對照事實可說明證實的更大嚴重性。這幾天，報紙上大登其日內瓦的消息可是自己則忙着所謂和平統一會議。雖然救國會並非和平會議，可是和平會議我們暫時也不便願說它不算救國會。除非中國人真的甘心永久的被日本壓在下面，則和日一戰（不一定是武力的）無論如何祇是時間問題而已。一國家民氣的盛衰，

外交政策，治國政綱等等，在有形無形中，全見到政府的生存根據。這集子的編印。正給國民們對政府功效檢督的張本，同時也給政權當道以俯察民意的一份參考。

十月安平

# 目錄

近六十年中日關係的鳥瞰

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省中國國際形勢的解剖

日本侵略東省的政治的背景

日本侵略東省的經濟的背景

聯盟約章非戰公約及九國條約與對日外交

告日本國民與中國的當局

此次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路

救亡要義與青年責任

尙欲維持中日邦交乎？

對日強硬外交論

目錄

一

左舜生

胡愈之

俞頌華

武培幹

胡愈之

羅隆基

陳獨秀

汪精衛

胡愈之

樊仲雲

日帝國主義與中國

我們的主張

救亡兩大政策

我們主張對日作戰的理由

國民總動員論

全國動員與學哲學的人們

日本併吞東北陰謀的揭發

異哉日人所謂中和國

對於東省事件之感言

現在國人可以覺悟矣

陶希聖

貫澈週刊社

王造時

陳啓天

時事新報

張東蓀

薩孟武

張其昀

梁漱溟

高永晉

# 近六十年中日關係的鳥瞰

左舜生

自最近東北事變發生，日本所謂『中日親善』『共存共榮』的假面具，乃完完揭破。自今以往，吾人惟有念茲在茲，努力不懈，準備與日人作長期的奮鬥，以求得國家的生存。在這種努力當中，我們應該分一部的時間研究日本，研究中日兩國在歷史上的關係，研究近六十年來日本侵略中國的事實，以爲知己知彼之一助，這是毫無疑義的。

這一個短篇的目的，在將自一八七一年（即前清同治十年）中日兩國訂立修好通商條約以來，一直到最近日軍佔我東北的經過，作一概括的敘述，并指出日本陰謀的殘酷，手段的惡辣，吾人除訴諸國際的公道以外，惟有死中求活，發揮自身的力量以與日人奮鬥到底而已。

## 一，同光時代中日兩國的國勢

同治十年，正當日本的明治四年，這個時候日本的維新事業雖然還在萌芽時代，可是削



藩歸政的改革既已告一段落，而開國進取的規模也大致確立。尤其與當日中國的情形截然不同的，則中國正當髮捻初平，朝野上下，無不以中興相紛飾；而朝廷大權，則已落於一陰狠貪愚的婦人——那拉氏——之手，以造成同光兩代的一種艱難局面。就當日的所謂『中興名臣』而論，則自李鴻章左宗棠以次，（曾國藩已於同治十一年早卒）又大率為傳統的思想所誤，腐舊的環境所拘，雖然也漸漸了解西洋勢力不可侮，到底還是不學無術。假如這班人稍稍有一點世界常識，則中國的改革運動或者可以與日本同時走上正當的軌道，不致要等到中日一戰以後，才由一班無權無位的書生——如康有為梁啟超等——起來艱難奮鬥，而卒不免歸於失敗。返觀日本，則明治天皇，總算是一個很像樣子的君主，慶應四年三月（是年八月始改元明治），即下誓詔，定國是：一曰廣興議會，萬機決於公論；二曰上下一心，盛行經綸；三曰文武一途，下及庶民，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曰破舊來之陋習，從天地之公道；五曰求智識於世界，大振皇基。這五條誓文，雖於後來的立憲運動并無何等不可分離的關係，可是影響明治初年的人心却是非常之大的。自明治初年到二十年之間，日本國民的思

想完全爲『西洋主義』『歐化主義』所支配，不能不說是『求智識於世界』這一個理想的實現；對內能完成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對外能以中日，日俄兩戰提高國際的地位，並且於教育，實業，學術，思想等各方面，均能於最短期間有一種突飛的進展，又何嘗不是由於厲行『歐化主義』的結果呢？中國人在這六十年當中，一會兒維新，一會兒復古；一會兒提倡民權自由，一會兒實行獨裁專政；一會兒鼓吹科學價值，一會兒又宣告科學破產；旅進旅退，警說盲從，對於日本的侵略，從來不肯在這種根本地方加以深切的反省，而想以一種支支節節的方法，一種血氣的臨時衝動，去對付別人那種有計畫，有準備，有步驟的大規模的積極行動，恐終於是不可能的。

## 二，日本侵略中國的四個時期

我們綜計日本這六十年來侵略中國的經過，可截然的分爲四個時期：

第一時期，自中日修好條約的成立，至甲午的中日戰爭以前。其時在中國爲同治十年至光緒十九年（一八七一——一八九三），在日本則爲明治四年至明治二十六年。在這一期

中，日本的國力已日漸充實，侵台灣，滅琉球，與朝鮮定約認其爲自主之國，且於光緒八年的大院君之亂，十年的金玉均等之亂，兩度在朝鮮引起絕大的風波，卒於十一年遣伊藤博文來華。與我定立天津條約，一面夷朝鮮爲一中日兩國的共同保護國，一面爲後來的中日戰爭伏一深遠的根子，都是這一期的犖犖大事。

第二時期，自中日戰爭的開始，至日俄戰爭的爆發以前。其時在中國爲光緒二十年至二十九年（一八九四——一九〇三），在日本則爲明治二十七年至明治三十六年。在這一期中，日本以一戰勝我，因而取得馬關條約的種種權利，并得改訂中日通商條約；光緒二十四年，既隨俄德英法之後指定福建省爲日本勢力範圍，二十六年，又參加八國聯軍，破我天津北京。且爲鞏固其在中國的既得權利及防禦其在朝鮮和滿洲方面的最大敵人俄國起見，因而於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有英日同盟的成立。這一期中日本的國際地位既驟然提高，其對我的侵略，也突飛猛進。

第三時期，自日俄戰爭至世界大戰。其時在中國爲光緒三十年至民國三年（一九〇四—

一九一四），在日本爲明治三十七年至大正三年。在這一期中，日本以武力戰勝強俄，於是  
由樸資茅斯條約及中日滿洲善後協約取得俄國在南滿的全部權利，同時又因在朝鮮的中俄兩  
國的勢力已先後爲日本所排除，於是日本乃於宣統二年得實行併吞朝鮮。這一期尤其可注意  
的事實，則日本於中日滿洲善後協約訂立以後，即先後於大連成立三個重要的機關：其一爲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作用完全等於英國亡印度的東印度公司，而規模的宏大則尤過  
之；其一爲『關東廳』，其一爲『關東軍司令部』，則爲日本在南滿一切政治軍事的佈置所  
從出。

第四時期，自世界大戰至現在。其時在中國爲民國四年到現在，在日本爲大正四年到現  
在。在這一期中，日本利用英日同盟出兵佔我青島，又以大戰期間列強無暇東顧，突然向我  
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其後以中國參戰之故，而有借大借款及中日軍事協定等問題；亦以中國參  
戰之故，而有中日兩國在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中的衝突。山東問題雖於華盛頓會議後已告  
一結束，但當民國十六七年之交，中國的內爭正日趨激烈，日本謀奪取滿蒙的態度也愈加強

硬。其時日本正值田中義一組織內閣，既一面於十六年五月第一次出兵山東，又於六月召集所謂東方會議，決定侵略滿蒙的積極政策。根據此項積極政策，於是有十七年第二次的出兵山東，造成五月三日有名的濟南慘案。同時張作霖反對日本修築吉會長大鐵道，更築打通一綫以與南滿路競爭，而日本所認為非求一根本解決的『商租權』，張亦不肯痛快的解決，於是日人恨張刺骨，乃更有是年六月在皇姑屯車站將張炸死的一幕。最近日本的佔領東北，也就是實行田中積極政策的初步，其餘的種種說法，都不過一種託辭而已。

### 三二，日本侵略中國的口實

這六十年來日本侵略中國一期比一期吃緊，就表面上看，好像只是一方面由於中國的衰弱，一方面由於日本的野心，但就日本的國情及其國際地位加以分析的觀察，則日本侵略中國所以如此的積極，亦實有其可以藉口的重要原因：其一為人口過剩而糧食缺乏，其一為產業發展而原料與市場兩俱不足。

查日本明治五年（一八七二）的人口總數，為三千三百一十一萬零七百五十六人，明治

四十四年（一九一）爲五千一百一十一萬九千二百人，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則爲六千二百九十三萬八千二百人，然此猶就日本內地而言，如合朝鮮，臺灣，樺太等殖民地計之，則在大正十四年已爲八千三百四十五萬六千九百二十九人。以日本人口總數與世界各國人口最多的國家相比較，則中第一，俄次之，美次之，德又次之，日居第五；與世界各國每一方里的人口密度相比較，則比第一，荷次之，英又次之，日居第四。大概照現在日本人口增加的速率，（最近每年約一百萬）則三十年後，日本人口當在一萬萬以上，到二十世紀末，當在一萬萬五千萬左右，這是據各種事實可以推測而得的。

日本人口增加的現勢既如上述，我們再看看他們糧食的供給又是怎樣呢？大正三年（一九一四）日本米穀的耕地面積爲三，〇三三，三六八町（日本一町合中國一・六一四一五畝）其收穫額爲五七，〇〇六，五一〇石；經過十三年到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則耕地面積爲三，一七二，一〇七町，收穫額則爲六〇，八一〇，一八〇石。又大正三年的麥類耕地面積爲一，八二二，三〇五町，收穫額爲二一，二四四，三五一石；經過十二年到大正十五年

(一九二六)，則耕地面積爲一，四五九，二九三町，收穫額則爲二一，九〇〇，八二六石。根據上述的數字，可見爲日本重要食糧的米穀與麥類，在最近十餘年并無何種大量的增加，而人口則漸次增加到每年近一百萬！因食糧的增加不能與人口的增加相應，於是日本食糧問題的窘境，乃迎面而來。我們試看昭和元年日本的貿易狀態，食糧的輸入額，竟達三萬萬五千零三八萬圓，除去輸出二萬萬四千七百二九萬五千圓，入超尙爲二萬萬零二百九十八萬五千圓。爲過剩的人口找出路，爲不足的食品謀補充，此實日本藉口侵略中國的最大原因之一。

日本近代產業的發展，自維新後十年內外的短時期，卽有長足的進步；中日戰爭（一八九四）後，得了中國二萬萬三千萬兩的鉅額賠款，於是日本開發產業的資本也有了解決；加之在二十年以前，日本的工價尙異常低廉，同時又能運用保護政策，因之日本產業的開發，遂有一日千里的進展。第一步由手工業而爲機器工業。第二步乃由粗工業進而爲精工業。可是產業的發達既到了最高點，隨之不能不解決的乃有兩大問題：其一爲原料的供給問題，其一爲市場的取得問題。

日本要發展他們的纖維工業，需要最多的原料便是棉花，民國十三年中國對日本的出口貿易，其總額爲二萬萬三千三百零三萬一千海關兩，而原料品乃佔一萬萬二千五百七十七萬二千海關兩，棉花又佔原料品中之三千三百八十餘萬兩。其次爲發展一般工業所必不可少的原料爲煤與鐵，而日本這兩者的產額和藏量都不很多，中國蘊藏煤鐵的豐富，當然是日本所鑒羨不置的。現在日本人在中國所經營的煤鑛，即以遼甯省的撫順一處而論，其埋藏量爲十萬噸，截至民國十五年末爲止，已投下資本一萬萬二千九百一十一萬七千二百五十四圓，十五年的煤炭產額爲六百餘萬噸，豫計十八年可產八百萬噸，二十年可產一千一百萬噸。其從事採鑛事業的人員，據十五年末的調查，日本人計二千八百二十五人，中國人乃有四萬九千五百三十人，其他小規模的煤鑛，當然爲數尙多，可以不論。現在日本在中國所經營的鐵鑛，以鞍山（其地點在遼陽南方滿鐵線鞍山驛附近）一處而論，其蘊藏量爲五萬萬噸，此較日本全土包含朝鮮而僅有一萬萬二千二百萬噸者已四倍有餘。日本經營此鑛所投下的資本，截至民國十五年爲止，計有四千六百萬圓，所用職員工人合中日人計之，共有二千三百二十八人，



民國十五年的產額計有銑鐵十六萬餘噸，骸炭二十一萬餘噸，硫安三千二百餘噸，其他如本溪湖，如弓張嶺，如安徽的裕繁鐵鑛等為數尙多，而在中國每年產額至八十萬噸由漢冶萍公司經營的大冶鐵鑛，亦以借貸關係而完全落於日人之手！這是從原料的供給一點可以看出日本人決不肯放棄侵略中國的野心的原因。

再以消納商品的市場論，中國人的購買力雖不見得很強，可是人口的衆多，居全世界的第一位，而日本在地理上，人種上，乃至文字習俗上，又天然與中國接近，則中國這樣一個廣土衆民的國家，當然是日本商人最理想的市場之一。我們從日本出口貿易的情形看，則北美居第一位，中國居第二位，印度居第三位，南洋，英國居第四第五位。照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的統計，日貨輸出北美者，為一，〇〇六百萬圓，輸出中國者為五四二百萬圓。再就中日兩國間逐年擴張的貿易列一簡表如下，則更可以看出日本對華貿易猛進之可驚：

年 份	自 日 價 值 (海 關 兩)	自 華 價 值 (海 關 兩)	總 價 值 (海 關 兩)
	輸 入	輸 往	計

一八七〇	一、二八五、五二三	二、四八〇、六三〇	三、七六六、一五三
一八八〇	三、五〇一、〇六七	二、二〇三、三七七	五、七〇四、四四四
一八九〇	七、三八八、六八五	四、八三二、四三七	一一、二二一、一二二
一九〇〇	二五、七五二、六九四	一六、九三八、〇五三	四二、六九〇、七四七
一九一〇	七六、七五五、五五九	六一、六〇五、八六四	一三八、三六六、四二三
一九二〇	二二九、一三五、八六六	一四一、九二七、九〇二	三七一、〇六三、七六八
一九三〇	三二七、一六五、〇〇〇	二一六、五五五、〇〇〇	五三四、七二〇、〇〇〇

(按：一海關兩等於上海兩一・一一四)

隨着日本在中國奪取原料，壟斷商場而更有一個重大的事實可注意的，則日本以其過剩的資本向中國大事投資是也。據昭和元年（一九二六）的統計，日本對中國投資總額，為十八萬餘圓，內中投於東三省者實占十三萬萬三千七百萬圓，而滿鐵事業又占此數中之八萬萬八千八百餘萬圓。其餘如上海，漢口，天津，青島處合計，則為五萬萬二千二百萬圓。

述合以上所述，則日本以人口過剩，要向中國移植；以食糧缺乏，要向中國補充；開發產業，要中國供給原料；有了大量的生產，又要以中國為市場；及至賺了鉅額的金錢，造成一種資本過剩的現象，仍然要運用於中國；則日本之處心積慮要向中國大施其侵略的辣腕，當然是鐵一樣的事實。

#### 四，日本侵略中國的手段

日本要維持他們帝國的繁榮，要永保他們在東洋的霸權，要保全他們在中國的特殊地位，當然是非侵略中國不可，可是他們侵略中國究竟采的是一種什麼手段呢？這是很值得研究的。

我們總觀這六十年來日本對侵略中國方略的決定，一方是注視着中國，一方是注視着列強。換言之，即中國本身有了何種的變化，或列強對中國的態度有了何種的變化，則日本侵略中國的方略也不能不隨之一變。譬如中日，日俄兩戰的前後，日本會充分的發揮過以武力佔領中國領土野心，例如滅琉球，割台灣及澎湖列島，指定福建省為日本勢力範圍，這些

都是中國戰爭前後的事。租大連旅順，佔據南滿鐵道及其附屬地，併吞朝鮮，這些都是日俄戰爭以後的事。在中日，日俄這兩戰以後，中國民族已完全驚醒，立憲與革命的兩大潮流，一時風靡全國，因之國民智識的推進也一日千里，中國人這種國家和民族意識的覺醒，實在是給予日本侵略中國的一個無形而有力的打擊。再看列強對中國的態度，則美國因感於中日戰爭以後，英德法日等國紛紛向中國租借沿海港灣，并指定勢力範圍，中國有陷於瓜分的危險，而於美國實大不利，於是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於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六日因有『門戶開放』政策的提出，其內容凡三條：

一、各國對於中國所獲之利益範圍，或租借地域，或別項既得權利，互不相干涉。

二、各國範圍內之各港，無論對於何國入港商品，皆遵中國現行海關稅率賦課（自由港不在此例），其賦課關稅，歸中國政府徵收。

三、各國範圍內之各港，對於他國入港船舶，不課本國船舶以上之入港稅；各國範圍內各鐵道，對於他國貨物，不課本國貨物以上運貨費。

此項宣言提出後，先後取得英德俄法日意六國的同意，此實列強對華武力侵略政策一變而為經濟侵略政策的大關鍵。這種方略的採取，雖不一定是日本衷心所願，但日本到底不能不為這種共同行動所支配。

又日俄樸資茅斯條約成立以後，日本在南滿的勢力大張，但美國鐵道大王哈利門於該項條約成立的同時（一九〇五），即有以美國銀公司收買南滿鐵道的計畫，後雖由日政府以中政府不能同意的口實將此項計畫打消，但美國不願以日本一國獨霸滿洲的心情，實已昭然若揭。

哈利門收買南滿鐵道的計畫雖歸失敗，但一九〇二年美國國務卿諾克司滿洲各鐵路中立案的提出，又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查該案內容，其根本精神在謀中國的領土保全，并在滿洲方面貫徹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其方法則在由參與華事的列強，貸款與中國，由中國將日俄在滿洲所辦的鐵道贖回，同時給予上述列強監督該路的權利，及若干其他的優先權利。這種提案，日本方面當然無法贊成，即俄國亦雅非所願，且適足以促成日俄在滿洲方面的提攜。美

國以爲英國可以欣然同意，但英國以英日同盟及不願失好於俄的關係態度模稜；又以爲德國可以無條件的贊成，但威廉第二初聞此項消息雖願與美合作，然究以德國在滿洲方面無深切利害關係，不願多負責任，後見英法俄日四國一致拒絕美案，於是德國的態度亦趨於消極。美國這兩度的活動雖先後歸於失敗，可是美國對華的門戶開放政策，却至今未嘗動搖。一九二二年中美英法意日荷比葡在華盛頓所簽定的九國協約，除中國外其餘八國即有如下列各條對華根本態度的決定：

- 一、尊重中國主權，獨立，及領土與行政的完全。
- 二、與中國以最充分最無累害之機會，俾得自行發展并維持有效力而隱固之政府。
- 三、以其勢力認真建設并維持全體各國在中國全境內之工商機會均等主義。
- 四、不得利用中國情狀營求特別權利或特別利益致妨害友邦人民在中國之權利，並不得爲有害此等友邦人民安全之行動。

在華府會議的九國協約以後，又有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凱洛克的非戰公約，中國與

日本同爲簽字的一員，日本無論如何橫暴，畢竟是現代國家之一，到底不能一切不顧，而置身於國際的約束之外，所以我們要確切的認識：這回的遼吉事件我們雖不能單靠國際的干涉，可是我們因爲信賴現代文化之故，國際的公道畢竟是不可恃而可恃的一端。此外則吾人惟有求諸自身，盡力發揮這三四十年來已經逐漸覺醒的國家和民族的意識，一致團結，抗禦外侮，必不得已而訴諸一戰，我們也要一種毫不疑惑的態度，以我們的身家性命，全部貢獻於國家。

## 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省中

# 國際形勢的解剖

胡愈之

這次日本帝國主義強佔遼吉兩省的事件，就最近的情勢看來，日本已經獲得了滿盤的勝利。除非我國民衆直接行動，內部發生革命，國際形勢已不會再有轉變。外交的失敗，民族的屈辱，恐怕要在目前一般人所預測的程度之上。

日本帝國主義何以能獲得滿盤的勝利呢？這是因最近數月的國際局勢，給日本以千載一時的好機會。換句話說，就是太平洋的列強均勢已經破壞轉變了，而這均勢的破壞却是有利於日本的大陸政策的。

在最近十餘年間，太平洋能夠維持武裝和平，帝國主義對中國除繼續保持從不平等條約所得的宰割權而不敢公然破壞中國領土的獨立與完整，這全是靠着列強的均勢。這所謂均勢是靠着兩種對立關係維持着：（1）英美日三大帝國主義的相互對立；（2）英美日三個資



本主義國聯合與蘇聯的對立。

英美日三國是代表世界最大的三個海軍國，而又是在中國互爭市場與原料的三個主要國家。這三國都不能單獨向中國下手，因為三國互相牽制着。美日帝國主義為爭奪中國，菲律賓的市場，太平洋的商業交通，早已成了不解之仇，英美帝國主義為互爭世界投資市場與金融霸權，也是決不並立的。因此這三國中間如有一國要單獨攫取中國的領土及特殊利益，其他兩國必聯合起來干涉。因此自從世界大戰以後，德國退出太平洋舞台，英，美，日便相互維持東亞的均勢。一九二二年由美國發起，由英國贊助，強迫日本接受的華盛頓遠東公約即以此為目的。遠東公約，代替英日同盟由九國共同保障中國領土獨立，實行門戶開放利益均霑，換句話說，就是確定英美日三國在太平洋的勢力均衡。

但是英美日三大帝國主義雖然已平分太平洋霸權，却不能聯合對中國實施有力的侵略政策，均分從中國攫取的利益，這却因為有反帝國主義的蘇聯存在的緣故。因蘇聯的存在，英，美，日三國不敢聯合對華採取積極侵略政策，以引起中國民衆的革命。（至少在列強內

部不安，反蘇聯戰爭未有充分準備之前，不敢採取對華積極侵略政策。如單獨行動，則三國間又有相互的牽制。這樣就造成了華盛頓會議以後十年間太平洋短期武裝和平的局面。

但是現在，這均勢已經開始在動搖了。太平洋的武裝和平已開始在破壞了。最近日本佔領東省事件，已宣告華盛頓遠東公約成爲廢紙，亦猶之一九一四年德軍在西歐的襲擊，使比利時中立條約成爲廢紙。

這太平洋列強均勢的破壞，是起於英美帝國主義對立的尖銳化與美日帝國主義相互諒解的成立。

英美帝國主義因爭奪世界金融及投資市場而引起的戰爭，本爲無可避免的事實。一九二八年英國保守黨內閣和法國談判海軍協定那時，英美關係已非常緊張。後來英國總選舉結果，工黨上台，一反保守黨內閣的親法反美政策，廢棄英法海軍協定，麥克唐納親去美國表示好意，海軍軍備竭力讓步，一九三〇年訂立倫敦三國海軍協定，英國放棄二百年來獨佔的海洋霸權，承認英美海軍對等的原則，以討美國的歡心。因是英美衝突，暫時歸於緩和。但麥

克唐納的外交，完全是對美國屈膝，保守黨所代表的 City 金融資本家自然非常不滿。同時法國資本主義者因英美攜手，使法國在歐陸外交陷於孤立，亦必以推倒工黨內閣爲快。到了本年機會來了。工黨內閣因無法解決失業問題，財政陷於絕境，又因受德國信用恐慌影響，不能支持。法國銀行家乘機從倫敦提出大宗現金，英國銀行家推波助瀾，聲言英國信用發生動搖，工黨無法支持，遂於上月崩潰。現在的過渡內閣，雖名爲全國聯合內閣，而麥克唐納只是個光桿首相，不再得工黨擁護。政府大權已全在保守黨手中。目前英國已在籌備統選舉，因工黨政治的無能，下次選舉，保守黨必將復起獨攬政權，爲極顯明的事實。保守黨復起以後，外交政策必將改絃易轍。工黨內閣的推翻既出英法金融資本家之力，則代表金融資本主義的保守黨內閣必恢復親法反美的外交策，可無疑義。同時美國方面，近年國內經濟、和英國陷於同樣的不景氣。爲救濟目前的困難起見，如從東亞發展，則中國內亂一時不易平靜，人民購買力不易增高，殊少希望，至少是遠水救不得近火。現在美國最急要的便是向中南美及加拿大歐洲大陸尋求投資市場，而這自然不免和英帝國主義引起直接的衝突。總之

英，美戰爭已將成爲迫切的問題，這在英國保守黨復起以後的今日，更爲顯見，在英美有未充分的戰爭準備以前，雖然表面或尙須經過幾次的妥協緩和，但英，美兩國都已認爲戰爭遲早不可避免而已各取相當的準備，却是非常明顯的事。

在這未來的英美戰爭中，處最重要地位的是日本。因爲日本爲英美以外的第三海軍國，而又處在亞洲東部，和英美殖民地都相接近，以日本的輕級巡洋艦，奪取英，美殖民地，均爲輕而易舉的事。所以英美海戰的勝敗全憑日本加入在那一方面。美日帝國主義在太平洋，處勢不兩立的地位。一旦英，美戰爭發生，日本勢必加入英國方面乘機攫取菲律賓，夏威夷與美國在太平洋的一切利益。這樣美國決沒有戰勝英國的把握。反之，如日本能加入美國方面，或至少中立；則英國便陷於危險的地位。從這種情形看來，因英美關係的緊張，美國爲對付眼前的敵人——英國——起見，與將來的敵人——日本——成立一種諒解，是十分可能的。這諒解的內容，在現在我們自然無從知道，但可以假想，是美國允許日本在滿蒙甚至中國北部自由行動，不加干涉，而日本則允許在未來的英美戰爭中協助美國，奪取英國在

東方的殖民地，至少也是保持中立。

就東省事件發生後到最近爲止，華盛頓政府的態度看來，這美日帝國主義間的諒解的存在，已經可以完全證實了。我們知道美國雖然未加入國際聯盟，美國對於歐洲各國間的局部問題，雖然向來抱不干涉態度，但對於和美國本身利益有關的世界政治問題，尤其是太平洋問題，白宮是永不願落人後的。大戰後美國自居世界政治的領導者的地位。華盛頓遠東公約，巴黎非戰公約，與列次海軍裁軍運動，美國都是發起的國家。所以中國沒有國際爭端則罷，如有國際爭端，美國一定是第一個出面來說話。那年的中東路事件，引起了中俄衝突，美國尙未與俄國恢復邦交，俄國亦非華盛頓條約的簽字國，美國却仍第一個出來，援引非戰公約，要求兩國息爭。可見美國是隱然以太平洋主人自居的。但這回這位「太平洋主人」却竟啞口無聲了。直到了日本佔領瀋陽，一星期之後，經英國提議由國聯去通知美國，美國方才有一種表示，而就這九月二十五日華盛頓送發中日兩國的公文，也只是希望兩國約束軍隊勿再起釁，並未明白提出非戰公約與華盛頓條約。美國採取這樣冷淡的態度，完全違背它對

遠東外交的慣例，這除美國事先和日本有諒解以外，決無法可以解釋。

假如我們這個推測不錯，這可見從華盛頓條約所造成的列強均勢已經破壞遠東公約已成「一撮廢紙」美國已容許日本破壞華盛頓公約所加保障的「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的完整」，而把英國完全丟棄。三國互相牽制的局面完全消滅而易以美日聯合對英的局面。

此時英國所處的地位是最困難了。英國明知美日勾結，太平洋的均勢被破壞了，但在目前因國內財政的困難，社會的不安，不能而且不願因太平洋問題而引起對美日的戰爭。這戰爭如在現在一無準備的時期爆發，顯然是必至於促成「大英帝國」的崩潰滅落。但同時英國却不能不表示對於日本單獨攫去滿蒙利益的焦急與憤慨，所以西錫爾貴爵獨在國聯理事會主張干涉中日爭端。九月二十二日國聯理事會會議決定干涉中日事件，全然是出於英代表西錫爾的主張。同時西錫爾又建議將國聯一切行動通知華盛頓政府。英國這一個建議，具有兩種意義：第一，因美國始終不表示態度，所以要逼迫美國表示；第二，如國聯單獨干涉中，日

事件，恐更引起美國的反感，因為太平洋事件，是斷不能把美國除外的。從這裏我們已可以看出英國畏懼美日聯合的心理。待美國覆文送出，只空洞地同情於國聯的行動，而未提干涉中，日事件的主張，這時美國的態度已非常顯明。因此英國也不敢堅持派遣調查團的主張（因就美國覆文語氣，已表示中日事件應請雙方速即直接交涉，其反對調查團可知），這樣二十五日的理事會，諉為聯盟責任終了，讓中日單獨解決，日本外交得到第一步勝利。英國雖不滿，亦無可如何。

從這情勢看來，可知中國雖向各帝國主義叩頭求援，求國際聯盟主張公道是一點希望都沒有的。因為假如華盛頓會議所造成的太平洋列強均勢，未曾破壞，則日本決不至有這次橫暴行動，即使有這次行動，那不必中國去叩頭求援，帝國主義為自己在中國的利益均霑，也一定要一齊起來干涉，現在則不然。世界上三大海軍強國，兩個已勾結在一起，剩下一國英國，自然不能單獨干涉，此外法德自然更不用說，干涉中日事件，是無此能力而且無此必要的。

所以這英美帝國主義對立的尖銳化與美日帝國主義的相互諒解，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毫不費事，絕無顧忌地取得滿蒙的政治經濟全體支配權。

但是蘇聯對這次事件又取什麼態度呢？

自然，蘇聯人民對中國取同情態度，一致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一般人推測，這次事件將引起第二次日俄戰爭，我們却不相信在目前有這可能。近來中國政府方面有關係的通訊社及報紙雖然竭力宣傳蘇聯派軍隊到邊境以及日本佔領北滿，日俄將有衝突的消息，（這或者帶一些國際宣傳作用，但是一種可算爲決無効力的宣傳）但現在事實已經證明，日本決不再佔領長春以北的領土，蘇聯也決無意對日本開戰。

事實是這樣的：蘇聯目前勵行五年計畫。五年計畫成功後，國防及經濟能力增強，那時中俄如有攜手的機會，日本帝國主義在滿蒙乃至全部中國的地位，當然不免發生動搖。所以日本在作反蘇俄戰爭的準備中，必先佔取滿蒙。因爲滿洲的礦產，農業，鐵路，交通各部到了日本手中，在對俄戰爭中，日本的戰鬥能力增強，不然，日本是無勝利把握的，但在目



前，日本不過到了作反俄戰爭的準備為止，不至於立即挑起反俄戰爭。因為，在目前對俄進攻；就是促成了中俄的聯合，中俄聯合後，日本內部革命也會起來。日本軍閥雖然自挖墳墓，也未必如此快。同時在蘇聯方面，也決不能冒險於此時對日開戰。且不必說五年計畫正在進行中，蘇聯忙着國內的社會主義的建設，無暇外顧。如於此時對日宣戰，日美既已勾結成一起，英國爲反蘇聯的領導國家，也不能不和日本一致行動，那時蘇聯的地位必非常危險。蘇聯目前的外交策，是對資本主義國家，竭力維持平和的關係，靜待資本主義各國對立關係的惡化，而決不願輕舉妄動，最近蘇聯和波蘭及法國提議訂結互不侵犯條約，就是個這用意。日俄的漁業交涉，爭執多時幾至於決裂的，到了不久以前也和平解決了。可證明這次日本佔領遼吉事件，決不至立即引起反蘇聯戰爭，不過爲未來的反蘇聯戰爭的準備而已。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這次日本帝國主義在南滿的暴行，對於國際形勢，將會引起一種怎樣嚴重的結果：——

第一，這次我國完全陷於孤立地位，英國雖覺於自己不利，也只有乾着急。所以日本可

以把這事件，很快地了結。在遼，吉兩省所加的損害，自然不能望日本賠償。日本還一定和我國當局偷偷摸摸訂結了新二十一條，把滿蒙實際利權全部送給它，然後把佔領軍撤退到滿鐵區域，以掩飾耳目。如日本的手法乾淨，還可以急速和張學良交涉，迫令簽字。把關外奉軍撤回關內，在日本保護之下，張學良還可以維持他在關內的地位，於短時期內恢復關外所損失的實力。而南滿則永成日本帝國主義「萬世之業」，日本大陸政策從此得到進一步的勝利。

第二，從華盛頓條約所受成的太平洋均勢既已破壞，英美關係均日益緊張，英美戰爭迫在眉睫。至少明年的裁事會議將全無結果，連在倫敦成立的三國海軍協定，亦將崩壞，軍備競爭將日趨劇烈。

第三，因滿蒙政策的成功，日本的反蘇聯戰爭的準備，將順利進行。如英美戰爭不早爆發，則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的戰爭，將有一觸即發之勢。

所以這次日本的出兵南滿，決不至直接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但足以間接挑發世界大

戰，却是毫無疑問。

九月廿九日

（社會與教育四十七期）

# 日本侵略東省的政治的背景

俞頌華

日本所謂北進的大陸政策是一步緊一步進行的。在甲午中日戰爭以前，她志在得到朝鮮，所以她那時北進政策的中心問題便是『朝鮮問題』。到了甲午中日戰爭以後，她立刻將『朝鮮問題』擴大為『鮮滿問題』。因此，便於一九〇四年引起了日俄戰爭。日俄戰爭一了，她即與中國締結中日滿洲善後協約及附約，蠶食吾南滿的利權。等到在南滿的勢力有了基礎，她於一九一〇年就宣佈將朝鮮合併，而其『鮮滿問題』亦就化為所為『滿蒙問題』了！我們如來細細地研究她北進政策的歷程——即從『朝鮮問題』化為『滿蒙問題』的經過，我們就可以明白其北進政策猛烈和險惡的程度了！

明白了她北進政策的經過，就可以曉得她侵略我滿蒙乃是她的一種傳統的政策。二十餘年來，她無論那個內閣上臺，對於這個傳統的政策，總是不遺餘力，鍥而不舍的進行着。在前二十一條款的提出，西伯利亞的出兵，以及後來田中內閣的積極政策，其目的無非都是在

想把滿蒙早早化爲朝鮮。不過田中對華，蠻幹得太顯露，故他的內閣到底被他的敵黨民政黨藉皇姑屯炸案以及其他問題對他的攻擊而倒。田中內閣的瓦解與民政黨濱口內閣的繼起是前年七月的事。民政黨的濱口內閣成立，外相一席，即屬幣原。在前大家都知道『田中外交』是激進的，蠻幹的；『幣原外交』比較上是緩進的，表面上是和平的。但現在若槻內閣仍是民政黨的內閣，外相又仍是幣原。何以日軍無事無端，大規模蹂躪侵佔我領土的暴舉，竟然勃發於今日，較田中內閣時代對華蠻橫的程度，還高什百倍呢？欲明其故，我們須一察日本年來內政上的情形。

講到日本內政上的情形，我們先要明白日本的軍閥在日本政治上社會上向有很大的勢力。依其政治組織而論，她的軍事統帥機關，不受內閣的節制，遇事有直接上奏君主之權。這種軍事統帥機關名爲『帷幄上奏機關』包含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元帥府，軍事參議院等特殊機關，軍閥憑藉了此種特殊機關，往往能夠指揮內閣。使內閣服從其意志。同時軍閥背後有大資產階級，大地主，貴族等爲後盾，在社會上亦儼然成爲一種特殊的勢力。因此，

在西洋文明各國，軍人干政，實所稀有，而在日本却是常見而不足為奇的事。

前年民政黨的濱口內閣，繼田中內閣起來的時候，日本財政紊亂，有整理的必要。民政黨以金融資本的勢力為後援，而一般擁有金融資本者都渴望財政的整理，故濱口內閣上台後，即着手於財政的整理，而不得不對內取緊縮政策，對外取比較和平的態度。但這種政策不是軍閥所歡迎的。因此，去年濱口內閣嘗因內外情勢所迫，不得不對美稍稍讓步，簽訂倫敦海軍會議的軍縮條約，而軍閥便公然以此為反對內閣的資料，發生所謂『統帥權問題』，弄得內閣與軍閥政治的『帷幄上奏機關』起了一個很大的衝突。後來濱口雖挾議會大多數贊助政府之力，未曾屈服，然於去冬十一月到底不免遇刺。刺客為『愛國社』所遣派；而所謂『愛國社』者，即是一部分軍閥組織的團體！日本軍閥在其國內的勢力與陰險的情形，於此可見一斑。

日本軍閥對外日夜孜孜以求的，乃是積極侵略中國。因欲侵略中國，便以俄美兩國為假想敵，而日惟以擴充軍備是務。惟濱口內閣時期，適經汜界大不景氣，失業增加，預算不

足。軍備的擴張，事實上有所難能。即現在亦有此情形。軍閥則不管，他們總聯絡內閣的反對黨藉幣原外交軟弱爲口實，攻擊政府。查幣原對華的外交，抱定以下二項方針：（一）對於東北外交，日本力避由東北地方移至南京中央交涉；（二）保持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地位，阻止滿鐵前途陷於危殆。其目的亦在使滿蒙化爲朝鮮，於中國很爲不利。但日本軍閥，猶以爲幣原對華外交太不積極！

彼軍閥與代表產業資本勢力的政友會來互相結託，牠們攻擊幣原外交不積極的最大理由，大致如下：（一）蘇俄五年計畫漸漸成功，勢將傾銷俄貨於東方，奪取日本的市場，日本若不先發制人，非特不能擴充其『武裝資本』即經濟的帝國主義的勢力，且其對華經濟的發展到底將不免受人制限。（二）滿鐵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業務的發展上，近時頗蒙打擊。加以我國葫蘆島築港正在進行，東北鐵道網亦有相當的成功，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勢力與地位，大有亟亟不保之虞。他們以此理由在國內宣傳，痛責幣原對華外交的軟弱消極。日人誰不想併吞滿蒙，以貫徹其向來北進的傳統政策？他們對於此種理由，自然覺得動聽，於是

日本號稱抱自由主義的民政黨的內閣遂屈服於軍閥勢力之下；而倒行逆施起來了！

今年四月民政黨的若槻內閣繼起，幣原雖仍爲外相，然陸相則以向主對華激進的軍閥南次郎任之。前陸相宇垣經元老的奏薦，調任爲朝鮮總督。六月中旬，內閣復起用政友會老將內田康哉爲滿鐵總裁，同時復增兵於朝鮮。在野各派對於這些的更動，一致表示滿意，這也就是民政黨內閣，『幣原外交』屈膝於軍閥勢力的一大轉變。民政黨內閣既甘與主張對華激進的軍閥派合汙同流，所以接着萬寶山案就於七月初發生，隨後又有韓人屠殺華僑的事件，青島日僑尋釁的事件，接踵而起。一幕一幕的悲劇正如活動影片般很快的映於我們的眼簾，使我們應接不下，目迷神眩。可憐其時吾國忙於對內，疏於防患。並且因爲洪水氾濫，遍野哀鴻的緣故，國民視線，又注在救災，未遑外顧。孰知正在此時，日人趁我無備，磨刀霍霍，窺伺於旁，積極籌備其宰我割我的策畫的進行，豈不哀哉！

在朝的民政黨和在野的政友會是日本兩大資本階級的政黨，牠們遵從了軍閥派蠻幹的主張，還要欺騙其民衆，激發牠們對於中國敵愾的心理，所以接着又製造其所謂『中村事件』，



以淆惑其國內的人心。所謂『中村事件』，據八月十八日日本東京大阪各報所載日政府片面披露的消息，大略如下：『陸軍步兵上尉中村麗太郎，及前騎兵伍長井杉延太郎，奉參謀本部命，偕昂昂溪昂榮旅館主伊木延太郎等一行共五人，攜帶中國護照，於六月上旬經由哈爾濱出發，往興安嶺視察。原擬兩月即返，但出發而後，杳無消息。當由哈爾濱特別機關派員調查。據報告中村一行於六月二十七日左右抵洮索鐵路終點，葛根廟附近之民安鎮，正在該處飯館進膳之際，突有興安屯墾隊第三團所屬官兵數人進館檢閱，命中村一行停止旅行，示以護照，亦無効，竟被拘捕。槍六柄，及隨身衣物都被掠去。不經提示任何理由，竟將中村一行綁赴該兵營後之山林中槍斃。七月一日，復堆積木材焚燬屍體。此種消息得之於朋分中村等遺款之一中國軍人云』自此消息發表後，日政府對於此案未能提出什麼證據，而南陸相即小題大做，對各師團長作煽動的演說。下級軍人復到處在民間作同樣的宣講，一般軍人政客從而和之，大唱其『滿蒙權利搖動』、『對華外交須強硬』的論調，並謂『日本對於中村遇害案及其他中日爭端，苟不取強硬的立場，則中國將進行其所謂延擱的政策。中日兩

國，現在待決的爭端，共有三百餘件之多，日本必須幡然改計，效法蘇聯爲中東路事件對中國宣戰，方能解決中日間一切的爭端。』日本民衆受了軍閥官僚政客這樣種種欺騙，於是武力對付中國的主張，遂成了日本全國的定論！

九月間日方鼓吹備戰益甚。日本某中將在東京更以『七字必勝訣』作爲宣傳資料，謂『明治十七年征韓，明治二十七年中日戰爭，明治三十七年日俄戰爭，勝利無一不在日本。明年昭和七年，是日本發奮稱雄的絕好機會，今日應以滿蒙爲目標，爲實現大陸政策的初步。』日本報紙又復大登其所捏造的『日本在滿蒙的權已瀕危境』的消息。某報且在報端繪滿洲地圖，凡日本投資區域，皆註明投資數目，並畫一日本國旗，旗旁畫一手，作欲拔的狀態，註中國人字樣，以示日本在滿權利的危險。在我東北的日本在鄉軍民等，則每日集於忠魂碑靜默，亦作武力佔領滿洲的準備。宣傳既遍，準備又周，發動自然容易。據北方歸客言，日人嘗於事前多方拉攏中國失意軍人，爲其發動武力侵佔東北的前驅，期掩世界各國的耳目。但沒有人肯爲虎作倀，供其利用，所以到了十八日夜十一時，便不顧一切，悍然單獨進兵

了！『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在發動之前，日本舉國洶洶，早呈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形。我中央與東北地方當局非不知之。我們所最難索解者，即既已知之，何以事前一無防禦，一無準備；事後又取無抵抗主義，聽敵軍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而絕無積極的辦法，應付國難。截止不佞執筆時，仍未聞中央和東北地方政府有何制敵的有效辦法，以圖補救。嗚呼！二十年的國慶紀念將屆，而空前未有的國難竟在我『打倒帝國主義』『實行革命外交』的呼聲中先臨。及國難既臨，在上者一時又一籌莫展，一辦無法，至於此極。我們痛定思痛，真欲哭無淚了！

日本在東亞與在大戰以前歐洲的德意志帝國一樣是最迷信軍國主義與武力萬能的國家。德意志帝國戰敗，改建共和，德人始有深切的覺悟。國人遭了這次國難，若再不積極奮鬥，予日人以深切的教訓，就中國言之，我們惟有身受亡國破家之禍，尙有何說；就日本言之，行見其軍閥愈趾高氣揚，勢力昂進，支配一切，將使日本的政治大開倒車，植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很深的根苗。所以國人爲圖民族國家的生存計，爲鏟除未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根

非誓死抗日不可。我們必須能夠以種種事實使日人知道與我整個民族爲敵，到底吃虧，武力決非萬能，不可依爲立國唯一的條件，然後方可消弭一切後患於無形，雖然，『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此語國人在今日却應切記。在昔普魯士嘗於一八〇六年被法國拿破崙的鐵蹄所蹂躪。大哲學家兼教育家斐希德氏於其一八〇七年告德意志國民的演說錄中，首以『自省』之旨，提撕其國人，復以砥礪道德，互相親愛的儻論相勸勉，並以其愛國的原理，灌輸於其國人的心靈。德國國民的精神爲之大振。同時有一軍事家，白呂丘（Blücher），召集戰敗的殘軍和新入伍的軍人，整軍經武，積極訓練，以禦外侮而爲雪恥之備。後來氣概一世的拿氏卒爲白氏及其精兵參加的聯軍所覆亡。所以斐氏當年的演說錄，德人至今傳誦，視爲名言；而白呂丘也青史留名，大家以爲軍界的模範。這件史料，事雖陳舊，意可取法，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總之，救國的工作是多方面的，應切切實實在各方面持久的做去，不可一刻稍懈。國難當前，我們大家更不可不有臥薪嘗膽的決心。這是際此東北同胞呻吟於暴日鐵蹄下的時候，我們竊欲向全國同胞垂涕而道的。

日本侵略東省的政治的背景

三八

(東方雜誌二十卷十九號臨時附刊)

# 日本侵掠東省的經濟的背景

武埴幹

日本對我東三省的積極侵掠，本已老早爲世人所周知；不過這次突然發生的暴力佔領舉動，却是般人所意想不到的。因爲一般人絕不會料想到在現在文明的世界，竟會有這樣蔑棄公法喪失人性的兇殘獸行，發現於光天化日之下；可是現在這種暴行居然臨到我們的頭上。我們除却悲憤的情緒以外，對於日帝國主義這次大舉侵掠的內幕，却也不可加以考察。

我們知道日帝國主義的政治，向來是受她軍閥勢力的支配的，所謂「薩閥長閥」一向便玩弄日本政治於他們的掌股之中。日本外交官吏方面，公然無恥地宣稱：「軍事行動外交官吏無法制止。」更可見她的軍閥勢力的橫暴，不獨支配到國內政治，并且影響到她的國際外交方面去了。可是我們再一仔細考察：日本軍閥這種橫暴的舉動，畢竟也只是替他們國內一些金融資本家作走狗，當工具，逢迎逢迎他們的意旨罷了。所以歸根的結底的說，日帝國主義之以暴力侵掠我東省，是含有極深的經濟的背景的。

就經濟方面來說，日本對於東省的總投資額不下二十萬萬元。僅僅南滿鐵道會社，藉『日支共存共榮』的美名而投下關於鐵路，海運，鑛山，森林，鋼鐵，農業畜產的資本便達四億四千餘萬元，致有『南滿鐵道王國』之稱，這便可以看出她那極雄厚的經濟基礎。而掌握這種經濟基礎的後台老闆究竟是一些甚麼人呢？不消說就是日本國內的大資家大財閥。他們投資的元來目的，就是想開發滿洲以獲得絕大的贏利的。

就過去的事實觀察日本開發東三省的經濟計劃，向來是以南滿鐵路為中心，而以開發其他事業為補充的目的。所以她最着眼的一點，就是在『鐵路利權的獲得』。她不獨對於南滿鐵路本身的特殊權益，謀極力擴充，便是對於其他東省的鐵路，也想一手操縱。而操縱的方法，便不外三個方式：即或者由南滿鐵路經營，或者由我向他們借款經營，或者由中日合辦的名義來經營。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的結果，日本除却和俄國締結朴資茅斯和約以外，又和我國訂立日清滿洲善後條約和附屬協定，強迫我國承認日本南滿鐵路及其他一切權利。這還不夠，日俄戰爭中日本敷設安奉輕便鐵路的使用也要我國承認了；吉長鐵路又由日本借款半

數以爲修築經費；另外還有一條戰時的新奉輕便鐵路，一九〇七年賣給我國後，也隨即訂立條約，要由日本（滿鐵）借款費用半額改建寬軌鐵路；同時又訂立吉長鐵路由日本（滿鐵）借款建設的新協定。後來吉長鐵路經營不得其法，日本又乘機迫我承認於借款期中，委任鐵滿經營。到了一九一三年，中日交換滿蒙五鐵道協約，於是開海，四洮，長洮三條鐵路也由日本借款建築了；而海吉（海龍至吉林）洮熱（洮南至熱河）兩條鐵路如需用外資時，也非向日本借款不可了。又在一九一八年的時候，日本幾個大銀行和我國又簽訂『吉會鐵路借款預備契約』先拿出，一千萬元日金來作釣餌，預備隨後再簽訂本約；却不料因我國政變的關係，日本的企圖，竟未完全的實現，僅只達到一部份的目的，一九二五年吉敦鐵路契約成立，她那由朝鮮進攻吉林的經濟侵略政策才算稍爲有點基礎；不過吉會全線倘便不能全成，日本的鐵路侵略計劃還不能算是完成。以上只就借款的方式來說。此外還金福鐵路（金州——臧子疃）溪城輕便鐵路（太子河——牛心台）和天圖輕便鐵路（岡門江岸——老頭溝）三條鐵路。都是中日合辦的。自然屬於上述的三種操縱的方式了。



日本對於東省的鐵路支配政策。如上所述。當可窺見日本金融資本家的用意，顯然有兩大目的：便是一方面爲着『貿易』的關係。他們可以將日本的工業製造品，儘量的由南滿路及其有關係各鐵路，分布於東三省全境以造成獨占的局面；而同時又可將東省所有特產的貨物，由南滿鐵路運到她所支配的港口以壟斷運輸的利益。這都是全然爲着日本資本家的商業上的利潤着想的。同時又因爲日本投資的數額非常鉅大。當然利息的收入，也就不在少數，這種壟斷的投資特權，自然又是爲着日本資本家的利益關係。他們懷着這兩大目的來經營南滿鐵路和其他有關係各鐵路，從前很著成效。可是現在的趋势究竟怎樣呢？

誰都知道，南滿鐵路向來的利潤是很巨大的；可是近來的情形却不一樣了。此中最大的原因，便是由於中國自己的鐵路網政策，已成功一部份。向來南北滿的貨物聯絡運送關係，必經中東南滿兩大鐵路，可是現時在東邊我國自己，已有瀋海吉海兩條鐵路把吉林和遼甯省的聯絡關係完成了；而西邊呢，由齊克鐵路經中東路南下，有洮昂洮洮各路，再聯接通遼等路線，所以有貨運也不定要經南滿鐵路了。南滿鐵路的貨運既受着這樣絕大的影響，牠的

營業，當然受極大的打擊。所以最近「滿鐵減收問題」便成爲日本一般金融資本家煩心焦慮的一個大問題。據日本經濟年報最近的統計，昭和五年度（便是由昭和五年四月到今年三月）的滿鐵收入，要比上年度減三千八十萬元金洋。而貨物的輸送量也比上年減少三百二十萬噸。這中原因，除却南滿鐵路運費金建的關係東省農村疲落，世界經濟蕭條等原因外，當然要算我國鐵路競爭的關係佔一極大原因。日帝國主義覺着這種經濟的壓迫很足以爲她的經濟僥掠的致命傷，所以以爲非藉助暴力劫持不爲功，這便是這次空前慘案所以發生的由來了。

原來南滿鐵路營業的衰落，其影響並非限於南滿鐵路的本身並還響影到她的滿蒙經濟的侵掠的整個系統。就中首先受影響最大的尤莫過於大連港口的日本貿易上的勢力。「良以大連港自始卽爲南滿鐵路的吞吐港口，南滿鐵路營業一發達，才能造就大連在貿易上之特殊地位；同時也因大連港口設備完全，才能促進南滿鐵路運貨事業的發達二者實有密切的關係。是以日本政府不惜耗廢巨額資本用在大連港灣設備方面。據昭和四年度末大連港灣事業費的累計，築港同埠頭設備等費用，總數已達七八百萬日元金，假使南滿鐵路貨運衰落，大連還

有什麼商業可說呢？大連如果商業不振，日本投下的這種種的事業費，又將從何處去取償呢？根據這點，我們現在看看大連的地位，可就很有受威脅的形勢了。這便是由於中國本國鐵路聯運事業的發達，東省多數貨物多不經由南滿路而改由本國幾條鐵路運行。因此東省貨物起落的中心點，也就有由大連而漸漸移轉到營口和秦皇島等口岸的趨勢了。這兩個口岸的興盛，可就給大連以最大的威脅。此外，還有葫蘆島的築港自去年七月間開始工作以後，日本尤其感着一種威脅。因為照我國預定的計劃，可以葫蘆島為中心，聯絡三大鐵路幹線！便是，（一）由葫蘆島東北行經瀋陽，開龍吉林五常依蘭，同江以到綏遠成為東部一大幹線；（二）由葫蘆島北行經打虎山通遼洮南龍江甯年嫩江以達黑江成為中央幹線；（三）由葫蘆島西南往朝陽經赤峯以至多倫，成為西大幹線。這三大幹線若果完全成功日本經營的南滿鐵路便完全受了包圍因而大連港也就要受天然的淘汰而陷於不振，日帝國主義看透了這層，所以這次暴力侵掠的結果，極力破壞關於這方面的建設工程，也就可以知道他的用意所在了。

以上所說都是就交通貿易方面來說，不過對於貿易品的內容還沒有提到。我們知道東三省是天產物最豐富的區域，每年滿蒙貿易的總額七八萬萬元日金，而都歸日人的掌握。這些貿易品當中，純粹運往日本的，每年農產物要達日金一萬萬二千萬元，工產物達六七千萬元，鑛產物達四五千萬元，其他若畜產物，水產物和林產物合計也常達一千萬元。再就內容分析：大豆，豆餅，豆油，煤炭粟米，高粱，玉蜀黍等便都是其中最要的產物，這些產物對於日本帝國主義間接的利益，即為他們解決食糧問題，而直接的利益，便在為滿鐵吸收大宗運費。可是日本這樣還不足以盡其經濟剝削政策的能事。他們以為東省一切的產業貿易應當完全在日本勢力支配下，無論生產採辦或交通運輸或發賣方面，都得受日本人的操縱壟斷，這樣他們才可以掌握東亞經濟的霸權，來和世界競爭。可是近來實際情形怎樣呢？近年韓僑移民事業的受阻礙，足令日本的農業侵掠政策受一重大打擊；而東省官僚金融資本的發展，新興的工商業都慢慢的有和日本競爭的趨勢。在『提倡國貨運動』這名詞下面，足以阻礙很多日貨發展，這是我們從南滿附屬地各日本商店的不景氣情形下便可以看得出來的。此外，國

際資本若德美經濟勢力和蘇俄商業勢力，也逐漸侵入滿蒙市場，也足以令人感覺不安，尤其蘇俄在北滿一帶的傾銷政策和收買特產物出口的政策，足令資本主義的日本，非在更有力度的武力劫持下面日本不足以抵抗蘇俄經濟勢力的侵凌，所以這次日帝國主義者終於冒天下的大不韙而出兵了。我們只要看日軍侵掠東省以後，凡是經濟上有重要關係的地帶，都在日本佔領或破壞之下，便可知其用意所在了。

總之，日本暴力侵掠東省的用意，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上說：東省實在是她原料資源和銷貨市場上絕對重要的區域，所以她不能不打算極端壟斷；而照近來的趨勢看來，因中國官僚金融資本在東省近年特別的發展，和國際金融資本和商業勢力之逐漸侵入，引起日本資本家極度的不安，所以非用極野蠻的強暴武力來阻止不可。這一來『滿州問題』便成爲中國民族運動和日本資本帝國主義死活的中心問題了。

（東方雜誌二十八卷十九號臨時附刊）

# 國際聯盟約章，巴黎非戰公約及

## 華盛頓九國條約與對日外交

胡愈之

一

現代民族用以自衛的最有效的武器，應該是飛機，坦克炮，無畏艦與潛水艇，其次則為適當的外交政策；至於拿國際法來作保障，是最靠不住的。（拿公理道德來作保障，那簡直是夢話了。）因為法律，並不像平常人所設想，是保護弱者的東西。國內法如憲法，刑法，民法，大半是爲了保障統治階級的特殊利益而設的；同樣地，國際法也只是爲了保障強國的既得權益而設。國際法，到現在爲止，還不會產出普遍的適用的法典，現在國際公法所用作根據的只是現行條約和國際慣例。因此，直到現在爲止，沒有一個條約有制止國際戰爭的絕對效力。凡一切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侵略傷害，在現行國際法中，都有方法可解釋作爲一種合法行爲。弱小民族斷不能單靠了條約來保障自身；因爲一切弱國和強國間互訂的條約，（

連非戰公約，國際聯盟約章在內）嚴格地說來，全是「不平等條約」。

但假如世間有一個國家，和丹麥那樣，早把軍備全部撤廢了；或者這個國家平時雖養者二三百萬的常備軍，却專是用了打自家兄弟，並不預備動手去打外國人；又假如這個國家政府 and 外交部，平時只幹一些鳥事，並不會設想到外交政策；這樣的國家偏被外國軍隊突然攻入了；許多城市被外兵佔領了。到了這時候，自然是一無辦法。但是在無辦法中去找辦法，那麼，也就只有從檔案庫中去找出一些廢紙，來抵擋敵軍的飛機大炮了。因為武力與外交既全無保障，那麼自然只有走最末一着，利用法律來作障保。因為國際法與國際條約的保障，雖然全無用處，至少比所謂「道德」「公理」的保障，有些實在的憑據。

但是國際法，國際條約是死的，白紙上面寫了黑字，斷不會自己張開口來替弱小民族鳴不平。那仍得要靠人去利用它。一個政府，既沒有武力準備，又沒有外交手段，連既成的條約，都不會通用，那就再沒有人能夠原諒它了。所以我們雖然都明白國際法和國際條約全是不可靠的東西，但事到臨頭，却也值得研究一下：對於這次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省事件，我

們能否就現行條約中，找得法律的保障？我國的外交當局。是否已經充分而且適當地運用了這些法律的保障？

就現行國際條約中，可以適用到這次對日外交的，大概有以下的三個條約：——

- (1) 國際聯盟約章，
- (2) 巴黎非戰公約，
- (3) 華盛頓九國條約。

二

先說國際聯盟約章。

國際約章第十條載明：

「聯盟會員國担任尊重並保持所有各聯盟會員國的領土完整和現有的政治獨立，以防禦外國的侵犯。如遇此種侵犯或此種侵犯的任何威脅及危險時，行政院應籌劃履行此種義務的方法。」



就這條文說，自九月六日日軍佔領瀋陽省城後，「侵犯」的事實已顯然成立，同時便引起各聯盟會員國根據本條所擔任的義務。但被侵犯國用何種手續提交聯盟，行政院用何種手續籌劃履行此種義務，則另見約章第十一條到第十七條的規定。以下再加以逐項的分析：——

依約章規定，凡聯盟會員國間引起爭端，而為外交方面所不能圓滿解決的則必須：

(1) 提交仲裁解決，或用司法手續解決（即提交國際法庭）（第十三條）；或

(2) 由兩造或兩造中之一造將爭執事件提交行政院或大會，由行政院或大會擬具建議案以解決之（第十五條）。

就第一項，中日兩國間並未訂結強制仲裁條約；中日兩國雖同簽字於國際法庭規約議定書，但日本却未簽字於議定書中的強制仲裁條款。因此如中日兩方有一方反對法律解決（日本當然反對），則第一項辦法即不能成立。假如中日兩方均承認兩國間的爭端已為外交方面所不能圓滿解決（目前日本方面不願承認，要求直接解決），則只有依第二項辦法，提交行政院或大會，以求解決。報載英代表於行政院決定不干涉中日事件後，勸告我國代表，依十五條

再行提出行政會，以謀解決，就是指這第二項的辦法。但在這裏應該注意，第十五條辦法，必須在爭執國兩方直接談判完全破裂以後，方能提出。這次中日國交並未斷絕，而東省爭執事件始終未曾開始正式的直接談判。直接談判既未開始，當然不能認為已經破裂。所以日本代表認聯盟未到干涉時機，而要求中日直接解決。但是即使將來直接談判破裂，中國重行提交行政院解決，亦未必有勝利把握，因為依第十五條規定，行政院所擬具的建議書，必須由爭執兩造除外的行政院列席各國（就現在的行政院說，中日除外便是英，法，德，意，西，愛爾蘭，巴拿馬，瓜地馬拉，挪威，南斯拉夫，祕魯，波蘭等十二國）代表一致通過，方能強制爭執國接受。如不能一致通過，則只須經過三個月的法定期間，仍可用戰爭解決而不違背約章的規定。我們試想一想，如行政院的建議不利於我國，我國自然只有屈服，但如不利於日本，列席行政院的各國，因了日本在國際的政治地位，能一致通過不能呢？所以中國如依第十五條提出國聯，至多也只能把爭執事件延宕時日因行政院調查研究，必費許多時間，斷不能有圓滿的結果。

但就這次中日事件而論，如看作只是兩國間的爭執事件，那便鑄成大錯了。在日本方面，也許以佔領東省當作解決中日懸案（包括二十一條的第五號在內）的一種手段。但我們則應把一切中日懸案和這次日軍佔領東省事件，分作兩件事。日本帝國主義從九月十八日以後，直到現在還在繼續着的在東省的行動，完全是戰爭行爲。雖然是極狡猾的公法學者，也不能替它辯護。因爲在數日間以數萬海陸航空軍隊，佔領完全不在日本領土之內的兩省的二十餘城市，同時開砲轟擊兵營，車站，鐵道，公共機關，解除各地守衛軍警的全部武裝，殺傷無抵抗的兵士與平民，侵入官署，機關，學校，如此嚴重的事實，尙不能稱作侵略戰爭，則侵略戰爭這名辭，將無法找得一個定義了。

如把這次日本的暴行，完全認作侵略戰爭的行爲，則在聯盟約章可援引下列二項的規定：

（一）凡發生任何戰爭或戰爭的威脅時，聯盟應採適當有效方法，以保持各國間的和平。於此時任何聯盟會員國均可提出，請求大會或行政院注意。（第十一條）

(二) 聯盟會員國如不願本約章規定，未將爭執事件提交仲裁，或法律解決；亦未提出聯盟解決；或提出解決以後未滿三個月而從事戰爭的，應認為對所有聯盟會員國有戰爭行為。其他會員國應立即對於違此約國加以商業的財政的制裁（斷絕商業財政關係），於可能時由各會員國共同出兵，以達到保護聯盟約章的目的。（第十六條）

就這次的中日事件而論，中國有充分的理由，可依第十六條提出國聯，請各會員國對於日本至少加以商業的財政的制裁。因為日本這次並未依照約章所定解決爭端的手續而即對中國開戰，為無可解辯的事實。但中國代表在行政院只依據第十一條提出，而未提及第十六條的規定。就中國代表團對國際聯盟祕書處提出的聲明書原文，（載九月二十四日申報）只認為「情勢嚴重」，而未指出日本已違約向中國開戰；只要求行政院「採取最有效的方法，阻止此種情勢之擴大，以免危及國際間和平」而未要求行政會通告各會員國對日加以商業的財政的軍事的制裁。宣言書中始終只有「形勢嚴重」等字樣，而未指出「戰爭狀態」之已經存在。這故意含混，固然盡外交公文的能事！但却已很輕巧地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

的罪名放鬆了。中國的聲明書既根據第十一條提出，而就辭句間又只暗示着日本的行動，非戰爭而僅爲戰爭的威脅，這樣，日本政府的責任，就減輕了許多。日本既逃避了第十六條中對全體會員國開戰的重大責任，又使聯盟會員國不能加以共同的制裁。這樣，大事就化爲小事，小事就化爲無事。中國代表團的公文，給與日本帝國主義外交上的幫助！真是不小啊！

在我們覺得最不易瞭解的，是這次我國外交當局對外所發的正式外交公文，除對日三次緊急抗議，原文還是「外交祕密」不曾發表外，其餘都沒有明白地提及日本的戰爭責任。只有對美政府的覆照，（是中文本的，見九月二十九日申報，英文本措辭未詳）。說起一句日本軍隊有「新發生之戰爭行動」。但我們要注意，發對美覆照的那時，上海各大學學生請願團已經到了南京了。

因爲中國代表不願指出日本的戰爭行爲，所以根據第十一條提出行政院，但是第十一條的規定很空泛含混的，只說「聯盟應授適當有效方法，以保持各國間的和平」，究竟用什麼方法，如何保持和平，全未規定。條文越是含混空泛，則行政院越容易諉卸責任，被侵害

的國家便越是難得到伸雪。依聯盟約章第五條的規定，行政會開會的決議，須出席各國代表一致通過，方爲有效。日本亦爲列席者之一，所以爲根據第十一條，則凡日本代表所不能同意的辦法，必無法通過。這次中國代表在國聯行政院費了無數舌，却得到了「不得要領」四個字的結果，是當然的事。

自然，我們也明瞭中國代表的用意：假如中國根據第十六條提出，國聯斷不能完全接受，因爲日本在國聯佔重要政治勢力，行政院如接受中國要求，則將認日本爲違背國聯約章的犯法國家而要由全體會員國加以共同制裁。且不必說共同制裁在實際上不能做到，就目前國聯的軟弱無能，也斷不敢有此決議。一九二三年意大利佔領哥甫島事便是先例。那時意大利於未經向聯盟國際法庭提出解決以前以武力佔據了希臘的領土哥甫島及其附近島嶼，雖然是違犯了聯盟約章應該適用第十六條的制裁辦法；但國聯不敢開罪意國，把這一次重大交涉，推給大使會議，敷衍了事。現在情形也正相同，行政院斷不敢在泰山頭上動土，所以與其依第十六條提出，歸於失敗，不如依第十一條提出，也許還有希望。但實際上這却是錯了。因

爲假爲國聯在政治上無能，不能使日本受法律條文的制裁，那麼無論十六或十一條全是一樣的。日本不爲十六條所屈服，難道就因爲十一條所屈服嗎？事實是如此的：假如中國提十六條時，日本不能避免法律的責任，那時只有利用政治勢力，以使國際聯盟不得不徇私枉法。中國雖不能達到目的，而國聯則威信大喪，愈益喪其無能。到了那時，國聯爲維持本身的威權，也許用別種方式，求爭執事件的解決，至少不能不繼續干涉，直到日本佔領軍完全撤退爲止。因爲不是這樣，不能保持國際聯盟的顏面。如再不然，中國還可以退出聯盟相要挾。但現在却不然。中國依第十一條提出，日本雖然違犯約章，非法開戰，已經是千真萬確，而中國代表却不好意思說破，這樣，行政院當然可以推諉，徇日方意見，認爲事勢並未至十分嚴重，可由你們去直接解決。聯盟「採適當有必的方法以保持各國間的和平」的義務，算已經是完全履行了。中國雖然堅決要求派中立委員會調查，但因日本反對，依約章第五條的規定，不能通過。聯盟算已盡了法律上的責，未丟顏面。日本得了全盤勝利。中國除直接交涉向日本屈服外，別無辦法。這樣，中國代表團便在日內瓦自己做成圈套，自己去套上了。

平常人對於國際聯盟，有一個極危險的誤解，就是拿國際機關認作是一個超越國家權力以上主權機關，即「太上國家」。許多人以為現在日內瓦的組織，在事實上雖然庸弱無能，但在法律上應該認為較高於國家權力的組織。還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從公法上說，國際聯盟不過是許多國家以共同意志所以聯結的集團或團體，其唯一的連繫，即為聯盟約章，而這約章對於會員國自由行動的限制，力量又甚為細微。在目前，所謂國家的 *Sovereignty* 依然保持着至高無上的地位，斷不因加入國聯而受束縛。所以一個獨立國對於國聯的義務，也只是條約的義務，並無從屬關係。國家無絕對服從聯盟命令的義務，也不能絕對依賴聯盟作國家生命的保障。這次日內瓦中國代表團的聲明書裏面，有「中國政府對於行政院的建議及大會的決議，決定遵守無異議」等語句，在行政院決議及大會決議未成立，而中國先表示服從，這是自己放棄國家的主權，把行政院和大會看作中國的太上政府，這不能不說是外交措辭的失態。這雖和這次交涉還沒有十分重大關係，却不得不順便在此提一下。

### 三



巴黎非戰公約是什麼東西呢？有些薄嘴的人，稱作「國際的吻」(Eo trier intornationa)。這「吻」是怎樣的吻呢？好比每年五月節，歐美大城市當選的女王，乘着花車，用纖指作勢，把一個個的香吻，送給兩旁圍觀的整千整萬的羣衆。又好比妓女和第一次見面的嫖客接了一個吻。總之只是一個「吻」，却全無「實際」罷了。在我們這世間，往往有着傻氣的男子，得到了妓女的一吻，便當作是畢生未有的豔福；因此也便有同樣傻氣的政府，以為有了一紙非戰公約，便可以抵擋一切敵國的飛機大炮。

何以說非戰公約「全無實際」？這是大家都會明白的。這條約的正文不過三條，一百三十六個字，所含的意義只是：「條約國反對以戰爭爲國家政策的工具，一切爭端只准用和平方法解決。」此外就沒有別的。用作國家政策的工具的戰爭究竟是那一種？用和平方法解決，究竟是如何解決？不能解決時又怎樣？假如有國違約從事戰爭時又怎樣？……這些都全無規定。這樣空洞含混的條約有實際效力嗎？在事實上，非戰公約不就是帝國主義者表面贊成和平的一種幌子，欺騙那些反對戰爭反對軍備的民衆罷了。

但是事實上非戰公約的缺點不單是空洞含混了。站在我國民族的立點，這便又是一種「不平等條約」。歷年中國政府和外國簽訂了無數不平等條約，這不過是又多了一個。

要是讀者不信，我便拉長些，把非戰公約起草簽字的經過來說一說，就會明白了。我們知道巴黎非戰公約是由美國國務卿凱洛提議起草的。草案起首就是這樣簡單。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美政府把這公約提議和草案全文，送達法、美、英、德、日、意六國政府，徵求同意。到後來接得英、法兩國的覆文，對於「非戰」是贊成的，但要求條文以外，另加保留，例如「自衛戰爭」或因現行條約義務引起的戰爭等，都在保留之列。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九日英國外長張伯倫的覆文中除許多保留條款外，更有一項可注意的保留條款，大意是說：「世界上有幾處地域：其繁榮與領土完整，對於英國的和平與安全，有特殊的重要的利害關係。此等地域如受侵犯時，大不列顛帝國為防禦自身起見，不得不加以保護。因此英國雖贊成非戰公約，但須保留在此等地域內有自由行動之權。」這裏所謂世界上的「幾處地域」究竟是指什麼地方呢？分明是在指埃及與中國。因為不列顛帝國及其屬地殖民地，為受侵犯時，有

了「自衛戰爭」的保留已夠了。此外對於英國有「特殊的主要的利害關係」的，只有埃及和中國。張伯倫是在說：「英國可以簽訂非戰公約，但須附帶保留，英國如向埃及，中國開戰，則不受條約的限制。」

一個保留如果附加在非戰公約後面，那大家就明白了。更壞的是沒有加在簽字的約文後面。原來美政府希望全世界五十餘國，都簽字於非戰公約，但接得英法覆文後。保留條款很多，如一一加入約文，不但觀瞻不雅。而且恐怕許多國家不肯簽字。因此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美國送致英、法覆文，把牠們的保留條款一一承認，但另加詳細解釋，說是和非戰公約的條文並無衝突，所以無加入條約內的必要。在那覆文內說：「美政府信以為爲了保障任何國家的合法利益起見，非戰公約草案全文，已無任何修改的必要。因爲合法的防衛權是包含在所有國家的主權之內而且爲一切條約所默許的。」這是答覆上述英國覆文中關於特殊地域的保留條款的。美國的意思是說：「英國如向埃及中國開戰，是合法的防衛，而且是爲保障合法的利益，並不違背非戰公約的條文，所以不必再加保留。」

用了這樣巧妙的解釋，非戰公約居然不附一條保留，經全世界五十餘國先後簽字了。我們中國自然也不落人後，與高采烈地簽了字。但我們都知道條約的條文越是簡單含混，解釋越是重要。在談判條約時締約國互換的公文，依法律上，可足為條文解釋的根據。因此英國的保留案及英國的答覆，是和非戰公約的三條條文，具有同等效力的。根據了這法律的條文和解釋，如英國向中國宣戰，可以說是合法的防衛，並未違反條約；但是中國如何向英國開戰，那就是違犯非戰公約了，因為中國沒有理由說英國的「繁榮與領土完整，對於中國和平與安全，有特殊的主要的利害關係；」因為英國不是中國次殖民地，不是中國的主要商品市場。

但同樣地，日本却比英國更有理由可以說滿蒙的「繁榮與領土完整，對於中國的和平與安全，有特殊的主要的利害關係。」所以非戰公約中英國的保留條款日本也同樣可以適用。日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說牠在東省的戰爭行動，是行施牠的合法的防衛權，因為它在東省有着許多「既得權益。」所以即使日本承認佔領東省是一種戰爭行動，她也有理由辯護，說是

和非戰公約毫無抵觸。現在中國政府既未正式宣告日本對中國的戰爭行動，自然是更談不到非戰公約了。

看到了這裏，讀者要以爲我在替日本政府當義務律師。其實義務律師用不到我來做，非戰公約的缺點和矛盾是稍有公法智識的人所一概承認的。我在上面說過：國際公法是爲保障強國的既得權益而設，一切弱國與強國間互訂的條約，全是不平等條約，在這裏我不過舉出實例來罷了。話雖如此，凱洛公約就法律的效力而論雖然一無實際，但單爲了政治的作用，這次我國也有提出的必要。因爲美國是非戰公約發起國，要是中國政府以日本違約從事戰爭（當然上述的保留，我國可以不加承認）通知美國，美國爲顧全門面計，總得出來說些比較強硬的話，至少不會像現在這樣袖手旁觀。假如到了那時，日本拿這保留條款來辯護時（這辯護在日本可不用則必不用）。非戰公約的無價值，便可以使全世界充分明瞭。至少根據非戰公約，向各主要簽字國提出一種抗議，總不至像在國際陳請那樣，徒然僨事。外交當局真是謹慎持重到不可思議了。（註）

(註) 以九月二十一日王正廷在外交部紀念週報告雖有「已通知非戰公約簽字國」的話，以及報紙並無記載，通知書亦未發表，有否此種外交行動，無法徵實。

#### 四

國際法看來，中國在這次對日外交上比較有效的防衛武器，應該不是國際聯盟約章，巴黎戰公約，而是華盛頓九國公約。因為國聯約章和非戰公約及一般條約，所以含混空泛，實際上引用極爲困難，而華盛頓九國公約則爲對於中國問題的特殊條約，乃針對中國特殊形勢而訂結和平保障條約，所以條文較爲明確，而適切於我國此次對日外交之用。

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在華盛頓簽訂的九國間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是根據所謂「路德四原則」而訂結的。所謂四原則就是：

- (一) 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行政的安全。
- (二) 爲使中國自己確立鞏固的政府，各國與以機會而不加以阻礙。
- (三) 維持在中國全境的工商業機會均等，門戶開放。

(四) 不得利用中國情勢謀特別權利。

這四項原則在九國公約的第一條內。此外該約第二條禁止締約國不得「單獨與任何國訂立條約。協議或諒解以侵犯或妨害上述四原則」。第四條禁止各國「在中國指定區域內設立勢力範圍」。第七條規定制裁辦法：「各條約國如發生某種情形，條約國中的任一國認為牽涉本約規定的適用問題，而該適用宜付諸討論者，有關係各國應完全坦白互相通知」。•（注意這種制裁自然無實際辦法的空話，但根據此條，各簽約國至少應有態度表示）。

自然，九國公約也依然不是平等條約，因為中國主權獨立由條約來加保障，在公法上已傷害了中國主權。但於這次對日事件，九國公約是比較有用的外交工具，因為九國公約的訂說的動機，本來是為了制止日本在中國滿蒙及北部的單獨侵略行動。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利益的，一九五一年蘭辛石井協定，於九國公約簽字時，宣告廢棄。九國公約第四條又明白禁止「在中國指定區域內設立勢力範圍」。所以一九二二年以後日本所謂「在滿蒙的特別利益，」已完全失却國際法的根據。同時這次日本破壞中國主權與獨立，侵犯東省領土行政的

安全，這是違犯路德第一原則；強佔東省足以礙妨中國統一鞏固政府的確立，是違犯了第二原則；單獨在南滿取軍事行動，並毀壞中國自建或借外資合建的高埠，鐵道交通機關，又破壞了機會均等與門戶開放，是違犯了第三原則；利用中國水災內戰而謀奪取東省的特別權利，是違犯了第四原則。無論如何，日本政府不能辯護牠這次的行動沒有破壞了九國公約。九個公約的簽字國也斷不能承認日本的行動與公約無關，而不允採取第七條所規定的辦法。如美國或其他簽約國。因為和日本已有協議或諒解而不願干涉，則美國或該簽約國自己已違犯了九國公約第二條的規定，中國政府也有權提出抗議。

所以九月十八日日軍佔領瀋陽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即可依據遠東公約第七條。將日本破壞遠東公約的事實及責任，通知美、比、英、法、意、日、荷、葡八個簽約國，請其表示態度。尤其對九國公約的發起國華盛頓政府，應該有嚴厲的抗議。美國為華盛頓會議的領袖國，斷不能公然聲明九國公約不發生效力，那自然只好出面干涉，制止日本的軍事行動。即使美國和日本已有諒解，這諒解是秘密的，美政府自不能公然為日本辯護。如中國採取此種



外交行動時，美政府便不能再袖手旁觀，英國同時也必以九國公約簽字日的資格出來說話（現在因美國未說話，所以英國也不敢提及九國公約），那時國際情勢就不同，中國雖然未必一定得到勝利，但列強却無法諉卸責任，日本避免第三國干涉的外交策必須失敗。至少中國不至低首下心，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亡國條件！

事實上，這次外交當局過分信賴國際聯盟，而對華盛頓始終未採取任何外交行動，實在是最大的失策。就國聯的政治地位，牠實在只是歐洲的國際聯盟，歐洲以外的事，國聯向來不敢直接干涉。這次東省事件牽涉太平洋問題而在太平洋上最有政治勢力的日本則為當事國，美國又未出面干涉，剩下一個英國，當然不便單獨堅持。這樣要希望國聯干涉，自然是不可能的。而且美國未加入國聯對於歐洲以外的事務，尤其是美洲及太平洋各國的爭執，美國往往不願國聯干涉。因美國所認為受歐洲國家支配的國聯如干涉太平洋事件，那便是損害了美國在太平洋的威權，這次國聯態度的軟弱，這也是一個原因。就太平洋的國際關係，美國比國際公約更明晰確實的多。所以，這次中國外交，該先向美國提出，等到美明國確表示

態度以後，再提交國聯。這樣美國不能不明確表示態度，美國已有了行動，再提國聯，那時國聯就不必再對美國有所顧忌，可以用全力應付日本，我國就不至於如此孤立無援。現在政府的外交，却是本末倒置，並不根據九國公約，先向美國交涉，而却一味倚賴國際聯盟。美國本已和日本有相當諒解，中國既未提出抗議，自然落得不問事。因美國不問事，國聯自然更不敢積極干涉。因此，事情就大糟而特糟了。

## 五

依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再把這次政府的對日外交的錯誤，總述一下：——

(一) 於事件發生時，未即通知美國及九國公約簽字國，使美國得避免其條約上應負的責任，不再出面干涉。

(二) 日本既已在東省有戰爭行動，而中國政府並未通知非戰公約的簽字國家，尤其是非戰公約的「發起國」。(非戰公約本身雖有缺點，但中國提出後，很少可以暴露其缺點，且上述特殊利益的保留條款和九國公約廢除勢力範圍的規定抵觸，日本不易向美國解辯。)

因此美國更可以置諸不聞。

(三) 中國誤認國際聯盟爲唯一的救主，而在國聯提出時又不敢根據十六條指使日本違犯公約從事戰爭的事實及責任；却根據那空洞無物的第十一條。向行政院提出。行政院自然不願而且也不能強制干涉。於是日本直接交涉的主張，便得到最後的勝利。我國政府所標榜的「革命外交」便是如此。

(社會與教育四十八期)

# 告日本國民和中國的當局

羅隆基

如今我們向日本高談正義，公道，東亞和平，國際公法，這些在日本人方面是不入耳之言。日本武力侵佔東三省，是由來已久的計畫，他們目前毅然決然來實行這個計畫，在正義，公道，東亞和平，國際公法這些可以攻擊他們的名詞上，當然考慮過了。揣測他們的命意，只要他們預定的計畫，可以得到最後的成功，上面這種攻擊，日本可以不必顧慮的。如今我們要向日本國民忠告的，就在日本侵略主義上預定計畫的成敗，和日本進行這個計畫，向世界人類應負怎樣的一個責任。

所謂的預定計畫，我們都知道，是指田中所擬定的『積極政策』說的。在這個政策上，最應該注意的，是他的目的。

在計畫書的原文裏，田中這樣說：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這兩句話表面上的邏輯是對的。假使征服不了支那，假使征服不了世界，將來日本的命運又怎樣？這種疑問，田中和一班參預擬定計畫的人，不知道思索過沒有？現時日本的國民和一切有識見的政治家，又不知道思索過沒有？

我是個中國人。有『四千年的文化，五萬萬的人口，四百萬方里的土地』的國家，就不至亡國，這種假定，我是不敢迷信。然而在征服中國和世界這問題亦有幾點，應該顧慮，日本有識見的國民和政治家，或者與我同意。乾脆痛快說罷，中國失掉了如今的滿蒙東三省，在土地上，在人口上，依然不失為一個大國，中國依然是大有可為。土爾其就是個實例。在歐戰以前，英，意，法，希臘這些國家，把土爾其蠶食鯨吞，幾已近盡。得着一個時機，得着一個領袖，土爾其又復興起來。再說遠一點，一八六六年前的德意志，一八七〇年前的意大利，何常不受強鄰奧法的宰割，何常不是口頭上有名稱，地圖上無實質的國家？結果又怎樣？

一個暫時強盛的國家，乘鄰國暫時的虛弱，進佔弱國一部份的土地，認定結果可以永遠

征服弱國的民族，這種假定，歷史的事實證明給我們，有許多時候是根本的錯誤。我不是對中國的前途作無聊的樂觀。我覺得任憑日本國力怎樣偉大，在二十年內日本完全全的消滅中國，是絕不可能的事。若然，如今日本進兵東三省，不過是將來中日死戰爭的一個挑戰而已。用個譬喻，儼如一盤象棋，如今日本偷偷的吃了中國一個車罷了。全局勝負，尙待將來。日本人壓迫愈甚，中國人激刺愈深，日本人侮辱愈大，中國仇人恨愈切。如今中國的青年，思想上偏重民族主義；身體上注意軍事訓練，這與未統一以前的德國意國的青年同一氣象。這一切都是中國人將來與日本人決一死戰的準備。目前談中日戰爭，日本人知道，我們亦平心靜氣的承認，結局是中國失敗。將來的中日戰爭——事實迫我們承認絕不可免的一場惡戰——中國或者要做當年驅除外寇的德意兩國了。今後的十年或二十年中，中日雙方當然都聚精神做將來大戰的工作。這時期中，雙方的國力當然都要耗費在無意識的犧牲上。然而田中積極政策的總賬，那到那次戰爭時，纔可以清算。稍爲顧念人類文明和文化的人，當然不主張人與人要永遠在互相殘殺的漩渦裏圖生存。田中的積極政策，就引日本人到那個裏去。他

的國運，或者就在這個漩渦裏遭滅頂之禍。這點，我覺得一班稍具眼光，稍有識見的日本國民和政治家，應該顧慮的。

退一步，我們做個中國人方面極不幸的預料，我們假定將來的中日戰爭，中國失敗，日本勝利。若然，中國成了印度，菲島，全部中國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這裏，我們又希望日本留心觀察二十世紀帝國主義侵佔上的總成績和新趨勢。英國人的印度，美國人的菲島，在政治上不是成功，在經濟上更不合算。印度，菲島的獨立自治，我們認定是世界進化上必然的結果，遲早不過是時間問題。印度，菲島，在目前英，美的政治上的極難應付的問題。有長期歷史的殖民地，因近世民族觀念發達的緣故，處處成了動搖的局面，以區區三島的日本，希望在政治上征服統治一個有四千年文化背景的中國，當然是以蛇吞象一類的野心。經濟，本然是帝國主義者一個重要的動機。在民族主義發達的今日，事實又告訴我們，同情的合作互助，較武力的征服壓迫，在經濟發展的前途上，順利得多。美國的貨物，推銷在菲島，遠不如在加拿大，英國在加拿大的貿易地位，反遠不如美國。『貿易跟着國旗走』如今已證明是不

可靠的信條。帝國主義者可以恃武力侵佔弱者的土地，不能用槍炮邀結弱者的同情。經濟上消極的抵抗，已成弱國慣用對付強敵的武器。日本如今的舉動，實際上又是爲英美貨物在中國招攬生意：爲日本貨物在東亞趕走主顧。這又是日本有眼光有智識的國民和政治家應顧慮的一點。

田中的政策公開的拿征服世界做目標。積極政策的原文裏，公開的主張征服，南洋，中亞細亞。又公開的說，『將來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爲先決問題。』這些，在我看來，日本是直捷爽快的在向世界挑戰。這樣，日本軍閥和帝國主義式的政治家，他們的胆力和氣魄，的確可以自豪一時。如今希望英美爲正義，公道，和平，國際法這套名詞，出來代中國抱不平，我們知道這是中國外交人物的迷夢，是絕不可能的事實。不過到了英美和日本利害衝突的關頭，那時候就沒有中國人乞哀求憐的呼籲，英美會與日本相周旋，這又爲必然的事實。那時候中國成了賽爾維亞，日本是大戰前的德國，戰爭上雙方損失的，始不具論，不過目前德國經濟上的困苦，政治上的顛連，以及百年內德人子子孫孫受的無辜的連累，很



可以做目前日本的殷鑑。在二十世紀的今日，一個國家，憑武力可以吞滅另一民族，根本是逆潮求進的夢想，說某個國家，憑藉武力可以征服世界，或者造成個幾千年前羅馬帝國的局面，更是妄念。在我看起來，日本的軍閥和帝國主義式的政治家，只圖目前一時的快意，着着在為將來的日本造厄運，為日本的子孫挖墳墓。日本人民，倘真盲從他們的軍閥和帝國主義式的政治家，走上武力征服世界的歧途，他們的浩劫，就在最近的將來。這又是日本有智識有眼光的國民和政治家應顧慮的一點。

在一九三一年的今日，日本還有禍在眉睫的一件大事，應該顧慮。這就是共產主義在東亞的發展。在外表，上共產勢力在中國較在日本，更為猖獗，固為事實。然而在青年思想上，共產的潛勢力，在日本不比在中國為小。共產者的命運，與如今日本帝國主義式的軍閥和資本這是不相並存的。一班軍閥和資本家，乘興外侵的時候，或有禍起蕭牆之危。同時，這日本在這時會，進兵滿蒙，實間接為中國的共產作聲援。如今，中國的青年界裏，已有這樣的呼聲，『與其歸日，甯願附俄。』中國共產的成功，固為中國之禍，亦非日本之福。俄國如今

已乘機興起。中日鷸蚌之爭，共產漁之利，一旦東亞全部赤化，覆巢之下，甯有完卵！這又是日本有智識有眼光的國民和政治家應顧慮的一點。

這裏，我完全平心靜氣，爲日本國運民命的前途着想。正義，公道，和平，法律這一些高調，完全抹煞。然而我們始終覺得所謂田中的積極政策是沒有世界眼光，現代知識的計畫。日本的國民和政治家，把國家的命運，完全交付給軍閥去支配，這或者是日本積極自殺的一條道路。

『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當然，在半開化的今日，依然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假使人類自己承認與其他禽獸不同，假使自己要拿『文明』兩字，來標榜自己是超越了元始時代的思想，人與人自相殘殺的野蠻行爲，總應該減低到極小限制。人與人總應該本合作互助的精神，去增進彼此共同的幸福。羅馬的法律，猶太的宗教，德國的科學，法國的美術，英國的政治制度，美國的工業組織，這些是人類幸福上建設的積極的貢獻。殺人打仗的舉動，弱肉強食的行爲，總是人類的蝥賊，文明的叛徒。日本民族，果然要以黃種的領袖自命，果然要與白

人爭個高低，果然要在世界上站個地位，就應該在人類文明和文化的提高上，去發展他們的積極政策。乘鄰人的內亂，白晝行劫；見友邦的天災，落井下石，如今日本的行爲，的確是人類道德上一個永不磨滅的污點。是人類全體的一個恥辱！

(二)

上面一段文字是爲日本人設身處地借箸一籌的話。現在我們回轉頭來，爲自己的生存，爲中國的命運，做一個通盤的計算。我個人認定這次瀋陽事件中國的外交當局和軍事當局有罪不容赦的錯誤。

第一，沒有國際政治智識，看不清二十年前後國際政治的趨勢的人，根本就不應該在外交上尸位素餐，貽誤國家。要做個外交家，對國家二十年外交的應付發展，總有個通盤計莫。至於伴宴公使領事，接納洋員通譯，這是人人可爲的雜務，這不是外交家的專職。以中日關係而論，一九一九年二十一條事件發生以後，日本在外交處心積慮的野心，就昭然若揭。中國外交上定計決策，應在此時。如今的外交當局，或者可以把前此的外交責任委卸於北京政府。

濟南事件，負執衝樽俎的責任的，又何常不是今日的南京政府。對那時的外交，縱不能引咎自責，亦當臥薪嘗膽。然而政府當局和主持外交者，宴樂如故，昏惰如故。田中的積極政策，訂定於民國十六年，在五年前的今日，自命爲外交人才者，就應預想到民國二十年的今日。然而主持外交者，宴樂如故，昏惰如故。即以最近瀋陽事件而論，日本進兵的野心，在二月前固已成爲公開的祕密。萬寶山案，中村事件，不過日人故意製造的機會耳。然而主持外交者，宴樂如故，昏惰如故。在九月十八日以前的數日，日本勦員出兵消息，已遍載東西洋報紙，主持外交者向國民不聞有任何警報，向國際不見有任何佈置。國難已作，於是強爲解釋，巧詞彌縫，宴樂如故，昏惰如故。十八日事件發生以後，國人平地霹靂，震驚失色，這時候外交當局自應負外交上觀察錯誤，坐失機宜的責任，然而當局者強詞掩飾，巧詞彌縫，依然而故。以身爲外交當局的人員，庸不知國際聯盟，是何種機關，國際公道，是何種標語？在公開的演說上，依然發表這樣自欺欺人的談話：

「吾人深信國聯會爲主張國際公道，並維持世界和平之機關，故已將詳情電達日內瓦本國代

表，想聯會方面，當能處理此事，年來國聯對兩國糾紛，均圖處理，如巴拉圭與玻利維亞，波蘭與立陶宛，希臘與保加利亞，咸有相當之處理，如國際間是非尚未泯滅，對此次日軍之侵略，與我之不抵抗而大規模受攻擊，世界當能更予以正當之評判，吾人又深信前年簽訂凱洛克非戰公約，確能保障和平，排除武力，故亦已向該公約之各簽字國，告知此事，該約如確為各簽字國所擁護者，當知現在東省為日軍所造成之情勢，與非戰公約之定規，實係背道而馳，必能根據此約，立即令其恢復原狀也。』

即以我輩閉門不問國事的書生，亦知國際聯盟是帝國主義者操持的機關，亦知國聯在國際爭端上充其量是雙方規勸的和事老，亦知美利堅政府非急公好義的鑊手，亦知凱洛克條約非世界和平的保障。然而中國外交當局，竟視這一切為外交上唯一的法寶，國會上唯一的福星。善詞如故，巧言如故，宴樂如故，昏惰如故。

到了今日（二十八），國聯已拒絕調停，日本尚在進兵的時候，報上登載外交當局的談話，依然只有這個辦法：對於最近日軍之積極以炸彈機槍攻擊北甯路火車事，予信世界『



境，奇辱極恥，莫此爲甚。日本代表在國聯聲稱，中國在東三省有兵二十萬人，日軍不過萬餘人。此種數目，固不得據爲確實，中國當地軍隊，數倍日兵，自無疑義。結果，依然是繳械投降，失城喪地。最堪痛心者，傳說日人入瀋陽的時候，敵軍只三百人，中國數百兵士，拱手投降。軍人未盡天職，主將不忠國難，此爲顯明事實。乃一班溺職失事的軍人，尤復高談鎮靜，掩飾怯弱；侈言退讓，苟延殘喘，此其罪孽，容尙何赦？

在中國國防止，軍人不盡天職，不忠國難，幾已爲相沿成俗的習慣。早年濟南事件，不戰而退，已開其端，這次奉吉遭難，繳械投降，又成惡例。本月二十日，日軍已佔奉天，國家堂堂海陸軍副司令尙在報章上發表這樣的談話：

『已電令東北各軍，嚴禁持槍械出營，避免與日軍衝突，以維中日邦交，』

強盜入室，門前衛士與盜徒揖讓論交，委屈求饒，此其失職，此其敗事，尙何掩飾之可能？中國武人，其在國內，果真有洪讓的風尙，鎮靜的涵養者，似又當別論。在內爭上一班武人，跋扈暴烈，不可一世。一遇外冠，則佞佞侃侃，搖尾乞憐，此其沾辱國體，貽誤國

事，容尙可赦？

以我輩推測，當年濟南，今日東三省事變，除中國軍人外，任何其他國家軍隊處同樣境遇，必與敵軍作一死戰。蓋此種戰爭，爲正當的自衛，勝同合理，敗亦有榮。日本進兵瀋陽，天下人都知日本爲恃強行劫，中國人在自衛上，戰與不戰，毫不足影響事件的是非。國際間果有正義公道，直總在我，若無正義公道，退與戰同一劫連。退爲怯弱，戰爲英烈，戰又勝於退。不勝而退，事後用『退讓』『鎮靜』，自爲掩飾，更爲國外有識者所竊笑了。我輩書生見識，此種勇於私鬥，怯於公憤的軍人，不加裁制懲罰，國防永無振作改革希望。此輩不去，國難未已，這是我對於軍事上一點意見。

(三)

責備今日政府當局，在今日局勢底下，不是救國抗日的應急的策略，反是以暴露自己的弱點，我相當承認這種說素。下面的文字，我就放棄『責備』，來提我私人應付國難的主張。

對日本方面，我主張立即斷絕國交，動員備戰。



這種主張，一定有人認我與一班中小學青年血旺的學生，同樣稚氣。我主戰的理由如下：

（一）反對戰爭的人，根本認定中國目前絕對無戰之可能。這點，我有同樣的認識。不過我認爲戰固敗，不戰亦等於敗。同是一敗，戰而敗，勝過不戰而敗。中國人的國家觀念，的確是麻木不仁。國恥上不是沒有刺激，不過一切刺激都已司空見慣。人民在國恥上受了刺激的反動，如今已成了機械性質的動作。一有國難，第一步是學生的開會，於是宣言，於是罷課，於是演講，於是請願。第二步，是社會工商階級的響應，於是開會，於是宣言，於是召集羣衆大會，於是舉行遊行示威，於是貼抵制仇貨的標語，於是發經濟絕交的傳單。第三步，是名流要人的奮起，於是向列強通電，主持公道，於是向國聯呼籲，懇求公判。第四步，是政府當局向人民與敵國的委蛇，於是對人民加告誡，對敵國作退讓。第五步，告結束。學生除二人斷指血書傷口未癒者外，一切痛苦都成過去，工商人物，主持抵制仇貨的當事，從此收入更加豐富，要人名流的洋文函電，國內外報紙，刊登已遍，政府暗中向敵人的交涉事務亦

已辦妥，不久，一切又恢復原狀，等待新的刺激起來，舊戲重排了。這五幕的新戲通常就叫『愛國運動』，這種戲劇，已失盡刺激人民的効力。更有一班偷生苟活的國民，他們早以為認滿蒙東三省非中國所能保持，他們認滿蒙東三省的得失實無足輕重。因此如今我認為非有大打擊不足以引起更大的覺悟。我希望中國有一八七〇年德國兵臨巴黎的故事，使全國受更重大的打擊，有更重大的損失，而後或有比較耐久性的興奮的希望。我的主張，是苦肉計，然而我認爲這苦肉計是中國必要的興奮藥品。

(二) 爲解決今日中國的軍閥問題，對外宣戰，亦是一條好計。如今國內的土官，保定，黃浦出來的一班偉人，平時是目空一切，氣燄萬丈。每有內亂，他們的通電，他們的宣言，他們的橫暴，他們的威武，總令我們小民胆戰心驚。毛大的一件事，他們就動員令，他們就拉夫扣車，他們就派兵遣將，於是戰溝數十里，於是士卒幾十萬，於是開火，於是血戰，於是雙方告捷，擒敵幾千，殺敵幾萬，於是彼此凱旋，小兵受犒，大將陞官，我們覺得這班對外講禮讓，持鎮靜的將軍們，他們應該去向外敵小試其技，應該勸河伯入海，看看世

面。養兵兩百萬，用在此一朝，果然戰勝，使世界認識我們的武力，不幸戰敗，使軍閥明白自己的地位。這兩百萬陸軍，不求根本改造，中國前途，總無生機。這又是苦肉計。這苦肉計，我認爲與中國軍事的革新是有益無損的。

(三)爲洗刷今日中國的內政，對外宣戰，亦有一條好計。歐戰發生以後，歐洲各國的政制，都有革新的組織，他們的政府機關，都趨於科學化，都增加了能率。當年俄國的政制最腐敗，德國首先失敗；德國的行政最完善，德國處處勝人。老實不客氣，中國如今的政制，重疊複雜，附贅懸疣，差不多不像二十世紀國家的政府。然因政黨關係，政府的組織平常不許指摘，不受批評的。一旦與日本接觸，一定全形畢露，殘缺全出。到此境遇，或者有益無損，重新再造的可能，這又是割雞剖骨的手術，這是蠻幹，這種蠻幹是有益無損的。

進一步，如今一班持鎮靜論調的人，口頭上呼號『舉國一致』，政權上依然『一黨治國』，南北的當局，藉口和平會議，依然在分贓內鬩：各地的黨員，假名指導民衆，依然在橫行霸道，他們還在醉生夢死，得過且過；他們還願『甯贈外賓，不與家奴。』不有驚天覆地

的掀動，不足以澈底解決黨爭，不足以根本推翻黨治，他們要鎮靜，希冀國亡黨存，我們主戰爭，不惜同歸一盡。這是破釜沈舟，然而這破釜沈舟是黨治逼迫出來的，這破釜沈舟是我們死裏逃生的的一條路。

我相信有許多認這些是不『鎮靜』的思想。鎮靜論者，他們反對戰爭的立場是訴諸國聯裁判，是呼籲國際和平，如今國聯主張，列強態度，都已明顯了。『鎮靜』論者，何以爲繼？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戰而後斃。這是我的主張。執政的當局，絕不能認無辦法即是辦法。老成持重的鎮靜者，請指出比比更有優勝的道路來！在我個人看來，走頭無路，背城借一，即是道路。天助自助者。只有肯爲正義，公道，和平犧牲者，纔有享受正義，公道，和平的機會，中國的古訓，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這就是我主戰的理由。戰是必敗的，不戰亦敗。戰而敗，勝於不戰而敗，一九一四年歐戰中的比利時對德宣戰，是我們如今的好榜樣。

反對戰爭的人，認中國今日只可備戰，不能應戰。在我看來，今日宣戰，即爲他日備戰。只有今日的敗仗，能激起他年的勝仗。二十一條件時代，政府和國人慷慨激昂。倡言備戰；

戰爭的準備何在？濟南事件，政府和國人慷慨激昂，倡言備戰，戰爭的準備何在？政府因循，民心偷安，事過境遷，一切仍舊。今不宣戰，永不能戰，斷肢保身，開刀全命，這是我在萬不可戰的形勢下主戰的理由。

(四)

戰，固不能解決今日的中日問題。然而我上文早已認定了，中日問題的最後清賬，就在今日。我的主戰，命意在催人民自身的鞭策，催當局根本的覺悟。及此準備，以待清賬之機會耳。要將來外交和戰事的權利，必先求內政的革命，因此提出我在內政上的主張。

內政上整理的先決條件，是國民黨取消黨治。

取消黨治，這是我三年來始終一貫的主張。反對黨治的理由，先後在我的文字裏發表過。在今日局勢底下，我的主張更加了強有力的佐證。兄弟鬩牆，外侮其入，這是幾年來民黨黨爭上過去的錯誤。『一致對外』這是如今黨內外舉國人民不謀而合的呼聲。

本月二十日中執委致粵方要人的電報裏，有這樣一條：

『除危害民族生存的赤匪必須根本剷除而外，必須一心一德，鞏固國家基礎，充實政府實力。』

這是國民黨人政治思想解放第一次的表示。在目前局勢下，這種表示，我認爲是取得『一致對外』的正當的步驟。

二十三日，立法，監察兩院聯席會議議決事項中，又有這樣一條：『徵集全國人才，組織賢能政府』

黨中自有人才，人才不限一黨，這是國民黨人應承認的事實。因此我更希望主張賢能政府的人，明顯的出來主張取消黨治。

凡以國家爲前題的人，對執委和聯席會議的主張，自然是絕對的敬佩，極端的歡迎，不想昨日報章上又有京市黨部請查辦立法監察聯席會讀決案的消息，似此，黨部中堅持『一黨專政』者，尙大有人在，因此我們又願就目前的形勢，來解釋取消黨治的利益。

一致對外，自然是對全體國民說的，不是指一黨說的。國民黨黨員，充其量不過二十萬

人。二十萬人在四萬萬國民中，算得什麼一個零頭？在國事危急的時候，國民黨人化除意見，通力合作，自然是正當的辦法，若謂這種『化除意見，通力合作』的範圍，只限於國民黨，在國內的政治上，仍有黨與非黨的界限，結果對外的實力，仍然是萬分的薄弱。

在我看來，如今社會上一班奔走愛國運動的人，在『一致對外』四字上，亦未認清楚他的內容。他們把廣東和南京的合作看得這樣的重要，把國民精神上的團結，看得這樣的輕淡。他們覺得實力派和實力派攜手了，全國就一致了。他們覺得汪精衛先生，胡漢民先生，蔣介石先生，意見調和了，他們都在南京做官了，天下事就可迎刃而解。我個人認定『一致對外』四字，絕不如是單純。汪，胡，蔣三個要人，為國民黨的團結計，當然希望他們的攜手。我更希望國民黨的領袖們，暫時犧牲他們政治上的成見，來與全體國民攜手。來造成全國人民精神上團結的局面。

黨治，開誠佈公的說，是目前國民精神團結上一個大障礙。『黨國』這兩個字，在人民的國家觀念上，發生了一個極大的隔膜。普通人民的心理，以為國事既不許我們非黨員的人

們來質問，我們就置之不問了。如今國家問題發生，民氣不如前此的熱烈，民情不如前此的激昂，就是這緣故。『讓他們去。』『看他們辦，』這就是如今國民的態度。要消滅人民在事上這種袖手旁觀的心理，非根本取消黨治不可。

幾年來黨治的歷史，在成績上果足以滿足人民的希望，則今日國事危急之秋，國民黨仍以單獨擔負國事的資格，號召國人，此種號召，或可取得人民的信用。不幸，黨治的成績，不但不能滿人民的希望。即黨員本身的希望，亦不能滿足。幾年的黨治，在內政上是幾年連綿不斷的黨爭，在外交上，濟案，中俄案，有這次的東三省案，又是相繼的失敗。如今國民黨在過去的黨治的歷史上，可以拿什麼成績來取得人民的景仰，來維持人民的信用？說句苛刻的話，如今的黨治，在內政上以黨治國，是以黨亂國；在外交上以黨治國，是以黨亡國。然而成事不說，既往不咎，過去的算過去了。只要國民黨肯開放黨禁，解放思想，我們一班小民，我們一班以國為前題的小民，總願犧牲一切政見，來與國民黨合作。

同時，我們更應認清楚，要國民熱心國事，實際上一定要使國民有參與國事的機會，要



國民有了解國事的因緣。所謂『參與』和『了解』，並不止於看報紙，讀宣言的範圍。人民要有與實際政治接觸的機會。如今的國事，完全在黨的手裏。人民縱有愛國的熱情，仍缺乏國事上詳益的知識。在這點上，要人民一致對外的實力，非取消黨治不可。

這裏，取消黨治，我們並不是主張排擠國民黨在政治上的勢力，我們相信，國事乃國家全體人民的國事，國難乃國家全體人民的國難，國家的責任，應由全體國民擔任。這裏，我們爲國民黨設身處地着想，亦應如此。國人共担國事。國亡了，是國人全體的責任，國民黨一黨單獨負擔責任。

國亡了，是國民黨萬世莫贖的罪孽！

(五)

取消黨治，進一步的工作，是組織全國大聯合的超黨派的政府。這點，我們的主張，與立法監察院的議決案是大同小異的。我們贊成

徵集全國人才，組織賢能政府

這種辦法，外國又的確有先例可尋。英國是政黨政治最純正的國家。在他的歷史上，混合內閣的經驗最少。然每遇國家危難的時機，各黨總犧牲黨見，共襄國事？一九一五年的大戰內閣，目前三黨混合內閣，即爲前例。

我們這裏要請如今的當局，把眼光放開，要認清我們所謂的人才，不是一黨的人才。不限於南京廣東的人才，我們希望一個代表國內各方面的政治意見的人才政府出現。只有這樣的政府，纔能得到國民精神上的團結，應付如今的局面。

要產生這樣的一個政府，我希望如今的政府當局，立即召集一個全國的救國會議。黨的四全大會。儘可以開，這是黨人解決黨事的機關。我們要個國人解決國事的代表會議。我們希望在這種救國會議裏，產生應付國難的賢能政府。

這種會議在召集上。並非不可能，一八七〇年，德軍已抵巴黎。法國人民依然可以辦選舉，依然可以開國會。依然可以產生他們的國防政府。如今中國的時局，雖然危急，較之一八七〇年的法國，安定多多了。所問的是當局取消黨治，解除黨禁的誠意而已！

政府的改組，我們的主張，不止於人員的更換。我們認為政制的革新，同樣的重要。在立國上，我們主張要成立人民選舉出來的真正代表民意的機關。這裏，我們注目的不是立國，而是收集各方的代表，鎔化各種的政治意見，使國事趨於平定。同時這種機關，可以監督政府在外交上的行動，討論政府在外交上的方策及條約。姑無論與日本戰與不戰，議和訂約的事，是解決中日問題上將來必經的步驟。沒有這種民意代表的機關，在中日議和訂約上，將來政府與民衆，一定發生繼續不斷的紛爭，發生繼續不斷的突衝，這在民衆，過於疲勞；在政府，過於牽制。

在行政上，我們認定如今的政府，要根本的清除洗刷。現世的行政，組織上要科學化，要商業化。這些，我們有專論來研究。最少，立法監察聯席會議出來的幾點，我們是贊成的。他們：

(1) 無須現任武人，兼管政治。

(2) 確定政權治權行使之分際，行政人員不許兼職。

(3) 財政公開，厲行預算決算及主計審計制度。

我們主張取消黨治，絕對不限於中央政府改組的一點。我們覺得一切地方黨部操縱政治的局面，應嚴行改革。中央政治，固然應探賢能政治為目標，地方政治，亦應以賢能政治為目標。這樣纔可以達到政治上澈底刷新的目的。

在解除黨禁上，我們極端的贊成立法監察兩院的主張：

『廣開言路，勤求民隱』

在國事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們絕不願拿『言論自由』做幌子，來與當局為難。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民情無所宣洩，在這內災外寇交迫的時會，很容易逼成羣衆暴動的革命，這是目前國命上極不能經受的打擊。這是一班黨員極應顧慮的隱憂。

國民黨黨員，當然是國民的一份子。取消黨治以後，當然可以與民衆站在平等的地位，用合作的手段，來參加如今一切的愛國運動。一切的黨部。倘然要利用特殊的權力，自命有特殊的智識，要來操縱包辦愛國運動，在這個時期中，這是絕大危險的思想。這可以引起不

少預料的反抗，這可以造成不可思議的內爭。這是我們平心靜氣的忠告，這種忠告，是否採納，當然又聽諸黨員們自己的聰明與判斷。

我們小民，如今的憂憤是國難，如今的對手是日本。內政上一切的政治主張，可以暫時擱置，一切的政治意見，可以暫時犧牲。我們嚴正的聲明；如今的當局，果有『一致對外』的誠心，我們是準備了一切，來追隨他們前進。我們更嚴正的忠告當局：

只有取消黨治，是『一致對外』的誠心的表示。

# 此次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路

陳獨秀

用外交政策牽制某方面敵人，使有利於自己之鬥爭，有時固宜行之；然自己若沒有鬥爭之決心與實力，專依賴外交來以敵制敵，這不但是妄想，不但是奴性，直是引虎自衛，仰仗一面敵人之保護以拒絕另一方面敵人的危險政策，非律賓之賴依美國，朝鮮之依賴日本，便是弱小民族苦的經驗。

前清不自奮鬥，妄用所謂『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於一八九五年依賴俄德法三國之干涉，歸還遼東，次年又遣李鴻章使俄，祕密贈送東清鐵路敷設權於帝俄，締給喀西尼條約以抗日，這便是三十六年以來中國自己提出滿洲以供國際帝國主義競爭踐踏之開幕。一九零三年帝俄佔領奉天，前清不知利用民憤自己奮鬥，乃轉而依賴日本主張公理公道，出來打抱不平，主張公理公道的日本果然出兵『爲中國打抱不平』了，一九零四年日俄開戰，中國竟然宣告中立，只暗中幫助日本的忙，其結果日本繼承了帝俄在滿洲一切權利有增無減，這便

是二十七年以來中國自己斷送滿洲於日本帝國主義之開幕。其後，美國於一九零九以來提議『滿鐵』中立，日俄於一九一零年成立『滿洲協定』，日本於一九一五年利誘威迫袁世凱政府簽定基於二十一條要求的『中日條約』，日俄於一九一六年訂立『祕密協約』（此密約由十月革命後蘇俄新政府宣告帝政時代帶侵略性質的條約一概無效，才公佈於世），以至一九一七年『日美共同宣言』即日本所稱『藍（辛）石（井）協定』發表，中國的滿洲以至全部中國，已成爲國際帝國主義的競爭場與踐踏場，亦即所謂東方的巴爾幹。日美共同宣言，乃由於日本爲抵制美國兩次和帝俄所訂立的『滿洲協定』和『日俄密約』，都被新俄宣佈無效，不得直接與美國協商，以日本承認『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和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相交換，這是兩個帝國主義強盜共同宣言之全部內容。當時日本一方面大慶外交成功，一方面以承認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爲美中不足，特別在南滿。中國北洋派的北京政府雖然曾通牒日美及其他關係各國，不承認此宣言；而一班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猶其是留美學生，竟信奉『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爲救國的金科玉律。一九二七年以來，資產

階級的新政權，如蔣介石張學良輩，害怕以民衆的革命勢力對付帝國主義，仍襲用前清『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即迎合美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野心，依賴美國帝國主義勢力，來抵制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的侵略。因此，日本帝國主義遂亦急乘美國和英國遭遇空前的經濟危機無暇和牠競爭以及中國政府消滅了民衆運動的機會，由萬寶山和朝鮮慘案的嘗試，進到突然出兵佔領滿洲，以便進行其新二十一條的談判。

以上就是此次滿洲事變的一切遠因和近因，

一直到現在還自誇『革命政府革命外交』（蔣介石答上海請願大學生）的國民黨政府對付此次滿洲事變的政策是怎樣呢？

中執委會通電：

一，剷除赤匪，二，努力救災與禦侮，三，黨員大團結，四，全

國下半旗一天誌哀。

蔣介石報告：

守嚴整之紀律服從統一之指揮，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此時務須勸告民衆，嚴守秩序，服從政府



，尊重紀律，勿作軌外行動。

張學良飭其部下：

堅忍一時聽候交涉。避免與日軍衝突，以維中日邦交。決持鎮靜態度無論日方如何壓迫，始終取不抵抗主義，并對日僑予以安全保障。

張學良語北平記者：

仍望國人冷靜忍耐，勿生枝節，

張學良決定：

對日取不抵抗主義，向世界宣佈，以求公論。

邵力子語記者：

中國取無抵抗態度，愈足暴露日人橫暴，國際間定有公評。

王正廷語記者：

致電國聯，請主公道，以維國際信義。靜候國聯公平處決。

王正廷報告：

致電日內瓦本國代表，想國聯方面，當能依照盟約，處理此事。

張繼語記者：

須取甘地不合作主義，毋須喊口號，貼標語。

韓復榘電：

請爲鎮靜應付。

北平各要人：

力持鎮靜，因日違國際公法，我取不抵抗主義，世界必有公判。

杭州黨政當局：

主張暫持鎮靜。

蔣作賓電外部：

對日軍在東北行動，仍持鎮靜態度。

褚民誼語記者：

此種舉動（指通電各國良心公平裁判）實較其他有力，因世界上公理尚存，決不能任強權霸道：電粵方及中央重復團結，開救國會議。

戴傳賢報告：

似此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的獸行，絕不能使其存留於世界，我們現在沒有什麼話可說，唯勸告大家努力做人。

張繼演說：

過去呼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之口號……得罪了全世界，今後必擁護一個政府……實行讀書，造才救國。

李石曾演說：

對日強盜行爲，非一朝一夕所能克服，必須以經濟建設抗敵，瀋陽事件吾人可證實須和平奮鬥，不要感情用事。

國府通電各軍：

堅忍沉毅，力持鎮靜，取穩健團結之精神，務須避免軌外行動……

：保護日僑，并切實勸諭人民，務守秩序，聽政府爲正當之解決。

何健通電：

消弭內爭，力禦外侮。

何成濬：

主張力持鎮靜，聽候中央交涉。

漢口官場：

勸人民力持鎮靜，以待公理解決。

滬市執委告同志：

指導民衆使不致有趣軌盲動的流弊。

中執委告全國學生：

學生能一心一德服從指揮以爲全國國民倡，則國事必有可救。外

交僅應公開軍事自有機密。

吳鐵城誡平黨部：

勿喚起民衆對日僑有軌外行動。

李石曾張繼電粵：

維持中樞卽所以應付國難。

行政院電北平市府：

保護日僑，并防反動分子乘機作軌外煽動。

北平軍警對學生：

禁止學生結隊游行，校內期會由便警參加，學生演講以三五人爲

限。

青島市府電外部：

力持鎮靜，切實保護外僑，嚴防反動煽惑，并與日領館接洽，雙方開誠，共同防範。

以上這些『革命政府的革命的外交政策』，可歸納爲下列幾點：一，對於日本任何壓迫，都力持鎮靜態度，逆來順受，始終取不抵抗主義，避免與日軍衝突，而且還要切實保護日僑，以維中日邦交；二，一切人民須一心一德的維護，國民黨政府的『革命外交政策』，聽牠統一之指揮，嚴守牠力持鎮靜的紀律與秩序，勿感情用事，勿爲越軌行動，靜候國民黨政府正當解決，否則以反動分子乘機煽動治罪；三，國民黨政府的正當解決是：靜候國際聯盟平公處決和發起凱洛非戰公約的美國出來干涉。照國民黨政府這樣的『革命外交政策』來應付此次事變，自然只有順着這樣的方式進行；

人民靜候政府正當解決——政府靜候國聯公平處決——國聯認日本行動爲滿意——日本更將滿意的自由行動。

照常情說，凡是中國人都不能滿意於這一公式；獨有跑到南京向蔣介石請願的上海大學生，對於蔣介石的訓話，表示滿意，這真是出乎常情以外的事；這班大學生在口頭上似乎也熱心於抗日救國的運動，然而費了很大的氣力跑到南京，什麼表示也沒有，只跟着南京的學生喊了一陣『擁護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萬歲』，這類口號，人民耳朵裏已聽得爛熟了，如果牠能反日救國，滿洲事變已不至發生了，並且這些口號，張學良，曹汝霖，王正廷，都會喊，不必青年學生；並且這些口號，在上海也可喊，不必曠時費事的跑到南京去喊，這真是出乎常情以外的事！上海學生羣衆，對於這樣出乎常情以外的事，如不即時加以糾正，這便是學生運動重新低落之起點，同時便是國民黨政府重新制止學生運動之起點。

本來民衆運動中能以堅持較久的只有工人階級，所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極力制止工界組織抗日救國會。

報界工會說得對：『四五年來，反帝國主義運動低落到地平線底下，而帝國主義的壓迫侵略，不但不曾減少，反而與日俱增』，這便是此次日本帝國主義敢於橫行無忌之一個重要原

因，然而國民黨政府，一直到現在國難臨頭，對於民衆忍無可忍才一開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還想乘間伺隙，用違反革命紀律或擾亂秩序等罪名，加以制止，所以如果有人一面擁護反帝國主義的民衆運動，一面又擁護國民黨政府，則不啻直接向帝國主義自縛其手足！

在僅可能的對帝國主義逆來順受僅可能的制止民衆運動的國民黨統治之下，此次滿洲事變發展前途和關係中國民族命運如何，大致是可以預見的。

日本帝國主義此次突然出兵佔據滿洲，並不是冒昧從事的，牠看清了列強此時不暇和牠競爭，和一九一五年世界大戰中一樣；牠看清了中國國民黨資產階級政府決不敢和牠抵抗，也和一九一五年袁世凱政府一樣；牠看清了中國現在是反革命勢力的統治，也和一九一五年一樣；反帝國主義的民衆運動已爲國民黨政府長期的普遍的壓下去了，再經過萬寶山案和朝鮮慘案之探試，更看清了國民黨干涉與領導之下的所謂『民衆運動』只是些官樣文章，沒有一絲一毫革命的氣味，所以牠才敢四顧無人的自由行動起來。牠此次出兵的手段，即所謂『外交保障佔領』；其目的是在獲得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條更兇惡更確定的中日條約，至少在

南滿與東蒙，這便是年來他們所喊叫的『根本解決滿蒙懸案』換句話說，就是要獲得和日韓合併五年前『日韓協定』相等的中日協定，以決定滿韓合併的命運，并且，日本解散韓國軍隊，是由統監伊藤博文到韓後才實行的；現在日本更急進一步，滿洲還沒有日本的統監，而已在非戰爭態狀的平時，驅逐散解了所有的奉軍，燬壞了奉天兵工廠，奪去了：

大炮八十餘尊

其他炮六百門

飛機二百六架

步鎗十二萬枝

機關槍五千挺

北外還運走了張作霖所遺留的八萬金條（值現洋二萬五千元），姑無論芳澤撤兵的聲明是否可信，姑無論是否滑稽的撤退若干軍隊至滿鐵附屬地；而最近滿洲所發生的事實却明白告訴我們：日本帝國主義指派一班賣國奴宣佈滿洲獨立，這是已經以吞併韓國的故技公然

施之於滿洲了！然而國民黨政府外交部某一要人竟得意忘形的發表談話：『芳澤已鄭重爲日政府聲明，立將現在東省之日本軍隊撤退至南滿鐵道附屬地，此事足證軍閥已受極大懲創：日軍佔據東省之一幕凶劇，由此將告一斷落，日本軍閥苦心經營之計劃，竟於一星期內歸於失敗』（九月二十八日新聞報），又另一國府要人對中外記者說：『距今十二日前，日本開始破壞遼東和平，暴力侵佔東省，當時日本國內軍閥趾高氣揚，目空一切，以爲多年迷夢，吞併計劃可實行，乃不旋踵間，已不得不在國聯行政院宣告失敗』（十二月二日新聞報），原來是日本帝國主義失敗了！像這樣昏聩無恥的官僚，真值得學生青年大喊『擁護』與『萬歲』嗎？

日本不完全退出佔領地，不恢復事變前原狀，國民黨政府拒絕和牠談判嗎？這是鬼都不能相信的，國民黨政府只要有代表國民簽字的資格，牠能夠拒絕新二十一條的要求到底嗎？（承認滿蒙獨立包涵在內），就是他們自己也不能相信，經過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迫與利誘，始而將要把全部至少是一部分嚴守外交祕密，因爲『民氣囂張，一經宣布，輿論沸騰，措施益



難』（曹汝霖語）；繼而又會欺騙國民說：『政府兢兢業業、既不敢意存挑撥，以速危機，又不敢輕言讓步，自喪國權』（袁世凱派曹汝霖在參政院報告語），同時自然要求救於主張公道的國聯與美國出來打抱不平，結果，恐怕還是要照濟案的先例，坦然向國民宣佈『不得已忍辱負重』，那時誰要反對，誰便是共產黨，『如有違反革命紀律，或擾亂秩序者，政府當本其職守以制止之』！

或者有人以為我們這一類預測，未免侮辱國民黨太甚；其實，國民黨求救於國聯與美國，固然不侮辱牠自己，而侮辱中國民族則更甚了！因此且陷中國民族於最悲慘的命運！

英帝國主義因金磅奇跌，至不得不採用非常手段，取消金本位制；美國帝國主義國庫歲虧十萬萬金元，最近又有十六家銀行倒閉；他們自身無法挽救的經濟恐慌，使他們艱難即時和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爭衡，至於希望他們為中國打抱不平，便是等於希望國際帝國主義者自動的拋棄帝國主義，這是何等滑稽的幻想！為爭奪市場和重新分配殖民地半殖民地，却是帝國主義挽救其國內經濟恐慌之盲行的出路；中國的滿洲問題，倘不能自由民衆的力量得

到革命的解決，而依賴別的帝國主義力量來解決，則過去的『以夷制夷』政策既然重演，過去的失敗歷史也必然重演；不是門戶開放和特殊利益相爭持的美日戰爭，甚至擴大到世界戰爭，在中國做戰場；便是列強陽為應援中國，陰實坐視日本新二十一條要求之進行與成立，向中國要同等的特權與利益，中國淪為列強分轄的殖民地；無論是那一種結果，中國國民黨和一班高等華人妄想求救於國聯或美國，其罪惡豈只是侮辱中國民族而已！

在此次反日救國的運動中，只有『排貨』和『對日宣戰』這兩個主張，不但是多數民衆的意志，而且比較的正當；然不加以明瞭正確的注解和有效的方法便會歸於空泛無結果，甚至走入歧途。

先說排貨。第一，我們要懂得：只有站在政治鬥爭的利益上，以非常手段與決心行之才有意義，才有效果，即是說排貨者自身必須準備極大的犧牲，長期忍受極難堪的痛苦，以期獲得被排者政治的讓步；若站在經濟觀點上，計及某種原料之損失，某種日用品之缺乏和某種工業之破壞等……則處在現今盛行分工與交換密切相關之整個的經濟世界，所能排之貨，

只限於某國某幾種商品，這乃是國際間工業競爭之經常方法，所加於被排者之打擊至極有限，如此而被以排貨或經濟絕交之名，實屬空口呼號而無實際意義的滑稽把戲。自來排貨之無效與不能持久，其弊實在於此，即是計較經濟上的利害得失。第二，我們要懂得，排貨是商人絕對的損失，希望商人自動的排貨和商人自己檢查，這也是再滑稽沒有的事。所以只有由工人和學生組織大規模的檢查隊，然後排貨運動才能收實效。

再說對日宣戰，希望國民黨政府對日宣戰，也等於希望商人自己檢查日貨。第一，殖民地或落後國家對帝國主義宣戰，和尋常兩國間的戰爭不同，這是一種革命戰爭，是需要革命的民衆武裝參加的，是不能抑制民衆運動抬起頭來的。兩國民黨政府常甘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而不願受革命民衆威脅。第二，若沒有廣大武裝民衆持久的殊死戰，單靠國民黨政府一點脆弱的軍隊，不足當日本帝國主義軍隊之一擊，國民黨喪失了軍隊即喪了政權，牠甯肯犧牲民族命運而不肯犧牲政權。要對日宣戰，要實現民族革命戰爭，要獲得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勝利，只有中國第三次革命復興，以革命的民衆政權（這一政權，將經過全國抗日救國會而實

現或經過國民會議而實現，是由其組織的內容與鬥爭來決定的）代替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領導全國的革命民衆和兵士，抱着美國十三州獨立和法國俄國大革命始終不屈不撓的精神，再加以全世界無產階級特別是日本無產階級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特別是朝鮮民族的幫助與聲援，和日本帝國主義作持久戰，同時以長期的排貨，給日本資產階級以致命的打擊，即今日帝國主義在軍事不會失敗，其國內經濟的政治的危機，也會迫着牠不得不向中國革命的民衆讓步。這便是我們此次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道。

此外並沒有別的路，在國民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服從牠力持鎮靜逆來順受的統一指揮，跟着牠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和求救於其他帝國主義，決不是中國民族應該走的道路。

十月二日

（火火一卷三期）

# 救亡要義與青年責任

汪精衛

## ——在廣東中山大學演講——

日本進兵侵佔東三省，是在九月十九日，今天已經是十月十六日，經過時間，不爲短了。可是侵佔東三省的日軍，至今還未撤退，不但如此，還有所謂袁金鎧之徒，主張東三省獨立，所以自從九月十九日日本侵佔東三省以來，直到現在，交涉情形，沒有絲毫進步，而且一天比一天緊張，一天比一天險惡。卽就撤兵而言，就使日兵撤了，難道只是撤兵，便算了事嗎？兵固然要撤，但我們現在，不但要日本撤兵，而且要問明，當時他爲什麼要進兵。明白了進兵的原因，纔可以明白這次東三省事件的責任。明白了這次東三省事件的責任，纔可以決定解決的辦法，只是撤兵，絕不能就算做了事。如果不把爲什麼日本進兵東三省的原因弄清楚，無論如何的交涉，都是沒有用的。不但是我們自己要弄清楚，而且要使國際聯盟世界各國都知道。國際聯盟。限十四天內日本撤兵，恢復東三省的現狀。既然舉他

撤兵，就要問他爲什麼進兵。既然要他恢復東三省的現狀。就要問他爲什麼要破壞東三省的現狀。帝國主義者侵略別人的國家，有兩個方式。第一個方式把別人國家的領土主權完全侵佔了去。換句話說，就是完全亡了別人的國家。第二個方式，表面上不侵害別人國家的領土主權，實際上把領土主權之外，政治上經濟上一切實利都侵奪了去。這個方式雖然不是亡國，但他的結果，比亡還要厲害，還要慘痛。領土主權，好比是個人的軀殼，政治上經濟上的實利，好比一個人的心血。侵奪了政治上經濟上的實利，而只保存領土主權，好比吮了心血，只留一個軀殼一樣。帝國主義者之侵略殖民地，大都是採用第二個方式，表面上并不是亡人國家，實際上比亡國還要厲害。馬來羣島，名義上還是馬拉人做酋長，實際上早已亡了。此次日本之進兵東三省，也就是採用第二個方式。他進兵東三省的時候，就已打算將來總要撤兵，把東三省的領土主權交回中國的。他所要的第一是要把東三省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切實利，却佔了去，把東三省的精華都刮了去，只留下一個軀殼交回我們；第二是要拿撤兵來做交換條件，強迫我們承認他的要求。所以先是希望日本撤兵，便算告一段落，實在是大大

的錯誤。我們不止要日本撤兵，而且要使世人知道此次日本進兵東三省的原因；使世人知道此次日本進兵東三省所負的責任；使世人知道，此次日本進兵東三省，不但是侵犯了中國，也是侵犯了世界各國。國際聯盟非戰公約簽字各國應該明白，此次日本隨便進兵東三省，對於中國為侵犯，對於國際聯盟為蔑視，對於非戰公約為違反。也許日本說，他進兵東三省，并非對中國宣戰，然所謂戰爭，在行動而不在形式，把成萬的日兵，開到東三省，侵佔城鎮，屠殺居民，還可說不是戰爭嗎？我們今日，不能只求撤兵，還要追問進兵的原因，弄清楚破壞和平的責任，凡是國民，必須一致起來，監督此事，使此次事件之真相，得以大明，使此次事件之責任有所歸屬。

自從日俄戰爭以後，日本侵略中國的政策，分為兩派，其一是外交派，又一是武人派。外交派主張以外交手段進行侵略，武人派則主張以軍事手段進行侵略。不要以為外交派比較和平，武人派比較激烈，他們的手段雖然不同，但其目的，則完全一樣。要是希望外交派得勢，中日兩國間的糾紛可以減少，這種說話，完全是錯誤的。這幾十年來。日本政治，不是

外交派得勢武人派屈服，就是武人派得勢，外交派屈服。可是武人派得勢也好，外交派得勢也好，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絲毫不會變更。外交武人兩派，好比兩條鎖匙，這一條不能開，換了那條，那一條不能開，又換了這一條。如果外交派應用得適當，便用外交派；一旦武人派應用得適當，又用武人派。翻來翻去，總以厲行有效的侵略爲目的。十七年的濟南事件是日武人派領袖田中內閣做出來的，田中之後，外交派得勢。打倒田中的，就是外交派，而今日進兵侵佔東三省的，也就是外交派。由此可見外交派雖倒了田中，但並不是放棄田中的侵略政策。外交派也好，武人派也好，他們同是侵略中國的鎖匙，不過有時用這一條，有時用別一條罷了。上頭已經說過，日本進兵東三省的時候，早已打算撤兵的，在最近的將來，日本或者真會把侵佔東三省的日兵撤去，不過此次東三省事件，絕不是撤兵所可結束，我們必須判明此次事件的責任，調查此次事件的損失，只求撤兵，不問進兵的責任，是最不澈底的。

東三省事件發生之後，國際聯盟曾有組織各國調查團，調查此次事件之真相及其原因之



議。固知各國調查團的辦法，不一定可以把此事之原因及其真相，調查清楚，有把握可以得到圓滿的解決。但，這個辦法，到還可算做得公道。誰知最近南京政府的代表施肇基，竟上了日本的大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答允中日直接交涉，不必各國共同調查。如此一來，只有中日兩國私自交涉，各國不過問，這是中國損失大，不問而知了。關於此點，我們絕對不能放鬆一些，隨便由他們（南京與東京）商量條件，使日本滿足了，把東三省政治上經濟上一切實利奪取了，把東三省的精華刮盡了，把喪權辱國的條件，祕密簽訂了，然後才撤兵。我們必須將日本此次進兵東三省的原因及其真相，全部揭破，喚起國人之注意，對於交涉進行爲嚴厲的監督，要求國人之同情，對於此次事件切實的調查，爲正義的裁判。

聞說現在日本已知道要撤兵了。但在撤兵之前，卻出了一個什麼袁金鎧，主張什麼東三省獨立。原來袁金鎧是前清的一個的老官僚。前清的時候，做過東三省的候補道，袁世凱的時候，做過吉林的巡閱使，正是歷史上劉豫張邦昌，李完用一樣的人。日本亡朝鮮，所用工具的是李完用，如今他要亡東三省，所用的工具。就是袁金鎧。日本亡朝鮮的時候，明明知

道，朝鮮是中國的保護國，所以先使朝鮮獨立，與中國脫離關係，然後併而吞之。如今呢，他要亡東三省，又是一樣的辦法，用袁金鎧一類的頭等敗類，死不盡的帝制餘孽，運動東三省獨立，與中國脫離關係。要是不幸而東三省獨立成功，我們要日本撤兵，他可以撤退，問他要東三省，他就可以說這是東三省獨立團體的事，不關日本的事，於是東三省不復是中國的領土之一部份，中國在東三省的主權不復存在，久而久之，東三省終於成了日本的朝鮮第二了。

照第一個辦法，日本撤兵，刮了精華，只留軀殼，則東三省名存而實亡；照第二個辦法，日本撤兵，東三省獨立，與中國脫離關係，則東三省名實俱亡了。國際聯盟限日本於十四日撤兵。今天已十月六日了。所以這幾天內，實在是東三省危急存亡的緊要關頭，全中國的人民，必須一致起來，負荷救亡的責任。我們應該追問日本進兵東三省的責任，要求日本立刻撤兵，賠償損失，不能任其推卸！這是救亡的第一個要義。我們應該聲明東三省是中國的領土，獨立運動是日本併吞東三省的陰謀，我們絕對否認，這是救亡的第二個要義。千萬

不可放鬆日本所應負的責任，千萬不可忽視日本運動東三省獨立的陰謀。我們必須下最大的決心，負起責任，救國救亡有決心才有辦法。

如今統一政府，現已有成立的希望了。統一政府成立之後，定然負起責任，進行交涉，全國人民尤其要奮鬥到底，爲統一政府之後盾。將來結果不外兩種

其一，萬一目的達不到，東三省亡了，全國人民到了此時，必須以最後的決心，做一致的抵抗，萬不可爲無抵抗主義所蔽。說到備戰，似乎是唱高調，然而不唱高調，又將如何？須知道東三省受損失，就是全中國受損失，東三省蒙恥辱，就是全中國蒙恥辱。我們還有四千萬方里的土地，我們還有四萬萬的同胞，就剩得一個人一塊地，也要奮鬥到底，作最後決戰，爲什麼『不抵抗』？這一次日本進兵東三省，東北邊防軍抱着不抵抗主義，棄甲曳兵而走，致令日軍長驅直入，奉天吉林相繼失陷。如果進兵之前，曾經過一度之交涉，則這種不抵抗的辦法，還可以說是表示退守，聽候國際的裁判。如今事前並無若干之交涉，突然出兵，絕不是國際間應有的事，直等於強盜明火打劫。遇着強盜明火打劫，拿槍來抵抗，這種

正當的防衛，是人類應有的本能。在國際間，也是國際公法，非戰公約所特許的。如今日軍入境，所謂東北邊防軍鷄飛狗走，一溜煙跑入關內。也許他們以爲不抵抗，則亂子不致擴大，然而擴到最大，也不過如此而已。說到這裏，不禁想起揚洲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的慘狀。五六個漢人在床底下，在牆腳下，堆在一起，被幾個滿洲兵，拿着長槍柄亂衝，動也不敢動。滿洲兵去，死的死了，死不去的，才鑽出頭來，抱頭鼠竄。要是這五六十個人，齊心協力，把幾個滿洲兵的長槍搶過去，一折就完了，何致於束手待斃呢？我們現在還有四千萬方的土地，還有四萬萬的同胞，就使一戰不能取勝，我們可以萬衆一心，爲長期的奮鬥，爲什麼怕打？爲什麼不抵抗？

試觀比利時，以長期的奮鬥，卒能抗德。所以我們今日，必須以最大的決心，爲長期的奮鬥，拿出我們的鮮血，以換取最後的勝利。必如此，才能夠取得各國的同情；必如此，才能夠取得世界上不是帝國主義的人民的幫助，必如此，才是永久的勝利。

其二，如果做到日本撤兵，不收就把東三省亡了去，多多少少還承認中國的領土主權，千

萬不可以爲就此便完了，應該牢記着，中國時時刻刻可以被侵略的，更千萬不可以爲中國是弱國，不足以有爲。試看普法戰爭前的普魯士一盤散沙，積弱不堪，以普魯士人民之刻苦，卒若一戰而勝法國，稱霸於歐洲。這種精神，是我們所要學的。又看普法戰爭的法國，隨時可以亡國的，以法國人民之刻苦，卒能轉弱爲強，雪其前恥，這種精神，是我們亦要學的。又看歐洲大戰後的德國，被協約國壓迫，好像幾十條的鎖條鎖鍊，重重縛着，以德國人民之刻苦，到了今日這幾十條的鎖鍊，差不多一條一條的都脫了，這種精神，也是我們要學的。如果我們能夠集中國民衆力量，於文化方面，政治方面，軍事方面，經濟方面，以刻苦的精神，同時努力，則今後的中國必能轉弱爲強，必不致會再受外國的侮辱。

所以如果交涉沒希望，我們不要怕亡。愈是怕亡。愈是會亡，越是不怕亡，越是不會亡（全場鼓掌）。就是交涉有希望，我們也要克苦奮鬥，以求中華民國自由獨立。

今天中山大學學生諸君爲東三省事件而開大會。我們知道，德國的國旗就是德國大學學生的校徽，德國大學學生見着國家危急，起來做救國運動，成功之後，便以當時的校徽，改

做國旗。由此可見青年學生實在是愛國運動的先鋒。不料竟有些人，叫青年埋頭埋腦去讀書，不要做愛國運動，而這幾年來青年的朝氣遂盡，爲這一句話所壓制而沉悶至此。這一句話，現在實在再要不得。（全場鼓掌）北洋軍閥未打倒之前，叫青年做愛國運動，北洋軍閥既打倒之後，自己要步北洋軍閥的後塵，於是反轉過來，叫青年不要做愛國運動，我們現在，要把這種觀念，根本肅清。（鼓掌）

學生愛國運動，以五四運動爲開端。五四運動的時候，有兩句口號，一個是內除國賊，一個是外抗強權，五四運動以後，這兩句口號的意義，日益明顯，到國民革命軍成立，便喊出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內除國賊就是打倒軍閥，外抗強權，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字句雖有不同，意義都是一樣。「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這兩句口號合起來，便是國民革命的使命，中國自有革命以來，就已有的。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自己說過：「余自中法戰後，始有志於革命」。何以中法戰後，始有志於革命呢？因爲經此一役，一方面知道帝國主義的侵掠，非抵抗不可，一方面看出滿蒙政府不足以自爲，非改造不可，所以才有革命

之必要。十年以後乙未中日戰敗，第一次革命起義打廣州，一方面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一方面又是認定滿清政府非改造不可。再過五年，庚子之役，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第二次革命軍起義於惠州，一方面是抵抗各國帝國主義，一方面又是認定滿清政府，非改造不可。由此可見國民革命的使命，不只是要對內，也不只是要對外，乙酉之役如此，庚子之役又何嘗不是如此。就是民國三年日本強迫中國承認廿一條款，當時孫先生亡命東京，領導同志，一面反日，一面討袁，也是對內對外，同時進行的。如今有人說，我們對外，不管內爭，這句說話，錯誤極了。內爭不息，試問如何對外？我們今日，一方面要抵抗日本，一方面要打倒獨裁，（鼓掌）惟有獨裁打倒之後，纔能夠集中全國的力量，一致去抵抗日本（鼓掌）

歐戰初起的時候，比利時有一間大學一班學生戴着禮帽，穿着禮服，舉行畢業禮，完畢之後，立刻把禮帽禮服除下換了一套軍裝到戰場去打仗。結果，自然有許多在戰場犧牲了。這件事情，看來實在很慘痛，不過再看深一層，他們撫身救國，為全國民一致去死，是很有價值的。然而這批學生，也要有死的自由，才能夠為國去死。如果在獨裁政府之下、全國人

民橫受壓迫，要想爲國去死，也沒有死的自由。所以抵抗日本打倒獨裁，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革命的使命，一方要對外，一方要對內，這就是救亡的不二法門。

我們不要以爲愛國運動會阻礙學問，凡是熱心愛國的人，一定是熱心做學問的人。惟其熱心愛國，他便感覺有做學問之必要；惟其熱心做學問，在文化方面，政治方面，經濟方面，努力做學問的工夫，他更能以他的學問來救國。能愛國的人，不會荒廢學問；反之，有學問的人也不會不愛國。要是不然，難道他的學問，要來做洋奴嗎？兄弟希望我們青年學生，愛國精神，一天增高一天，求學熱誠，一天熱烈一天。（鼓掌）

（南華評論一卷二十期）



## 尙欲維持中日邦交乎？

胡愈之

這次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我國東省領土，我們應認爲庚子聯軍入京以來最重大的事變，也就是我民族有史以來所受最大的屈辱。現在遼吉二十餘大城市，二百萬方里的領土，已盡被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所踐踏了，二千萬的平和居民已在日本軍閥的虎口中了。在這萬分緊急的時期，在這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一切橫溢感情，一切有氣無力的呼號嘆息，全然是沒有用的，目前我們平心考慮的，就只是怎樣應付當頭的大難，什麼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的橫暴行爲。

就這三四天中我們所知道的，似乎政府和一般輿論絕不能確定一種緊急的對付策。除了向日政府提出幾個不會有結果的緊急抗議以外，不曾做過什麼。現在一般人所認爲唯一的辦法，就只是向世界各國呼籲，請求主張公道。但我們應該知道在帝國主義宰制下的今日，國際關係是全以自身利害爲前提而無所謂公道正義的，我國政府已請國際聯盟及非戰條約簽字國干涉援助。但也決不會得到什麼結果。因爲日內瓦的機關，本來是由帝國主義把持，小國

向來是沒有插嘴餘地的。即使國聯理事會出面調停，至多不過把爭執事件延宕下去，決不能有利於我國。至於巴黎非戰公約，條文本極含混，而且對於違反條約國，無制裁方法的規定，日本儘可推諉責任。所以一切對於國際的呼籲，可以說全無用處，至少也是緩不濟急。此外的方法，就只是敲動民衆反日運動，對日實行經濟絕交。可是民衆運動是要靠平時訓練引導，政府不要民衆，並於平時遏抑民衆，在緊急時期，能希望民衆一旦勃發嗎？所以在目前，對於這當頭大難，全國上下竟可以說一無辦法。

在我們看來，一個國家受別國侵犯時，只有二個對付的辦法，不是用武力，便是用外交。現在如果不能用武力抵抗，便只有用外交。中國外交部向來是只管應酬外交人，不辦外交的。到了這時如再無外交，那就什麼都完了：什麼也不必多講了。

但單是發送幾次空洞的抗議，或者向全世界發表通電宣言，也斷不能算是外交。外交的行動，必須是針對敵方的外交策略而發，而且必須具有實效的。現在我們如果要用外交行動來應付國難，則第一件事必須明白敵方所採取的外交策略，然後確定我們的對策，使敵方外

交不能達到目的，局勢轉變，方有利於我國。

現在日本帝國主義所採取的是一種什麼策略呢？假定我們拿目前的事變和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的事件相比，我們便知道日本政府在目前是採取完全不同的外交策。一九一五年那時，歐洲大戰正在進行中，列強不暇顧及遠東政治，同時我國民族主義運動，尙未充分發展，所以日本向北京政府的提出哀的美敦書，以武力強迫我國承認二十一條件。那一次日本可並沒有完全達到目的。現在情形不同了。歐戰早已停止，列強都在注意遠東問題。我國反帝國主義及廢約運動。已非常發展。在這時如照樣提出要求條件以武力威逼，我國政府必不能接受，如再用武力壓迫，則列強必起而干涉。國際聯盟必出面調停。巴黎非戰公約及華盛頓遠東公約（因該公約簽字各國保障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與完整）的各簽字國也不必袖手旁觀。這樣日本一定是失敗的。所以現在日本想併吞滿蒙，就不再玩這套，却玩着更兇惡更辣手的一套了，這次日本政府抱了攫取滿蒙政治、經濟、交通、軍備全部權利的決心，却並不先向我國政府提出要求條件，也不先向我國發送哀的美敦書，用武力威嚇；却祕密訓令駐南

滿日軍，先行強佔我國遼吉兩省領土，並摧毀我國東省一切政治、軍備、交通、金融、工商機關，把我國官民在東省一切建設事業全部破壞。這樣，在表面上，日本可諉為南滿駐軍衝突的一種局部事件，並非戰爭行為。在表面上，中日邦交仍未斷絕，所以國際聯盟和非戰公約簽字國都不能出面強制調停。而且只要日本的軍事行動，只在內蒙及南滿範圍以內，不和別國的在華利益發生衝突，第三國便不能起來干涉。另一方面，我國遭了非常重大的損失，無法支持，自然只能委曲求全，和日本訂「城下之盟」。對於日本提出的亡國條件，只好完全接受。這樣日本可以不必費甚大的力量，不必驚動列強政府，而安然貫徹永久宰制滿蒙的目的。這就是這次日本侵略中國的方法。我們可以概括成下列數要點：

(一) 不向中國絕交宣戰，而以非常手段佔領遼吉，逼迫中國訂結「城下之盟」，接受亡國條件。

(二) 避免事件的性質擴大，認佔領東省為局部衝突事件，使國際機關不能加以干涉

(三) 避免和列強在華利益的衝突，使第三國不能容隊。

(四) 在可能範圍內，避免與我國中央政府交涉，但求與我國地方當局解決，以使我國迅速接受亡國條件。

明白了上述敵方外交策略的幾個要點，我們便可以有應付的方法了。日帝國主義希望我們接受城下之盟，我們甯可遭更大的犧牲，決不向牠委曲求和，帝日國主義要避免事件擴大，我們則必須使事件擴大成爲重大國際爭端，方能引起國際的干涉，我們方不至孤立。日帝國主義不願第三國容隊，我們便必須使局面發展，各國都出來干涉。

但爲達到上述目的，則在目前最必要的緊急外交行動，應該是：——  
立即向日本政府送致最後通牒限期撤退遼吉兩省佔領軍隊，如到期未撤退，立即宣告對日斷絕外交關係。

我國對日絕交，決不違反非戰公約和國際聯盟約章的規定。因爲絕交是因日軍佔領東省的結果，啓覺的責任，當然應在日本。但宣告絕交以後，即未立即宣戰，中日兩國已處於交戰國地位，那時日本決不能再說是南滿局部的事件，國際聯盟和非戰公約簽字國家，爲維持

國際和平起見，亦斷不能再行袖手旁觀，那時事件的性質擴大，成爲重大國際問題，而且絕交後，兩國撤回使館，日本無法我和國直接交涉。只要我國忍痛一時，日本便只能繼續佔領東省則無法強迫我國接受亡國條件，最後非由第三國或國際機關調停，無法解決。那時日本即欲避免第三國的容隊，亦有所不能。這樣日政府預定的外交策，大部分已被破壞。我國方有運用外交，挽救全局的希望。

不但如此。假令我國能忍痛一時（其實已非忍痛不可），實行對日絕交，只要堅持數月，日本帝國主義必不能支持。因爲絕交以後，中日兩國間一切現行條約，自動地效力終止。數十年來日本用以宰制我國的不平等條約，一旦完全廢棄。所謂「既得權利」亦無從籍口。以後即使復交訂約，我國外交當局，亦容易設法對付。而且日本在我們南部商業，佔重要地位。絕交後日本不能享受領判權，和優惠關稅等特殊權利。來華日僑經營銀行、工廠、商鋪，除在佔領區域者外，我國都有權監督取締。日貨輸入，我國可以無限制增高稅率。這樣除南滿外，對日經濟絕交，可以完全做到。日本工商業以中國爲養命之源，如對華商業完全

斷絕，不出數月，日本經濟恐慌將達極度，國內將起極大的不安，甚至爆發革命。軍閥政府將根本動搖。從這些情形看來，我們可以斷定中國如宣佈對日絕交，不出數月，日本政府必然地對我國讓步。不然牠自身也必不免崩壞了。

自然許多人以為我們沒有充分武力準備。一旦對日絕交，日本勢必對我國宣戰。日本艦遍佈我國各海口及內河口岸，勢必到處開砲轟擊。滿蒙以外，我國各重要城市，亦將為日軍強佔，如是我國將受更重大的犧牲，至全國被日軍佔領，現在當局對日不敢取強硬手段，或者因此。但要是我們熟察國際形勢，便知事情決不會如此嚴重。因為我們在上面說過，日本侵略中國有一個限度，即不能防害列國的在華利益。這次事變完全為日本對華單獨行動，列強斷不能和日本帝國主義取一致行動。假定日本要佔領滿蒙以外的中國海口城市，列強決不能加以諒解。尤其我國中南部，為英美商品的重要市場，英美帝國主義決不能讓日本單獨攫取。至於帝國主義聯合宰制中國，在目前亦無實現的可能性，因為在華最佔勢力的英美兩大國正苦經濟恐慌，內部不安，斷不能在這時候，經營遠東，增加國內糾紛。如日本對我宣

戰，牠們必以維持太平洋平和的名義，設法制止戰爭。那時由列強調停解決爭端，我國雖未必能獲得全盤利益，至少比中日單獨交涉當更有利。自然絕交以後，日本將在佔領區域內更施其慘無人道的殘虐行爲，佔領期間，將更延長。但我們已受了非常重大的犧牲，如不能暫時忍痛，完全投降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之下，我們還能成爲一個民族嗎？！

在事實上，別國軍隊已以暴力佔領我國三省領土，並且在佔領地內，施以比戰爭更殘酷的焚殺劫掠行爲，這樣，佔領國與被佔領國的外交關係，已無存在餘地。我國領土被敵國侵襲蹂躪，而敵國公使領事，仍可在中國領土內行使職權，以國賓相待；在國際法上，亦斷無此先例。日本帝國主義現在已成我國四萬五千萬民衆的深仇大敵，而政府還和牠折衝樽俎，蔣作賓還在東京，呈遞國書，代表國民政府主席，向敵國天皇致祝，這不是一個極大的矛盾嗎？所以對日絕交，不僅是爲我國利害打算，而且爲民族全體的體面，亦是在目前所必要的不可不有的表示。

現在國民政府是掛着「革命外交」的牌子的。但是現在我們不敢再希望有什麼「革命外



交」。我們只要求「平常外交」，也就應該立刻對日斷絕國交。如果是一個民族的政府，這時候一定採用斷然的處置。除非是殖民地的土人酋長，帝國主義的臣僚走狗，斷不能在十分屈辱的形勢下，不顧民衆的義憤，和敵國維持邦交。

非取斷然的措置，便是投降。現在是只有這兩條路。

（社會與教育四十六期）

# 對日強硬外交論

樊仲雲

## 一

自九月廿日以來，日帝國主義在我東省的軍隊，乘着黑夜，突然開始軍事行動，佔領我瀋陽、長春、吉林、營口、安東、連山灣等名城要塞，到處焚掠屠殺，中華民國雖未云亡，然我東省的人民已呻吟於帝國主義鐵蹄之下，受盡暴力的壓迫。無怪噩耗傳來，舉國同憤，蓋故國山河，受此侵凌，凡有人心，當無有不感奮興起者。但我號稱代表國民的國民政府則如何？迄今將及十日，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是日以加甚，我國民政府却表示鎮靜，未開有一具體的對付辦法，急來抱佛脚，只知聲訴於國際聯盟，要求英美主持國際公理。正如孩提之童，吃了一下耳光，於是啼啼哭哭的要求大人爲之幫助。政府外交之幼稚，可憐實在可痛！

政府的外交，向來是以『革命外交』爲標榜的，然而這幾年來，所謂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固曾有過，事實都是依然，且反加甚，我們只見不平等條約是一年的加多。『革命外

交』，難道真的就是這樣一回事麼？則在需要訓練與領導的民衆，實是不能理解。若問我們何以不能有自動的、積極的、一貫的外交政策，則當然更非「愚昧」(?)的民衆所得而知。但是際此大難當前，國將不國之時，若其仍是如此因循苟且，顛預關耳，則瞻念前途，我要正告當局諸公，國民政府亦猶如民國歷來的政府，決不是根基永固不能動搖者。

國民黨的勢力，自癸丑革命以來，因為袁世凱的壓迫可說是一蹶不振，其後之所以能漸次恢復，卒是北洋軍閥手中奪得政權者，則總說一句，實由於五四、五卅這二次的外交事件。在這二次事件中，國民黨因為能夠領導民衆，所以纔得到民衆的擁護，使全國人心，都集於青天白日旗幟之下。是可知國民黨的得勢，乃因其主張與民衆期望相一致，若其不然，則今日的民衆亦猶昔日的民衆，由人民心理的離叛，我可以大胆的預測國民黨勢力的將來。所以當此重大的外交事件的到來，不僅是為中華民國，即為國民黨計，亦當明白的決定其態度，勇敢的領導民衆，以反抗帝國主義的暴力。這一次暴日入寇東省事件，這樣，實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是黨國存亡之所繫。

或者之言曰：當此之時，國內既有派別的對峙，外國又無外交的準備，政府當局雖反日有心，其實，也是勢所不能。故只能於無可如何之中，標榜鎮靜，委曲求全。但我的意見，則以為不然。政府當局的此種苦心，推原根本，都由於政權的執着太過，如歷來的政府一樣，卒致反受帝國主義者的利用，結果因為欲自帝國主義者手中委曲求全，以削平反側而自保其權之故，致與民意相背馳，成為民衆的公敵。初意是欲委曲求全，但最後則雖受盡委曲而仍不能保全其權位。這是我們一翻過去二十年的民國史，都可明白看出的。故為今之計，政府當局如欲保全權立，亦宜幡然覺悟：第一不要戀戀於目前的政權，而放棄其未來的政治生命；第二須知所謂政權者必須建立於民衆的要求上，始能鞏固。故如欲保持政權，一切行動，不可不與民衆的要求相一致。這樣，雖然一時失敗，亦有捲土重來之一日，總理之所以能屢蹶屢起而卒成功者，即由於此。

因此，在目前國土淪陷，內訌外患交相逼迫的苦境，執政諸公即不為中國民族的未來計

而只爲個人的權位計，亦當乘此激昂的民氣，對外取強硬態度。若其佻佻倪倪，岌岌乎只謀目前權位的保持，因而對外軟弱，甚至屈服，致國家蒙極大的損失，則諸公就國民言是全國公敵，而就黨言，則爲總理的罪人！千秋後世，決不寬恕！至若因爲國內派別分歧，不能一致，有所顧慮，則在此時，政府若能代表民意，對日強硬，我知決不敢有人表示異議，致干衆怒。且我們須知任何國家的統一成功，未有不經過對外戰爭者，而外交事件則常爲其用以鼓舞民心，使之同仇敵愾的好資料。普魯士之統一德意志而爲中歐一大帝國是由於對丹、對奧及對法的三次戰役，日本之能由明治維新而成爲一大強國是因爲中日、日俄的二次戰事。卽如最近土耳其的建國，愷爾成爲國民的英雄，便是因爲他能擊退希臘，恢復破碎的山河。又如蘇俄，是所謂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國家，但其革命之成功，實由於能夠擊退一般由白黨所糾結以來的聯軍。猶憶去年因中東鐵路，中俄二國發生戰爭，白黨之間，曾以對俄作戰問題發生分裂，其大多數都以蘇俄爲其祖國，不願加入戰爭。是可知在這時代，階級意識雖已甚爲顯明，但民族意識則仍居主要地位，故當此中國民族關係生死存亡之時，只須政府能代表

中國的民族意識以對抗日帝國主義的侵略，凡屬中國之人，俱將擁戴之不暇，豈敢心懷攜貳？總之。惟其不能代表本國國民的民族意識而只知以少數人的權利爲念。所以纔引起他人的爭奪。而若因此之故。遂欲平定一切異己的分子。思由此以統一天下。則在昔日封建王朝易姓革命的時代。或者可能。若在今日，則決無此理。因爲自十九世紀以來，國家形態已由封建而轉變爲國民的國家，故昔日個人的英雄，亦惟有轉變爲國民的英雄，始有其成功的可能也。

### 三

又若因爲國際方面無外交的準備，不能對日取強硬態度，則須知今日的局面，尤其是我們遠東，爲列強互相牽制的勢形，日本之在我東北，雖向認爲特殊的勢力範圍，然若其要求而過此以上，則必將受列強一致的制裁，可以斷言。此次日本之所以悍然不顧，敢於出兵我東省者，第一因爲我國東省方面，近年以來，產業頗有發展，與其資本主義的勢力發生衝突，故亟欲摧毀我的勢力以實行其侵略政策。第二則因日本近來國內的經濟恐慌，人心頗

爲不安，思以戰勝我國的武功，緩和民心的反對。所以日本的目的在真實的奪取我東省的利權，而因恐懼國際的干涉，他決不敢在此時有什麼名義上的領土的野心。因此之故，日本對於這次出兵，只說是『外交保障佔領』，而二十四日日政府所發表的聲明書中，更明白的說沒有領土的野心。（註）

所以我們的對日態度若能夠強硬，拒絕對日單獨談判，則日本因恐國際疑其懷有極大的野心，決不敢久留於我東省，而將自動的撤兵以去。當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時，各國同出兵。攻擊俄國。日本乘此機會，遂欲在西伯利亞方面有所發展，但是到了後來，卒以美國的堅決反對，致日本空無所獲，反受了極大的損失，而不得不自動撤兵，誠然，若其如此，我們富饒的東北，將受盡日帝國主義野蠻的蹂躪，但是，我們既沒有從日本手中奪回失地的能力，則暫留此一塊土於日人手中，使各國嫉視的目光集於日本，使國內反日的民氣得以有實物宣傳資料，而在此期間，漸圖外交局面的打開，則我覺得在目前計無過於此者，若其不然，對日表示軟弱，而允與單獨交涉，正好中日人的詭計，在名義上，東省固仍爲我有，而實際利

權必將盡歸日本的掌握。前次濟南慘案的解決，交涉結果迄今不能發表，實可以爲我們的殷鑒。

又若以爲對日態度強硬，日本將出兵侵略我國沿江沿海各地，則我覺得以國際列強的牽制，日本不敢冒此大不諱。因爲除南滿以外，我國其他地方是英美等帝國主義向來企圖發展其勢力的對象，他們決不能眼睜睜的看着日本侵入其勢力範圍，致與其自己的利權發生妨礙。日本的進兵所以只能北至長春，而不敢哈爾濱者，便是因爲怕與俄國啓釁。所以同樣，日本若欲在天津及長江方面有軍事行動，我敢決其也不會有其事。至若山東及福建方面，日本或者要有軍事行動，但是這樣，因爲我國不能抵禦日本的侵入，必將更引起英美各國的注意，他們深恐遠東均勢的破壞，要出來制止日本的行動。

或者以爲這樣，恐要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則我覺得亦屬杞憂。因爲當此世界恐慌之時，各國內部，正是動搖不安，決不敢輕啓戰端，致爲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所乘。又況各國之在目前，戰爭的準備尙未充分，彼此互相對抗的三大陣營，還沒有完完形成呢。所以



因爲我的強硬態度，日本即欲出兵侵略，亦必爲列強各國所不許，而要加以制止。所以我國對於日本的侵略，儘可以採取強硬的外交而無所恐懼。

註——據電通社二十五日電，日政府對於中日問題之聲明書，其六項云：「日本對於滿州，無何等領土的野心，自不待言。要使日本臣民能安心從事和平事業，能以資本勢力，得參加開發地方之機會而已。」

#### 四

那末我國對日的強硬外交是怎樣呢？曰，第一步是：對日本宣佈斷絕國交

若日本因此而對我出兵、宣佈戰爭，則我爲自衛，而訴諸干戈，亦勝於委曲求全。況以國際列強的牽制，日本決不敢對我宣戰。關於這一點，我們只須看日本人此次突然開始軍事行動，而不敢向我提出愛的美頓書，就是竭力要想把這次事件，縮限於中日兩國，避免第三國的干涉。但我們則不然，我們以強弱的異勢，我們必須把這事件擴大到國際，使日本無所用其陰謀詭計。而因此故，我們尤須對日斷絕國交，使日本喪失中日衝突由二國自理的藉口，並

以表示我國因受日本的武力侵略，迫不得已，只有斷絕國交，求世界的公判。而且這樣，還可顯示我們中華民族不為強暴所屈服的正常態度。這才是總理大無畏與不妥協的精神！

且不僅此也，由對日的絕交，我們還可獲得不少的利便：即第一，因為絕交，日本的商品便無由輸入我國，所謂「抵制日貨」及「經濟絕交」者便可不煩檢查之勞，而收完滿的効果。我們若能忍痛堅持，則一年半載之後，日本以經濟恐慌的深刻化，或者竟引起革命的動亂，亦意中事。第二因為絕交，則日本對我的不平等條約，如關稅協定，領事裁判權等，便可一筆勾消，此後日本如欲我復交，只有重開談判。我們這樣乃可以達到完全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目的。

關於對日絕交，胡愈之先生在尙欲維持中日邦交乎一文中已有詳盡的論述，我不過是再加申說。當此之時，強敵當前，河山破碎，國難正殷，我們須知這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問題，不是某某個人的問題也不只是黨的問題，黨在現今，不僅不能指導民衆，且已成爲民衆的尾巴，所以既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問題，凡是國民，就都應該起來，鞭撻政府，實行我們全體國

民的意見。

九月二十六日

(社會與教育四十七期)

# 日帝國主義與中國

陶希聖

一

日本軍閥已經決定占領東三省至少遼甯及吉林全部，並且準備長期占領。我們對於這個生死存亡的關鍵，應當注意的是什麼？

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全般侵略，尤其是向東三省的施行政治軍事的占領，從日本帝國主義看來，是必至的事情。歷史上沒有無因而起的偶然，也沒有平空而來的突變。自一九〇五年日俄之戰以後，互二十六年之久，日本帝國主義訓練的軍隊是爲了什麼的？日本軍隊占領瀋陽吉林的行爲，決不是意外的事了。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自己在本國以內造成的大不景氣，使牠必然乘機向東三省作橫領的行爲。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一方面有大量的過剩生產物沒有銷場，他方面有大量的失業人口沒有衣食，資本主義的發達，造成這樣的大恐慌。對於政治，一則使日本政府感受從來未有的財政困難，裁官節用的政策徒有從政府機關中拋出

大批官員的消極效用。二則使日本現內閣表現牠沒有能力，在野政黨大起風潮。此種政局不能安定的情形，使日本資產階級相信軍事獨裁可以安定政治，這引起軍閥宰執政府的野心，其結果無顧忌的向東三省出兵，外求最後的手段以救濟統治階級的危機，內求政黨鬥爭的和緩。尤其是這種政策，他們認為是可以緩和因資本主義沒落及大量失業人口所引起的革命。三則此種恐慌，還有中國政府所建築的南滿鐵路平行路線及與旅順大連競爭的葫蘆島商港，使日本的外府南滿鐵路及其附屬業務，起了空前的危機。裁員節用的政策，仍無能救濟。種種的因緣，使日本軍閥號召無業軍人及鼓勵二十六年以來的軍氣，從事軍事行動。

## 二

反之，從中國的現狀及前途來看，非日本帝國主義倒塌，中國便得不到平等與自由。反日本帝國主義應當是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中的中心的運動。

於中日許多關係裏面，我們舉出國際貿易的關係來看一看。中日貿易總額歷年來是急遽增加的。以一八六八年爲一〇〇，則此後貿易總額的指數是：

一九〇〇年

一三五〇・九

一九一〇年

四三七八・三

一九二〇年

一一七四一・八

一九三〇年

一七二〇五・三

其中，日本商品進口總值的增加是這樣的：（以一八六八年爲一〇〇）

一九〇〇年

一一〇七・二

一九一〇年

三二九九・九

一九二〇年

九八五二・一

一九三〇年

一四〇六五・六

中日貿易額增加有如上所述，近年以來，且超越素居中國外貿易上第一位的英國而取得第一位。茲舉中國對日英美三國貿易百分比如左：

由各國輸入

總額

	日	英	美	日	英	美
一八七〇	二・〇	三八・〇	〇・六	三・二	四四・七	六・七
一八八〇	四・〇	二七・五	一・五	三・六	三一・六	六・六
一八九〇	五・八	一九・四	二・九	五・七	一七・六	五・五
一九一〇	一二・二	二一・五	七・九	一・五	一四・五	八・五
一九二〇	二九・七	一七・二	一八・一	二八・四	一三・六	一六・一
一九二五	三一・六	九・八	一五・〇	二四・四	九・九	一六・三
一九二九	二五・五	九・四	一八・三	二五・〇	八・五	一六・二

在中日貿易進展之中，由中國看，數十年來常是入超。其情形如左：

中國對日貿易之入超

一九〇〇 八、八一四、六四一

一九一〇 一五、一四九、六九五

一九二〇

八七、二〇七、九六四

一九〇三

一〇、六一〇、〇〇〇

最要注意的是日本向中國輸出的商品以棉貨棉紗為最大宗。棉貨一項，一九二七年進入中國的價值一〇四、八〇三、〇〇〇元，一九二八年為一二四、七〇五、〇〇〇元，一九二九年為一三一、七九四、〇〇〇元。棉紗進口價值一九二七年為一七、五九二、六〇三元，一九二八年為一六、八三二、七五〇元，一九二九年為一四、二七五、〇一二元。不獨棉貨棉紗為日本進入中國的商品的大宗，同時，日本在中國設立的紗廠居國內紗廠的大部分，直到今年，還逐年擴大。依今年六月底的調查，日本在華紗廠增加的情形如左：

地方	錠數	燃絲錠數	綫機架數
上海	一、一六九、二〇四	一八五、六四二	九、九四一
青島	二四六、八八四		三、一五四
旅大東省及漢口	一三九、三四四	一、〇二〇	八〇九



總計

一、六五五、三三二

一八六、六四四

一三、八九四

比一九三〇年底增加

六二、三三二

一四、〇八〇

一、〇五四

由紗廠及棉貨受日貨的壓迫，我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輕工業的障礙物。輕工業不能發達，則後進的中國經濟斷難有發達的希望。一般的經濟不能發達，則社會的衰落是中國唯一的前途了。

### 三

中國社會的發達，非除去障礙社會生產力的日本帝國主義，便沒有希望。這是中國應取的外交方策的事實的根據。依此根據，則中國的解放，必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為條件。因此，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必取的對方針。

### 四

日本帝國主義軍事佔領東三省的行爲，將引起怎樣的結果，我們在目前雖難下具體的判斷，但我們可以略略推測情勢發展的一二條路。在推測以前，我們首先要知道的是：

英帝國主義已趨沒落，在目前有自救不暇的觀感。美帝國主義現正從大不景氣之中圖一時的掙扎。他們對遠東方面日帝國主義突破國際均衡而控制華北的軍事發展，當然注意。美國的實力雖較英國爲厚，然究難有有力的行動，以相干涉。

與日帝國主義在東省的佔領行爲，最有切膚利害關係而最有干涉的實力的，乃是蘇俄。日本軍隊尙向北滿發展，結果有引起蘇俄對抗的軍事行動的可能性。

倘使蘇俄有積極的行動，則日帝國主義將以華北反俄戰綫引誘美國，使後者遙助牠進攻的行爲。所以，美國的干涉是不大靠得住的。

倘使國際情形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則此次的事件或者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端。

中國在這樣發展的情勢之下，要怎樣做呢？我們所欲告于讀者諸君的是：中國以反日本帝國主義的情勢而參加世界大戰，較以聯日而參加世界大戰，如同第一次大戰時一樣，是有利於民族解放的。縱不免有悲慘的流血，如以十二萬分的全民衆的最高努力，以相周旋，則中國民族將隨日本帝國主義的沒落而取得解放的前途。倘若仍追隨日帝國主義，則不外二十

一條及軍事協定和西原借款的再演。東三省的喪失，更不成問題。

所以，我們以爲如中國民衆以反日形勢並嚴守反日方針而參加第二次大戰，則此次東省事件便成爲中國民族解放的第一步。反之，則只有滅亡的路。中國民衆不甘於滅亡，必有巨大革命之再起。

（社會與教育四十七期）一九三一，九，二十三日。

# 我們的主張

南京貫徹週刊社

我們不反對黨，反對黨以武力爭黨統。

我們不反對黨爭政權，反對黨以武力爭政權。

我們不反對以黨治國，反對以黨亡國。

我們不主張推翻政府，主張監督政府。

恢復民衆運動是民衆救國的權利。

積極對日備戰是民衆救國的義務。

發揚超黨政的民意，確定民衆高於黨的原則。

中國的政治太不像話！一黨有糾紛，不訴諸黨員而訴諸武力。如黨有政見，不訴諸民衆，亦訴諸武力。武力成爲中國政治的最後宣判者。但是，日本侵佔東三省，中國最有力量的「武力」，却不抵抗而退讓！

先進的國都有黨，黨都爭政權，爭得「政權」以後，都是以黨治國。這不算新奇！中國的政黨以武力為最後的宣判者，却很新奇！七年以前，國內的戰爭是軍閥混戰。七年以來，國內的戰爭是黨人混戰。一黨的領袖，如不犧牲意見而繼續混戰，以致亡國。各黨的領袖，如不犧牲意見，而繼續混戰，亦必致亡國。我們不反對以黨治國，我們反對以黨亡國。

日本軍隊已深入腹地。我們最切迫的問題，便是救亡。禦侮必先息爭。任何內爭，都可亡國。許多人想借着國難的機會，來奪取政權。這近乎喪心病狂，我們不敢贊成。我們絕對擁護禦侮息爭的當局。我們誓死反對倡亂賣國的當局。我們不主張推翻政府，我們主張監督政府。

訓政時期，以黨治國，非黨員無政權，這不是新奇的話。國難時期。民衆救國，人人應有救國權，這也是必然的理論。恢復民衆運動，是我們要求救國他表示，但是亡國是一種慢性病。每一次國難，必照例有一次請願，示威，割指頭，寫血書，貼標語，喊口號，以至打外交當局。但是這祇是一針嗎啡針。這一次，我們要在三個月以內完成知識階級軍事教育，

在一年以內完成全民的軍事教育。我們要練民衆的武力來捍衛國家。積極對日備戰是民衆救國的義務。

一切政黨，都建築在國家與民衆基礎上。組黨所以救國，不能因黨而亡國。組黨所以爲民，不能因黨而禍民。民衆是黨的最後宣判者。我們要主持正義，擁護公理。我們要發揚超政黨的民意。我們要確定民衆高於黨的原則。

天地猶有正氣，人間猶有是非。民衆雖沒有組織，但是我們相信牠的力量。

## 救亡兩大政策

王造時

### (一)

一個日本浪人中村，沒有中國政府的護照，私到滿洲內地旅行，忽然宣告失蹤，日本便咬定爲我國駐軍所害，不待交涉手續完結，乘我不備，動用暴力，強佔我東北，慘殺了我同胞，破壞我交通，竊據我機關，掠奪我財貨，封閉我銀行。這就是這次日本武力佔據東北的由來。

然而根本原因，還別有所在。

(一)日本國土狹小，財源枯竭，人口激增，及工業革命的結果，爲謀過剩人口的出路，市場的獲得，原料的供給，及投資的機會起見，事實上不能不取我滿蒙。第二，數十年來，日本實行軍國主義，及鼓勵生育的結果，人口每年增加由四十萬至五十萬；再進至六十萬；又進至七十萬；更進至八十萬；據一九二六年日本統計局的調查，則竟達九十四萬至百萬之

多矣。反之，據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兩年計算，日本國內所產米穀，只能供給消費總額百分之五十七八，其餘不足之數，須由朝鮮，台灣，及我東三省供給。第二，日本對滿蒙輸出有綿絲，綿織物，麥粉，食料品，機械，器具等等東西，佔輸入中國貨品總額一大部分。以昭和五年對中國的輸入計算，總共為三億九千九百萬圓，而輸入滿蒙的，却佔了一億二千二百萬圓，佔全額輸入中國日貨百分之三一。可見滿蒙是日本的一個大市場，日本絕對不能放鬆。第三，滿蒙是日本的原料供給地，其中以鐵，石灰，肥料，大豆等為最重要，佔中國輸入日本全額一重要位置。以昭和五年中國對日本的輸入計算，總共為二億七千八百萬圓，滿蒙方面却佔了一億六千三百萬圓，佔全額百分之五八。第四，查日本對外投資二十二億中，在中國投資有十八億，佔全額百分之八一而強，但是在滿投資便佔了十三億，居日本在中國投資總額百分之七二而強，居日本對外投資總額百分之六十。由此可知滿洲是日本對外投資的一個最大市場。因此日本朝野上下，莫不視我東北為其唯一經濟的出路。且看田中對滿蒙的摺奏，便知其用心之所在。他說：



『所謂滿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廣袤七萬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萬人。較我日本帝國國土（朝鮮及台灣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止有我國三分之一。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農墾森林等物之豐，當世無其匹敵。我國因欲開拓其富源，以培養帝國恆久之榮華，特設南滿洲鐵道會社，籍日支共存共榮之美名，而投資於其地之鐵道，海運，鑛山，森林，鋼鐵，農業，畜產等業，達四億四千餘萬元！此誠我國企業中最雄大之組織也！支那人民反如洪水流入，每年移往東三省，勢如萬馬奔騰，數約百萬人左右。甚至威迫我滿蒙之既得權，使我國每年剩餘之八十萬民，無處安身。此爲我人口及食料之調節政策計，誠不勝遺憾者也。』

（二）日本除經濟侵略以外，還有政治與領土之野心。不但想獨霸遠東，並且想稱雄世界。先吞滿蒙。次及本部，然後再逐鹿世界。田中所謂：

『將來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爲先決問題，與日俄戰爭之意，大同小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

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爲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的到我手，則以滿蒙爲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支那四百餘洲；再以滿蒙之權利爲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小中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於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權利，乃其第一大關鍵也。』

據此，則知日本這次佔領東北，不僅是經濟的侵略，而且是政治的侵略。更據此，則知日本的目的，不僅在吞併滿蒙，而且在滅亡我全個中國，所謂明治大帝的遺策，第一期在征服台灣，第二期在征服朝鮮，皆已實現。『唯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便征服支那全土，使異服之南洋及亞細亞洲全帶，無不畏我，服我，而仰我鼻息云云，尙未實現。』

因爲『尙未實現，』因爲早已『處心積慮，』所以只待時機的來到。

剛好西洋各國，大鬧經濟恐慌。英國工黨政府且犧牲自己的地位，而與保守自由兩黨合

組國家緊急政府，以對付此嚴重的經濟難關。列強在此時會，都是忙着整理內部，沒有全力來監督日本的行動。

我國自己更是不幸。共產黨的暴動，政府派三十萬大軍而不能剿滅。接着又是空前大水災，範圍及於十七省，災民超過五千萬。我們正在葬死救生之不暇，誰知國民黨中又鬧派別，使中央『同志』與兩廣『同志』，不能不出於火併。

國際形勢如彼，我國內亂如此，這正是日本亡我的絕好機會。日本虎視已久，那肯輕易放過？

(二)

於是日本乘機驟然佔據了我東北，成爲一個『已成的事實。』但是我們要問，這種軍事佔領是永久的？還是有條件的？我們知道，現在帝國主義者，吞併別國的方法，沒有以前那樣愚笨。他們只要我們在事實上答應亡國的條件，便毋須作永久的佔領。永久佔領，不但容易引起中國國民的憤慨，別國的干涉，並且經濟上也不合算。所以這次日本的行動，事前不向

我國提出要求條件，也不發出什麼哀的米頓書，却祕密訓令南滿日軍，先行強佔我國遼吉兩省，並搗毀東北一切政治，軍備，交通，金融，工商種種機關，使一切建設事業完全歸於破壞；一切抵抗能力，完全歸於消滅。這樣，一面日本可諉為南滿駐軍衝突的局部事件，非戰爭行為，使國際聯盟與非戰公約簽字國不能出來積極干涉。同時不侵入別國勢力範圍，極力避免與別國在華利益，發生衝突，使第三國也不便起來強硬干涉。然後根據田中所定下來的『錦囊妙計』，以二十一條為基礎另提類似下列的苛刻條件，迫中國為『城下之盟』。

『一，三十年商租權期限滿了以後，便可自由更新其期限，並確認商工農等業之土地商租權。

二、日本人欲入東部內外蒙古居住，往來，及各種商工業等，皆可自由行動及於出入南滿時，支那法律須許其自由，不得非法科稅或檢查。

三、在奉天，吉林等十九個鐵及石炭礦權，以及森林採取權獲得之件。

四、南滿及東部蒙古之鐵道布設並鐵道借款優先權。

五、政治，財政，軍事顧問及教官傭聘等增聘以及傭聘優先權。

六、朝鮮民取締之警察駐在權。

七、吉長鐵道之管理經營九十九年延長。

八、特產物專賣及輸送歐美貿易之優先權。

九、黑龍江礦產全權。

十、吉會長大鐵路敷設權。

十一、東清鐵路欲向俄國取回時之借款提供特權。

十二、安東營口之港權及運輸聯絡權。

十三、東三省中央銀行設立合辦權。

十四、牧畜權。』

左手執着右列條件，右手拿着槍炮子彈，足下踏着滿洲土地，日文或先脅迫我地方當局承認，不但不願國際上第三者出來干涉，並且不願我中央當局出來過問。曹汝霖章宗祥之奉

張學良電召，日使重光之祕密到平，都是地方交涉的佈置。

如果與地方當局交涉不成，才會與中央當局談判。

如果與中央當局交涉不能達到目的，或者要施用吞併高麗的方法，拉出前清的遺孽，失勢的軍閥，無聊的政客，要作爲傀儡，將三民主義中的民族自決原則，封住國民黨的口，先組織滿蒙獨立國家，使其脫離中國關係，然後再去實行合併。現在熙洽袁金鎧等的活動，便是日本滿蒙獨立政策的先聲。

日本一面宣言是『地方事件』，便是要避免問題的擴大，認佔領東北爲局部的衝突，以便與地方軍閥私相授受；一面聲明反對第三者出來干涉，使國際機關或第三國不能置喙，以便可以向孤立無援的中國，予取予求。

### (三)

因爲日本侵略滿洲的野心不自今日始，所以日本侵略滿洲的準備，也不自今日始。他們在國際上早就有系統，有組織的宣傳。到如今，歐美人心目中的滿洲，並不完全是中國的領

士，而是中日兩國競爭的場所。有許多西文地圖，甚至把滿洲繪成與中國不同的顏色。

去年美國記者團遊歷東亞，自出發之日起，即被日人百方包圍，指導引誘，無微不至。該團受片面宣傳的結果，回國以後，果然發爲怪論，說中國政府無力統馭滿蒙，須借日俄兩國的力量，以謀建設。從此一端，可見日人用心的毒辣，計慮的周詳。

我們中國當局，平時一天到晚，只知勾心鬥角，陰謀百出，爭權爭利，相打相殺，甚至於急不暇擇，勾結敵人，引狼入室，那有功夫去調查事實，做國際宣傳的工作。就是駐美，駐德，駐法三國的公使，到現在還是付諸闕如。外交上佈置如此，天天還要貼革命外交的標語，喊革命外交的口號，『其誰欺，欺天乎？』等到敵人壓境，才手忙足亂，醜態畢露，不是效『秦庭之哭』乞憐於國際聯盟之門；便有『如喪家之犬』，哀鳴於非戰公約之前。無奈兩人性格不同，懦夫素所不齒，看見我們不自助而求助於人，最多也不過說一聲『討厭的中國人真可憐』而已。有誰願替中國人出死力打倒不平者？

這次英國的態度很明顯，對於日本的暴動，並無若何反感。不但國會裏面沒有什麼討

論，就是一般的輿論對於日本，也沒有什麼非難。這固然由於國內經濟問題的嚴重，及英美兩國衝突的尖銳化，英國不願開罪於日本，以孤自己的奧援；但是日本宣傳的力量，與外交的手腕，也夠使我們驚倒了。

美國雖對日本素來不大放心，並且是發起非戰公約的國家，但若希望她為中國的事情，與日本打一死仗，而我們自己却『抱無抵抗主義到底』，天下斷無此理。她已向雙方勸告和平解決，已做了她可以做到的一步。勸告不聽，請問美國又有什麼辦法？一九二八年，關於中東鐵路問題，蘇俄進兵北滿，與中國軍隊衝突，美國也曾發出一種勸告，蘇俄不但不聽，並且譏笑美國，美國後來也沒有進一步積極干涉。何況美國現在失業問題也很嚴重，與英國關係又非常緊張，此時對於日本，實在不能不稍為放鬆。

蘇俄兩年前也與現在日本一樣，以武力侵入中國，不過沒有日本這次利害罷了，那時蘇俄進攻北滿，日本沒有出兵干涉。這次日本佔領南滿，若不妨害俄國勢力範圍，俄國又何必與日本為難。況且蘇俄正在實行五年計劃，如非萬不得已，必不願意與人家起釁，以至『功



虧一簣。』日本駐俄公使，既然早已與加拉罕在那裏接洽，他們或可以得到相當的諒解：一沿南滿鐵路，一沿中東鐵路，以平分全滿秋色。

至於其他的國家，在遠東並沒有切身的利害關係。他們站在旁觀的地位或者對於我們表示相當的同情，但最多也不過長嘆一聲『中國人又在受欺負』罷了。老實說，國際關係，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爲前提；就是人家出來干涉，也是爲自身利害打算。國際上所謂『公理』，所謂『正義』所謂『人道』，是強者的『口頭禪』，弱者的『乞憐語』；有其聲，而不見其形，我們不可指望，我們更不可拿來掩飾自己的怯弱。我們要認清，現在還是一個『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世界。我們須有力量反抗強權，才有公理。我們須有勇氣打倒橫暴，才有正義。我們須有決心抵抗野蠻，才有人道。若是我們平常不自振作，一天到晚同室操戈；一旦外侮發生，便束手無策，任人宰割，坐以待斃，只知向各國要求公理，呼籲正義，祈小人道。這是卑怯的心理！這是奴才的性質！只配做亡國奴！

自從這次事情發生以後，中央政府到現在除抗議三次以外，只表示兩種態度：（一）是對外乞憐於國際聯盟與非戰公約（二）是對內要國民『忍痛含憤，暫時逆來順受。』

先說抗議。抗議是外交上照例的文章，沒有什麼了不得。但是我們抗議的內容如何，到現在我們還有沒有看見原文，難道措詞之間，有不可爲外人道者嗎？若是如此，我們更要請政府負責發表出來。否則，政府將我們賣了，我們還不知道是什麼回事。

三次抗議以後，日本有無答覆；如有答覆，答覆如何，這也不能不請政府明白告訴我們國民。

老實說，抗議不過是照例文章，不會發生什麼效力。日本要幹就不怕抗議，怕抗議就不幹了。若是政府當局，只知做抗議的文章，沒有別的有效方法，那是缺乏常識的外交。

政府當局或者要說，我們除了抗議以外，已經訴諸國際聯盟。但是我們要知道，國際聯盟雖然是以『公理』『和平』的標榜，但是這些不過是欺騙弱者的糖果。不但牠本身沒有什麼權力，而且牠全個組織也爲少數列強所把持。過去的事實告訴我們，若是兩個小國相爭，

牠還可以派出一個調查團去調查真象，然後壓迫他們接受調查團的報告。一九二五年，希臘與保加利亞的爭端，便是這樣解決的。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九日下午兩點鐘，一個站崗的希臘兵士，越過保加利亞的邊界，被一個保加利亞的兵士打死。於是兩國的兵士便互相衝突起來，各有死傷。到了二十二日，秩序已經恢復。但是希臘政府激於民氣，竟派了大批的軍隊，侵入保加利亞國境。保加利亞一面採取守勢，不與交鋒；一面提出國際聯盟，請求解決。國際聯盟理事會在英法代表指導之下，於是派了一個調查團去調查真相。結果理事會根據調查團的報告，令希臘賠償三千萬里拿了事。在保加利亞方面固然樂意接受，在希臘方面，為列強所迫，也不敢不從。所以國際聯盟對於解決小國間的爭端是有效力的。

至於強國與弱國間的爭端，國際聯盟便毫無辦法。不但對這次日本侵略東北事件是如此，以前也有過這種經驗。我們且舉柯夫事件為證。

一九二二年意人載林尼將軍 *General Tellini* 正在領着一個委員會，在那裏勘查阿爾巴

尼亞與希臘兩國的邊界。希臘人認爲載林尼有意偏袒阿爾巴尼亞，不勝忿怒。於是竟有激烈分子數人，於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把載林尼以下四個意大利人，及一阿爾巴尼亞人（担任翻譯）殺於途中，逃去無蹤。事出之後，意大利全國震怒。墨梭里尼政府旋於八月二十九日，向希臘提出七項要求，其中有下列三項希臘不能立即答應：（一）澈查此次犯罪原委，並須允許意大利駐希公使館的侍從武官參加；（二）犯罪者一律處以死刑；（三）五日之內，賠償五千萬里拿。意大利政府便於八月卅一日不顧一切，派出海軍，將柯夫島實行佔領。次日希臘訴諸國際聯盟。意大利代表聲明這與意大利國體有關，國聯不應干涉。國聯竟無可奈何。結果乃由法英日意四國公使會議出來解決。

從此可見國際聯盟對於強國與弱國間的爭端，是無法拘束強國的行動的。所以這次日本於九月十八日佔領東北，我們於九月十九日便請求國際聯盟立派調查團到滿洲去調查真相，日本代表一經反對，國際聯盟便不敢有何決議。到九月二十二日，爲敷衍中國起見，國聯才發出要求兩國立即澈兵的滑稽通告。明知滿洲是中國領土，日本是喧賓奪主，不單叫日本撤

兵，而叫兩國撤兵，已經是不通的辦法；何況牠明知中國軍隊已一撤再撤，撤而不及，且被日人繳械槍殺，試問就是中國軍隊要撤，又撤到何處爲止？我們當局不察，以爲這是外交勝利，大肆宣傳，要我們一班國民『鎮靜』，起來『靜待國際聯盟的處置』。真是『挫自己的志氣，長他人的威風。』

現在好了，國際聯盟的議會與理事會都已閉會了，我們的要求都被拒絕了，就是理事會再開會也沒有什麼用處了，我們倚賴國際聯盟的好夢可以醒了

但是我們的政府還在指靠非戰公約。什麼是非戰公約？該約有下列兩條：

(一) 各締約國，各以其代表之民族的名義，鄭重宣言，不訴諸戰爭，以解決國際糾紛，並在彼此關係間，廢止戰爭以作國家政策的工具。

(二) 各締約國，承認各國一切糾紛或衝突，無論其性質若何，原因若何均當用和平方法解決之。

非戰公約，表面看來，未嘗不冠冕堂皇，然而實際不過是一紙不着實際的空文。第一，

所謂須用『和平方法』解決糾紛，『和平方法』究竟是什麼，該約並無交代。是不是直接談判？斡旋？調停？裁判？和解委員會？強制仲裁？抑非強制仲裁？都沒有提到，那麼所謂『和平方法』不過是一句空話。第二，如果有人不用『和平方法』去解決國際糾紛，仍用戰爭作國家政策的工具，試問有什麼制裁？有什麼機關去制裁？國內社會有警察用武力去制止糾紛，誰犯了罪便捉誰到衙門裏面去，所以秩序能夠維持。試問國際的警察在那裏？武力制裁的機關在那裏？就是有人故意破壞非戰公約，大家也只好望着，所以非戰公約的效力遠遠不如國際聯盟，第三，所謂『廢止戰爭以作國家政策的工具』，並沒有廢止戰爭以作防禦的工具。換句話說，該約文字上所廢止的是『侵略的戰爭』，不是『防禦的戰爭』。但是什麼叫做『侵略的戰爭？』什麼叫做『防禦的戰爭？』那是沒有標準的。就是開始歐戰的德國，也說她是爲自衛而戰，我想世界上決不會有自己承認是侵略人家的國家。這次日本侵佔東北，她也說是出於自衛，並沒有對中國『宣戰』所以沒有破壞非戰公約。一九二八年，俄國進攻中東鐵路，也是一樣說法。試問非戰公約還有什麼價值？若有價值，恐怕大家以後都是用『

戰而不宣』的辦法，及自衛的名義，

美國國務卿史汀生談話：『此次日本行動，尙無違背非戰公約之處，故簽字國家尙不能據此發言云云。』可見我們訴諸非戰公約，毫無用處。然而我們被學生歐傷的外交部長，在九月廿四日還向新聞記者說：『現在此事，既提出國聯，應視國聯及非戰公約各國進行如何。……故此案祇有靜聽國聯辦理。』國際聯盟結果如彼，非戰公約結果如此，這是『倚賴外交』應得的教訓！我們不應該怨天，不應該尤人，應該怪自己奴性太深！

因爲政府只希望國際第三者出來干涉，不知自救；因爲中央『深信公理尙未泯滅，強權必受裁判；』所以一則曰『必須堅定沉着；』再則曰『加倍刻苦』所謂『沉着，』所謂『刻苦』，即是不願有民氣的表現。因爲我們的領袖『相信凡國際聯盟之參加國及非戰公約之簽字國，對於日本破壞條約之暴行，必有適當的裁判』所以一則曰『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之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再則曰『此時務須民衆服從政府，尊重紀律，勿做軌外之妄動。』所謂『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即完全倚賴外人的

態度，所謂『勿做軌外之妄動，』即是叫人民取不抵抗主義。『鎮靜』其名，『待斃』其實，我真不知當局是何居心？

怕民衆運動監督外交嗎？那麼國事到了這種地步，國民實在不能不問，不問，即是放棄國民應盡的天職。站在國民的立場，我們不管是『革命的』政府也好，「不革命的」政府也好，如果政府做的事不錯，我們自然應該贊助；政府做的事不對，我們自然應該批評。這就是監督的意思，這也就是做公民的責任。孫中山先生以前對於北京政府的外交，時常勉勵國民去監督，那麼我們現在起來監督南京政府，當然不是違背總理的遺教。

怕民衆運動有反政府的趨向嗎？若政府事事公開，不違反民意，全國民衆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同心協力擁護之不暇，稍有天良，何敢與政府爲難？試看現在全國各界，莫不主張一致對外。所不能一致對外者，倒不是我們一班國民，乃是一班領袖同志，所反政府者，也不是我們一班國民，乃是一班真實同志。可知我們一班國民沒有什麼不一致，沒有什麼不統一，更沒有什麼反對政府。更可知我們的愛國運動，是完全激於天良，此心無他。若政府一



而要國民『鎮靜』，一面預備斷送國權，將來喪權辱國，羣情憤慨，相激相盪，其禍更不知伊於胡底！

怕反動份子利用機會嗎？則愛國爲國民天職，人人有參加義務，只要其不出範圍，又何必因噎廢食。否則，過事壓迫，民情鬱結，反動份子，倒易利用。其危險當數百倍於公開自由的運動。現在政府當局只知防範愛國運動，不知防範賣國運動；只知怕反動份子利用愛國，不知怕反動份子利用賣國。這於自己的地位多麼危險啊。

時至今日，國家以人民的血汗，養兵數百萬，只能用於同室操戈，而不能用於對外作戰；只能用於壓迫人民，而不能用於反抗日本。天下痛心之事，孰有過於此者？據日本政府宣言，此次日軍進佔滿洲，總共不過一萬四百人，而中國在滿軍隊，則有二十萬之衆，以二十餘倍之軍隊，竟至毫無抵抗。被槍殺，被繳械，懦弱醜態，暴露無餘。東省當局負有捍衛國土的責任，不待中央的訓令，竟下令取『無抵抗主義』。在昔帝王時代，官吏還知以身殉國，到了今日『黨國』時代；一國副座例以『無抵抗』三字斷送滿洲。上者如此，無怪這次

殉難的某旅長，還是從跳舞場中出來偶然被殺。天下奇辱大恥，還有甚於此者嗎？

回思鴉片之戰，英法聯軍之戰，中法之戰，中日之戰，八國聯軍之戰，我們雖戰戰俱敗，但是我們還有應戰的勇氣。丁汝昌到了北洋艦隊實在無可為的時候，還知以身報國。到了今日，不料服膺三民主義的武裝同志，擁了數百萬大軍，只知勇於私鬥，而不知指戈向外。人心至此，還不讓民氣充分自由表示出來，那麼請問政府當局，何所恃而不恐？

(五)

抗議沒有效力，訴諸國際聯盟沒有結果，訴諸非戰公約無人理會，國際上沒有第三者出來援助我們。事到如今，不是我們對政府發牢騷的時候，更不是我們鬧黨見的時候。我們現在應該以國家的利益為前提，找出根本有效的政策，來反抗狼心狗胆的日本。我痛定思痛，我毫無偏見，我敢負責大聲疾呼下列兩事於我全國同胞之前。

對外準備殊死戰爭，與日拚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

對內取消一黨專政，集中全國人才，組織國防政府。

我爲什麼主張準備對日宣戰？有下列理由：

(一) 我認爲這次對日，到了這種實偏處此的環境底下，只有兩路可走：一是接受日本的條件，是爲屈服，是爲賣國，是爲亡國；一是拒絕日本的條件，便非準備對日戰爭不可，除此以外別無他路。國際聯盟不能積極干涉，非戰公約不能給我保護。如果不願任人宰割，只有與日拚命。事無兩全，義無兩可。日本『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我們『欲保存中國，必先奪回滿蒙。』怎樣奪回滿蒙？事實擺在我們眼前非用武力不可。滿蒙已在日本掌握之中，不戰已失去滿蒙；就是戰也不過失去滿蒙。與其毫無抵抗的斷送，不如痛痛快快的給她割去。何況戰爭的結果，不一定是我們失敗。我們爲奪回滿洲不能不戰，我們爲保存中國本部，更不能不戰。

(二) 我認爲內戰不如外戰，同室操戈不如一致禦侮。若是我們不乘此機會，化除黨見，同仇敵愾，與日拚命，三數月後，事過境遷，黨派爭權爭利，又將廝殺起來。證諸往事，歷歷可數。國家養兵原爲衛國。現在國家已被人侵佔，此時不用，更待何時？

(三) 我認爲與日戰爭，可以促成國家統一。凡是四分五裂的國家，往往利用對外戰爭的機會，團結全國國民，消滅一切內亂，同仇敵愾。一致對外。勝固可以馬上實現統一，敗也可種下統一的基礎。我們知道，普魯士的統一德意志，不能不歸功於三次對外戰爭。第一，爲一八六四年對丹麥之戰；第二，爲一八六六年對奧國之戰，第三，爲一八七〇年對法國之戰。我們也知道，撒丁尼亞的統一大利，也經過兩次對外戰爭，第一，是一八五六年，加入英法對俄之戰；第二，是一八五九年是聯法對奧之戰。就是土耳其的復興，也是一九二一年對希臘戰爭的結果。現在我們中國，名義上雖有一個中央政府，而事實上兩廣已經獨立，其餘各省也等於割據。我們若能對日宣戰，則大家爲愛國心所激動，全國國民所逼迫，當可犧牲一切意見，拋棄個人地位，把軍隊統一起來，與日周旋。假使僥倖而勝，國家統一，當然不成問題。即使完全失敗，全國國民更加會團結起來，以推翻日本的壓迫，再不會在亡國情形之下，自相殘殺。

(四) 我認爲與日本作戰，我們固然勢在必敗，須受極大犧牲；但我們若能與日本拚命

到底，則日本也須受極大損失。我們知道現在日本經濟已有危機，政治又是寡頭，戰爭若遷延過久，社會必起革命。一九一四年的德國，較之今日的日本，富強何啻數倍；但困戰四年，民怨沸騰；結果革命爆發之日，便是軍事潰敗之時。

(五) 我認爲與日本死戰，才能引起國際干涉，外人同情。若像現在日本進一步，我們退二步，毫無抵抗，自然談不上戰爭。戰爭是要兩方面發生衝突的。現在沒有衝突，當然沒有戰爭，也當然沒有破壞世界的和平。國際上第三者，就是想要出來干涉，也不便干涉；也無從干涉。況且西洋人素來是看不起奴隸成性，倚賴人家的懦夫。所謂『公理』，所謂『正義』，在他們心目中，不是對這種人講的。所以如果我們自己不起來反抗，外人決不會與我們表示同情。在日本方面自然願意把『大事化小』，看做『地方問題』以避國際的干涉。在我們方面，應該把這事擴大，變成國際上的重大問題，使列強共同加入干涉。但如何能擴大範圍，便非與日本戰爭不可。只有與日本戰爭，才有危害各國商業，與世界和平；也只有危害各國商業與世界和平，才能使各國感到切身的利害，纔來積極干涉。我們被壓迫到這種地

步·還有什麼顧慮，還怕什麼損失。我要大聲疾呼，告訴大家：我們唯一的出路，現在只有與日本拚命！我們現在唯一的損失，只有日人加在我們身上的足練手鏢！

(六) 我認爲與日戰爭，即使完全失敗，在遠久看來，仍是成功。因爲這種反抗的精神，不但可以寒帝國主義者之胆，並且可以激起犧牲奮鬥的精神，急公好義的美德，而爲整個民族復興的基礎。一千九百年義和團之亂，雖是一種盲目的排外運動；但自是以後，外人瓜分中國的觀念，不能不稍爲斂跡。並且中國社會到了這種黑暗地步，沒有絕大的刺激，不會覺悟，沒有絕大的犧牲，不會驚醒。我們現在應利用對戰爭的機會，來洗除自私自利的觀念，排去猜疑陰謀的心理，打破倚賴怯懦的性質，喚起民族的精神，團結全民的意志。我們今日對日戰爭，乃自衛之戰，死裏求生之戰。戰而後能蘇已死的人心，戰而後能振已頹的民氣，戰而後能恢復將滅的民族精神。戰雖必敗，必喪師，必失地，必流血，必受極大的慘痛。然我民族精神，得賴以不死，我中華民國終不至於滅亡。

(七) 我認爲爭民族的人格起見，也非與日本死戰不可。一個個人，須有廉恥，才能齒

於人類。一個民族，須有廉恥，才有顏立於世界。現在日本佔領我土地，殺戮我人民，搗毀我財產，以奴隸待我，以犬馬視我，我們如果沒有絲毫抵抗，只知苟且偷安，那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事。這種民族，亡絕滅絕，有何足惜。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比利時何嘗不知敵不過德國；然而因為要保守中立的地位，國家的尊嚴，國民的人格，不惜與德國肉血相搏，犧牲一切，在所不顧；雖被德國暫時征服，仍佔最後勝利。這種忠烈的國民，將永為人類敬佩；這種反抗的精神，將永為公理的保障。今日本的實力，遠不如德國，而我們的實力，又超過於比利時。比利時為一借路問題，尚且不惜拚命；現在我們為全個東北問題，還不敢與日本開戰。這種懦弱民族，試問有何面目生存於今日的世界？

『士可殺，不可辱；』『國可破，不可屈。』我們為爭民族的人格，人類的尊嚴，決不可拿『鎮靜』來掩飾『怯懦』。更不可拿『忍耐』來苟延殘喘。我們現在應該『殺身成仁』。我們現在應該『舍生取義』我們愛和平，我們更愛正義，但是我們決不怕強權。那才是偉大民族的偉大精神！

(八)我認爲與日戰爭，可以保存國民黨的領袖地位。國民黨的勢力，自癸丑革命以後，因爲袁世凱的壓迫，一蹶不振。其所以復興起來，把北洋軍閥打倒，取得政權，不能不說由於在五卅，五卅兩種愛國運動裏面，國民黨能站在民衆前面，與帝國主義作英勇的奮鬥。若這次日本空前的侵略，國民黨大權在手，沒有堅決的表示，甚至於壓迫救國運動，那麼『水可載舟，水可覆舟』，國民黨終必被人打倒無疑。

這是我的主戰論。此而決定，我們才能談到『準備』的重要方針。

第一，我們要『停止一切內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我們現在要不許耗費一粒子彈，去對付同胞。我們要把我們的槍，砲，大刀的目標，一齊指向我們的敵人。如今南京與廣東的和議有告成的希望，便是國民黨團結起來的好現象。如今共產黨有停止暴動，一致對外的消息，更是全國國民團結起來的福音。我們現在應該拋開黨派的立場，大家以國家的利益爲前提來奮鬥。這是我們痛哭流淚懺悔的機會，這是我們舉國一致合作的機會。國民黨當局諸公代理我四萬萬同胞處理國政，若以三四个老同志的糾紛，而繼續內亂，而延長



外侮，而斷送國家。試問於心何忍？我國民本統一，我當局不統一。我當局不統一，我國民必促其和平統一。惟有統一的國家與統一的政府，才能一致對外，一致禦侮。

第二，我們要全民軍事訓練。大學生同然要趕快受軍事教育，其他各階級也須受軍事教育。全國民衆武裝起來，須使於最短時間以內，辦到工人一出工廠，商人一出店門，學生一出學校，便可直接跑去疆場效命。人人是兵；個個是兵，以四萬萬的民族，對六千萬的日人，那裏沒有辦法？

第三，我們要集中兵力財力。把所有個人的軍隊，變成國家的軍隊，不許分什麼奉軍，粵軍等等名目，都直接歸中央政府指揮。至於經濟，則消極方面，須根本剷除貪污；積極方面必須把全國經濟力量，全盤計算，定出一個戰時財政的計畫。

第四，我們要確定外交方針。積極方面，第一須以對日爲標準，去聯絡列強，打倒這個第二德意志帝國；第二，須與日本斷絕國交，以表示我們不甘屈服的堅決態度。消極方面，第一，我們要反對地方交涉，謹防張學良爲保存私人地位，犧牲一切利權；第二，我們要反

對滿蒙的獨立運動，打破日人吞併的陰謀。

凡此種種大政方針，能否上下一致，萬衆一心，去努力實現，還看第二個根本主張，能否辦到。即是

『對內取消一黨專政，集中全國人才，組織國防政府。』

據九月廿五日報載立法監察兩院聯席會議，通過『徵集全國人才，組織賢能政府，』可見政府當局，也有覺悟。但是如何可以『徵集全國人才』，如何可以『組織賢能政府』，便不能不進一步取消一黨專政。有了一黨專政，黨政人才便難與國民黨合作，便無法集中全國人才，便無從實現賢能政府。兩院委員諸公，想明知之，特不敢言耳。我們謹以下列理由，貢獻於國民黨之前，知我罪我，在所不顧。

(一)取消一黨專政，可以伸張民氣。今日中國民氣銷沉已極，回顧五四，五卅，相去不知幾千萬倍。推其原因，一黨專政，不能不負責任。在一黨專政之下，問其名曰民國，究其實曰黨國，所謂黨國，即是黨的國家，而非人民的國家，人民對於國事既無權過問，當然對

於國家觀念也就日形淡薄。大家以爲國家爲黨所有，一切國事有黨負責，我們小民儘可得過且過。就是有少數急公好義的愛國志士，也因言論行動，不能自由；稍有動作，不是被認爲『反動』，便被指爲『反革命』。干涉拘捕，無微不至。在這種空氣之下，當然只有官辦的民衆運動，沒有動自民衆的運動。黨部監視，名爲『指導』；政府箝制，名爲『鎮靜』。國民攝於威，人心變成麻木，國事如此，民氣如此，尚可問乎？

(二) 取消一黨專政，可以團結全國國民。在一黨專政之下，黨高於國，國屬於黨，黨員構成統治階級，國民構成被治奴隸。一班國民，平常既無參加國事的權利，今遇這種外交問題，若仍不開放黨禁，使其參加政治，而欲其與國民黨合作，萬衆一心，以聽政府的指揮，在理論上講不過去，現實上也不可能。於是一班國民，不是趨於消極，不管國事；即是趨於反動，與政府爲難。兩者都非『黨國』之福。

(三) 取消一黨專政，可以集中全國人才。今日國民黨人才不足，當局諸公已揚言不諱以現今國民黨的力量，對付內政，還不能令人滿意；以之單獨對付這次日本侵略，當然只有

失敗。英國勞工黨政府，因經濟問題的嚴重，還犧牲自己的地位，而與保守自由兩黨組織國家緊急政府。今日日本佔領東北，較之英國經濟問題，其嚴重不知幾千萬萬。時至今日，若還不開放黨禁，集中人才，那末褚民誼先生所謂：『以黨亡國』之禍，恐怕『雖不中不遠矣。』

(四) 取消一黨專政，可以減輕國民黨的責任。此次對口外交，責任何等重大。國家的前途，民族的生死，與夫東北的存亡，都在此一舉。若國民黨仍不讓國民共參國政，還要繼續包辦下去，如李烈鈞先生等所言『國體號稱共和，政治無殊專制，……刑戮在口，爵賞由心，人民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等自由權利奪以盡，報紙輿論束縛無遺。』

那麼萬一外交失敗，則『以黨亡國』之罪，萬無逃於全國國民之口。

(五) 取消一黨專政，對外才能理直氣壯。若國民黨在國內形成一特殊階級，把持政權，不肯放鬆，以自己爲刀俎，以人民爲魚肉，強權就是公理，武力就是法律，試問這種統治與日本的壓迫，除了國界以外，有多少分別？站在做人的立場，試問做國內的奴隸，與做國外的奴隸，又有多少分別？我們要向國際要求公理，我們自己要先講公理。我們要向國際

呼籲正義，我們自己要先講正義。我們要向國際祈求人道，我們自己要先講人道。現在當局諸公，只知委曲求全，謀南京與廣東兩方同志的合作，心目中好像絕對沒有看見我們一班國民的存在。黨內僅可以相爭相打，國民連言論也失掉自由。我爲公理，正義，人道起見，也不能不致鄭重的抗議。

顧維鈞先生在北平對記者說『現在有何黨之可言。』是痛心的話，也是一針見血的話。須知就是在西洋黨治最嚴的國家，一遇國家緊急問題發生，莫不犧牲黨見，集中全國人才，一致對外。一八七〇年，普兵進逼巴黎，法國乃有國民會議的召集，網羅各黨，同舟共濟。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英法都馬上成立混合政府，集中各黨人才，以與意德志戰。今我國除非願意俯首聽日人的宰割則已；如欲同心同德。羣策羣力，準備與日本作殊死戰爭，則對內非取消一黨專政，集中全國全人才，組織國防政府不可，換句話說，也就是李烈鈞先生等九月二十日通電所言，『全國同胞，咸參國事，庶能集天下智能，應茲鉅艱』。

時至今日，國民黨當政諸公，須知『取消訓政，取消黨治，已喧騰一般人之口，而一

般智識階級，與夫社會中堅分子，接近民衆者，對於政府目笑腹腩，已成爲公開之祕密。』  
我國民黨同志『其知之否耶？』（見十月九日申報鄭洪年致載季陶電）。

附註 至於取消一黨專政以後如何組織國防政府，我想等國民黨對於這種呼聲，有接受的表示後，當作長文討論。不過現在政府馬上應該決定的：（一）開放言論自由，使一班國民能起來督察當局，不至於逼上梁山，去做反政府的革命運動。（二）解放民衆運動，使全國一盤散沙的人民，能在最短期內自由組織起來，做外交的後盾。

## 我們主張對日作戰的理由

陳啓天

自日本以武力佔領我東北以來，我們反對乞憐國際聯盟，因為國際聯盟早經破產了；我們反對乞憐美國，因為中國自己不抵抗日本，美國決不肯替中國抵抗日本；我們反對乞憐俄國，因為俄國已與日本有了默契平分南北滿洲及內外蒙古，更決不肯替中國抵抗日本。在此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惟一可靠的辦法，只有自救；惟一自救的辦法，只有實行抵抗主義，積極對日作戰。

我們主張對日作戰，不是高調，也不是兒戲，更不是衝動。而是確切認定：中國要起死回生只有對日作戰；中國人要堂堂正正活在世上，不被人看做亡國奴也只有對日作戰；中國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實現東亞和平，更只有對日作戰。中國對日作戰，無論軍事的敗勝如何，總是利多害少。不戰，只是坐待亡國，決無法解救目前的國難；戰，反可以使敵人處於困境，同時可以創造中國的新生命。

我們何以說對日作戰，可使中國起死回生呢？這裏面的理由非常充足，待我們分別說來。

### 第一對日作戰才可以保全國家領土

日本侵略中國由來已久，而且野心甚大，有進無已，決不僅以取得南滿爲滿足。只要看看日本田中內閣所謂「對滿蒙積極政策」奏稿，便十二分令人驚心動魄。該奏稿上說：

「按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等，皆既實現；惟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便征服支那全土，使異服之南洋及亞細亞洲全帶，無不畏我服我而仰我之鼻息云云之大業，尙未實現，此真臣等之罪也。」

「所謂滿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廣袤七萬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萬人，較我日本帝國國土大逾三倍。其人口祇有我國三分之一。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農鐵森林等物之豐，當世無其匹敵。我國因欲開拓其富源，以培養帝國恆久之榮華，特設南滿鐵道會社，藉日支共存共榮之美名，而投資於其地之鐵道，海運，礦山，森林，鋼



鐵，農業，畜產等業，達四億四千餘萬元，此誠我國企業中最雄大之組織也。若夫付滿鐵公司以外交，警察，及一般之政權，使其發揮帝國主義，形成特殊社會，無異朝鮮統監之第二，即可知我對滿蒙之權利及特益鉅大矣。」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民政黨所主張以貿易主義向滿蒙直進云云者，不啻自殺政策也。攷我國之現勢及將來，爲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須以積極的對滿蒙強取權利爲主義，以權利而培養貿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業之發達，亦可避歐勢東漸，策之優，計之善，莫過於此。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到手，則以滿蒙爲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支那四百餘洲；再以滿蒙之權利爲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中小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於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利權，乃其第一大關鍵也。……」

我們看了這個奏稿，便知日本近三十餘年來全國上下都「想滅亡滿蒙以便征服全土。」在田中內閣時代，兩度出兵山東，一度炸死老張，都是實行他的所謂「對滿蒙積極政策」一

不能如願以償，竟至氣憤死了！現任若槻內閣雖與田中黨派不同，仍是繼續進行滿蒙積極政策，所以突然以武力佔領滿洲，中國地方當局以不抵抗主義誤於前，中央當局又以鎮靜政策誤之於後，致滿洲幾於全部淪亡。而狡猾的日本當局既設法引誘中國政府與之直接交涉秘密簽送賣國條約，又設法利用國賊，進行所謂滿蒙獨立運動，以吞併朝鮮的手段吞併滿蒙。在這種情勢之下，運用和平的方法和外交手腕是絕對不能收復滿蒙的。滿蒙失了，中國本部各省尤其是華北各省便立陷於危險的境地；勢必全國不保，我中國四萬萬人民到那裏去生存呢？田中所謂「滅亡滿蒙，以便征服支那全土，」不是明明白白告訴我們嗎？如果日本此時侵略滿蒙，毫不抵抗，任其取去，他日日本「又以滿蒙爲根據」侵略華北，侵略長江流域，侵略華南，也不抵抗，任其取去，試問中國雖大，還能剩下什麼地方呢？在日本以爲「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在中國則須認定欲保全本部，必先收復滿蒙；欲收復滿蒙，必須實行抵抗，對日作戰。縱然戰敗，其結果也不過失去滿蒙，況作戰未必失去滿蒙，不戰即已失去滿蒙呢？爲保全滿蒙固須作戰，爲保全本部，尤須作戰。這是我們主張對日作戰的第一種

理由。

### 第二對日作戰才可以改造民族精神

一個國家要求生存在近代國際競爭極其劇烈的時候，不但要有科學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鬥爭的民族精神。沒有科學的物質文明固不能生存於現代世界，沒有鬥爭的民族精神也不能生存於現代世界。中國缺乏科學的物質文明已有人極力提倡了；中國缺乏鬥爭的民族精神，却少有人注意培養，難怪中國歷來對外交涉無一次不失敗，而現在橫暴的日本竟敢以武力佔領滿洲了。日本何以不敢以武力佔領中東路，更不敢以武力佔領海參威，不僅由於俄國民族有鬥爭的工具——科學武器，同時還由於俄國民族有鬥爭的精神。有了鬥爭的民族精神，然後可以運用鬥爭的科學工具。沒有鬥爭的民族精神，縱有鬥爭的科學工具，不但不能制人，並且不能自衛。此次東三省有全國第一的兵工廠，全國第一的飛機，全國第一的鐵路，同時還有廿萬大軍而不能抵抗一萬四千的日軍，豈能說是完全缺乏鬥爭的科學武器？無乃缺乏鬥爭的民族精神而已。

中國固有的民族精神，墮落到現在，已經成爲卑劣無恥，荒謬絕倫的奴隸性。見強權卽屈服，同時又乞憐於強權。政府對列強的態度是如此，人民對列強的態度也是如此，從不想法積極反抗強權，而猶美其名曰「和平」，「禮讓」，「無抵抗主義」，「鎮靜」，「忍辱負重」。甲午以來，中國對外的交涉多半是如此屈服於強權，同時又乞憐於強權，以求苟延殘喘，而以此次對付滿洲問題所表現的奴隸性到了極地。自己有兵，甯肯投降，不肯抵抗。自己不敢反抗日本，只是乞憐國聯，美國甚至俄國來干涉日本。這好比是一個奴隸對於主人的壓迫不敢不服從，只是希望上天降災於主人來爲奴隸打抱不平，天下那有這樣便宜的事體？雖然偶有反抗強權的言論和行動，多是五分鐘的熱血，有始無終，很少堅持到底，繼續不怠的。此次日本強佔滿洲是與「廿一條要求」一貫的行動，然而我國人到現在還有幾個人真正記得「五九」國恥？日本繼續不斷的向中國進攻，而中國只有五分鐘熱血，事過境遷，竟完全忘記了。像這樣沒有鬥爭精神的民族，如何能夠生存於世界呢？從今以後，我們要認定：奴隸是夠不上一個做人的資格，奴隸性的民族精神也夠不上一個立國的條件。和平不能

一律算做美德。無抵抗不配叫做主義。五分鐘的熱血，也是可恥的衝動。我們要保護我們的國家，必須打倒所謂無抵抗主義，創造鬥爭的民族精神。如何而後可以創造鬥爭的民族精神？自然，他的方法很多，但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方法，要算對外作戰。

對外作戰，是創造鬥爭的民族精神之最好方法，在近代歷史上有極顯明的證據。德國的民族精神是從普奧與普法兩次戰爭創造出來。法國的民族精神是從普法戰爭創造出來。日本的民族精神是從中日與日俄兩次戰爭創造出來。美國的民族精神是從對英獨立戰爭創造出來。土爾其的民族精神是從希土戰爭創造出來。這許多例子雖然多屬於勝利的對外戰爭，然失敗的對外戰爭也同樣可以創造鬥爭的民族精神，普法戰爭以後大戰以前的法國就是一個例子。德國經大戰慘敗以後，最近又漸次復興起來，重新取得國際的地位，又是一個例子。

對外戰爭，何以能夠創造鬥爭的民族精神呢？因為對外戰爭，勝利是全國人民的勝利，失敗是全國人民的失敗，容易得到舉國一致的精神。在未戰以前，全國人民都存有勝敗榮辱生死利害的共同關係，必須一致磨勵以進。在正戰之中，全國人民更存勝敗榮辱生死利害的

共同關係，必須一致殺敵致果。在既戰以後，如結果勝利，便可使全國人民一致前進，欣欣向榮；如結果失敗也可使全國人民臥薪嘗胆，雪恥報仇。所以可以說，對外作戰是一種最好的國民教育，同時就是創造鬥爭的民族精神之最要方法。

對外作戰可以創造鬥爭的民族精神，既在歷史上有了明效大驗，那末，中國要創造鬥爭的民族精神以求生存於世界，也非對外作戰不可。不幸中國自甲午中日戰爭失敗以後到現在將近四十年，還不敢對外言戰；自甘暴棄，甚至不樂對外言戰，夢想大同，以致外侮一天利害一天，簡直有全部滅亡的危險。我們如果不願取消我們的國家，並且取消我們的生命，便應該趁此時與日本拚一死命，以改造民族精神。與其不戰而投降，毋甯作戰而失敗。不戰而投降，不但損失國家的威嚴和個人的人格，並且民族精神無從改造，子子孫孫永遠墮在地獄無法翻身，而猶以苟且偷生，自爲得計。朝鮮就是一個前例。作戰而失敗，或許國家受的危險更大，人民吃的痛苦更多。但危險正足以喚醒人心，痛苦正足以振作民氣，中國仍有復興的一日。我們不是因爲有勝利的把握，主張對日作戰，乃是因爲對日作戰中的危險和戰敗的

痛苦，可以打破偷安的心理，改造民族的精神，以現在的失敗，換得將來的勝利，使中國不致爲朝鮮第二。這是我們的主張對日作戰的第二種理由。

### 第三對日作戰才可以消弭國內戰爭

近廿年來，國內戰爭，層出不窮，而尤以最近四五年爲最頻繁。凡有軍權的人，以爲中國非用武力不能統一，而其結果竟愈用武力愈不能統一，反內而助長共禍，外而引起日禍，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境，連國家的獨立也喪失了。唉，到現在也應該覺悟了罷！二十年來的教訓，足夠證明武力不能統一中國。段祺瑞因武力統一失敗了，吳佩孚因全力統一失敗了，現在做武力統一迷夢的人們，也可斷定相繼必歸於失敗。何以中國不能用武力統一起來？我們曾考究他的基本原因全在於：

凡欲實行武力統一的人們，均以個人，或黨派，或地方做基本立場，而不是國家做基本立場。於是只要有了一點武力，這個人想統一，那個人也想統一；這個黨派想統一，那個黨派也想統一，這個地方想統一，那個地方想統一，打去打來，廝殺不休，結果還是一個不

統一。凡是一個稍有勢力的軍人，都以他所統率的軍隊做個人的工具，稍為好一點，也不過假借黨派或地方的名義，而實際上隊仍是他個人的工具。像這軍樣的軍人，像這樣軍人的武力統一，在一方面既不能掃平一切異己，異黨以及異鄉而使其無力抵抗，甘心屈服；在另一方面，即他的心腹，同黨以及同鄉，在勢力稍為漲大的時候，也不願再做他個人的工具，開始分裂出來，另做他個人武力統一的迷夢。從前直系和皖系的分裂，最近國民黨內的分裂，都可用這種基本原因去解釋。由此可知任何個人，任何黨派，任何地方，欲貫徹武力統一的主張，都是絕對不可能之事。

然而中國又需要統一，更需要從速的統一，如何才能做到呢？我們以為只有對外作戰，尤其是在此時對日作戰才能實現統一。錯過了這個時候，恐怕永遠不會統一，恐反因內亂不息，不亡於日本，即亡於俄國了。

何以說對日作戰才能實現統一呢？現在全國輿情，莫不憤恨日本的橫暴，因此有「停止內爭，一致對日」的沉痛呼聲。這是中國的一線生機。我們要抓住這一線生機，使全國上



下，無論有權無權，有力無力，都認定日本是我們的共同敵人。「兄弟鬩牆，外禦其侮」。「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任何人再不要妄想以一個人，一黨派或一地方統一中國。大家一齊放下個人的立場，立地向共同敵人——日本進攻。只要有權有力的人們真正覺悟；國內戰爭只是自相殘殺，結果於個人也毫無益處，立即向日本作戰，比較無權無力的人們，必能犧牲成見，共赴國難。在對日作戰中，因為大家有了共同的利害，可以造成共同的理想；有了共同的理想，可以抑制個別的成見。詳細說來，如果真正對日作戰，可以產生以下三種好結果：

一，在對日作戰中，可以使一般國民打銷個人的和家族的觀念，而產生國家的觀念，不得不共赴國難。

二，在對日作戰中，可以使各種黨派放鬆黨派的利益，而注重國家的利益；決不肯再誤信「黨高於一切」的謬說，只求黨派的成功，不顧國家的失敗。

三，在對日作戰中，可使一切個人的，黨派的或地方的軍隊，通通改造成國家的軍隊，

不肯自相殘殺，招致外侮。

只要一經準備對日作戰，以上三種效果，便可實現幾分；實行對日作戰之中又可實現幾分；至戰爭結局之後，無論勝敗如何，也可實現幾分，足以完成國家的統一。因為戰勝了則一面有武功的主將足以鎮懾全國，不易發生稱兵作亂的事件，一面全國人民也樂於共同增進國家的繁榮，不必稱兵作亂。萬一戰敗了，則作亂有餘制敵不足的濫軍隊，可以從此根本淘汰，而剩下的軍隊及全國上下經此痛鉅創深之後，必更大澈大悟，非共同救國不可。

由上說來，對日作戰實是消弭國內戰爭，完成國家統一的救時法門。現在軍人中似乎已有不少覺悟的，通電抗日，好比雪片飛來。其中以何應欽先生告全國軍人的通電，為最中肯最沉痛，特引錄如下：

本月十八日以來，日本陸軍之在南滿鐵路一帶者，突向我瀋陽襲擊，拘禁我官吏，殺戮我軍民，焚掠我武庫，斷絕我交通，時未旬日，遼吉兩省各要地，幾全被其侵佔。日本海軍，亦同時紛向大沽，煙台、青島，上海等處示威，其橫暴野蠻之情狀，世界無此

先例。日本軍閥，此種喪心病狂之妄舉，固已撕破其文明國家之面具，而我國人受此荒謬絕倫之橫逆，尤不能不五內震驚，毅然奮起也。我中國軍人，丁此非常之變，處此至艱之境，惟有以忍辱負重之苦衷，練剛毅沉着之勁氣，以破斧沉舟之決心，盡保國衛民之天職。應欽受命黨國，忝司軍政，謹掬悃誠，爲同胞內告：日軍閥此次悍然蠢動，不顧國際信義，破壞東亞和平，其所恃者惟在武力。且知我國防未修，匪患未清，水災未平，故敢乘我之危，抵我之隙，以逞其大陸政策之野心。我同胞一方面自應服從政府之指導，靜候國際公道之解決；一方面尤應恪守軍人之天職，妥籌實力自衛之準備。輕敵之心，固不宜有，畏敵之念，尤不可存。須知日本軍隊，本爲徵調而來，服兵役者爲強迫之義務，其生活亦頗優裕，習苦耐戰，終非所長。我國常備陸軍，數逾百師，艱苦卓越，行之有素，吾人上下一心，精誠團結，則東亞大陸，自可馳驅。且勞師襲遠，彼之所難，直壯曲餒，我之所利。我全國同胞，苟不願五千年之文化及吾儕而淪喪，四千萬方里之版圖，及吾儕而滅亡，則自衛自強之責，匪異人任。自今以往，我軍人應痛澈覺

悟，混畛域之見，去門戶之私，戒驕奢之習，絕貪婪之念，廉取予，明賞罰，重學術，勤操練，擐甲執戈，臥薪賞胆，奉民族精神爲懷寶，視國家主義如神聖。侮我者即吾仇，讎，侵我者即吾死敵，愛吾國家，保我疆土，人心不死，國仇可復，使世界中華民國有此之獨立精神，使人類知中華民族有此忠勇之軍隊，國于大地，誰敢吾欺。明恥教戰，必奏沼吳之功，敵國外患，允資復楚之業。凡我袍澤，幸共勉之。軍政部長何應欽，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見南京中央日報）

中國千載一時的好機會，已經擺在眼前，轉瞬就要錯過了。如果負責的軍政當局有決心有誠意爲中國出口氣，便應立即對日作戰，以消弭內戰，完成統一，如果不惜犧牲國家，與日本妥協，我們敢斷定中日妥協尙未成熟，國內戰爭必又勃發，中國將不亡於日本，而亡於內爭了。醒，醒罷！不要再做對內武力統一的迷夢！果真要消弭目前的內爭，完成暫時的統一，只有對日作戰，共赴國難。要消弭將來的內亂，完成永久的統一，也只有對日作戰，共赴國難。錯過了這個時機，不肯對日作戰，便無法使人共赴國難。因爲不肯對日作戰，便

是表明自己不能先赴國難，那能使人與共赴國難呢？不消弭內戰，不能共赴國難。不對日作戰，不能消弭內戰。這是我們主張對日作戰的第三種理由。

#### 第四對日作戰才可以防止國賊賣國

此次日本出兵強佔滿洲，固由他處心積慮，不做不止；也由中國有國賊在事前前去勾引，在事中日本又欲利用國賊簽訂賣國條約，以便和平取得。我們這樣說，不是無的放矢，含血噴人，而是有實憑實據的。當日本未出兵以前，陳友仁代表廣東政府前去日本與其朝野人士接洽，既歸國後，廣東政府即出兵湘南與南京政府爭勝負。不過幾日，日本便將東三省佔領了。因此社會上對於陳友仁赴日的結果有種種謠傳，我們以爲所謂「革命的外交家」或不至此，未敢信以爲真。不料陳友仁致日本幣原首相電文，竟不打自招，有公然賣國的嫌疑。該電原文見申報九月二十六日國內要電。茲引於下，以資佐證。

「邇者鄙人非官式遊貴國，與執事晤談後，謂百年間中日屢有違言，今後宜改弦易轍，捐棄前嫌，講信修睦。鄙人更指出兩國邦交之癥結，端在東三省問題。該問題之解決，苟非

得中國全體人民之裁可，不能發生效力。而行將召集之國民會議，國民黨將提出解決東省問題之各條件，而求其採納，所謂中國全體國民之裁可，鄙人將於此保證之。當時執事答謂，貴國政府決無吞併東三省之意，如必要時，貴國可以聲明承認東三省爲中華民國領土，日本並無破壞中國領土主權之意。又謂貴國在東省權利多由條約所賦與，其後又與貴國參謀部陸軍部各要人，及政友會領袖等談話，從各方得聆貴國對華之政見，並有以使鄙人自慰。不圖今日事實之表現，竟乃大謬不然，名城重鎮，不旋踵間，悉爲貴國軍隊強占，其違法蔑理，雖至萎靡衰頹之民族當之，鮮有不赫然震怒，起而反抗者。廣州政府方戮力實現先總理之對日新政策，而貴國軍隊，忽有此暴行，豈執事曩語鄙人者，將從此翻案歟？是用質問。」

該電中有極可注意的兩事：第一是「行將召集之國民會議，國民黨將提出解決東三省之各條件，而求其採納，所謂中國全體國民之裁可，鄙人將於此保證之。」所謂解決東三省之各條件，自不消說得，是給日本以各種權利。試問國民會議能不能代表國民全體？陳友仁又有何資格或權力能保證國民會議必採納「國民黨所提出解決東三省之各條件」？陳友仁的賣

國本領，真要比從來的外交當局進步了！可以假借國民黨的名義，可以假借國民會議的名義，並且敢於假借國民全體的名義！可惜日本不能等待陳友仁的保證竟行強佔東三省了。第二是所謂「廣州政府正戮力實現先總理之對日新政策。」孫中山先生已經死了六七年，難道在地下定出什麼「對日新政策」來。究竟所謂對日新政策的內容是什麼？既要求全體國民允可，總應該明明白白告訴我全體國民，不然恐怕全體國民未必答應罷！好了，日本已經佔領東三省，用不着廣東政府再戮力，所謂「對日新政策」總算實現了！陳友仁本是中國有數的外交家，今竟倒行逆施如此，實在令人痛心啊！我們想那站在廣州政府方面的人們，也要爲陳友仁可惜罷。

現在日本策動的所謂滿蒙獨立運動，不外利用大大小小的無恥國賊，做日本的走狗，以便掩飾日本的永久占領，或各種實際權利，而欺騙世界。如果不對日作戰，我們有什麼方法打倒那些國賊呢？即令將那些國賊打倒了，而讓任何方面與日本直接交涉，總不免於要賣國。況且負責交涉的當局尚可藉和平解決以鞏固自己的政權，并鎮壓其他方面。其他方面又

以爲與其任你賣國，不如讓我來賣國，而反可以打倒你。大家分途賣國，大家競爭賣國，既遺笑敵人，又喪失國權。天下痛心之事，莫過於此！我們要保全國權，必須打倒國賊；要打倒國賊。必須斷絕國賊賣國的機會；要斷絕國賊賣國的機會，便必須拒絕直接交涉，實行對日作戰。這是我們主張對日作戰的第四種理由。

#### 第五對日作戰可以轉移青年的趨向

青年是一個國家當前的新機，未來的柱石，不但應爲教育者所愛護，也應爲政治家所愛護。不幸中國近六七年來的教育者既多不痛不癢。不黑不白的混飯吃，不知所以愛護青年。而執政者又多翻雲覆雨，倒行逆施的爭權利，反以青年做犧牲，致一般可愛的青年由熱烈而煩悶，由煩悶而走入錯誤的道路。就目前的情形說，除少數奮發有爲的青年外，大多數的青年似乎已經分別走入三種不同的錯誤趨向。那三種不同的錯誤趨向呢？第一是一惡化，第二是腐化，第三是僵化。趨向惡化的青年現象是不顧死活，倒行逆施，以「擁護蘇聯」爲目的，以取得盧布爲手段，以殺人放火爲革命，以列甯主義爲幌子，以自命左派爲光榮。中國的國



情究竟怎樣，中國的國際環境究竟怎樣，這類的青年都不會切實考究，只是迷信盧布，盲目動作。俄國叫他們加入國民黨，他們就加入國民黨；俄國叫他們打倒國民黨，他們就打倒國民黨，俄國叫他們怎樣暴動，他們就怎樣暴動；俄國叫他們怎樣宣傳，他們就怎樣宣傳。彷彿俄國就是他們的祖國，惟命是從；中國成了俄國的工具，毫不顧惜。還要瞎着眼睛，說什麼「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世界弱小民族聯合起來，」「一齊幫助中國革命！現在日本帝國主義不是打到中國境內了嗎？不但日本的無產階級不幫助中國，就是號稱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也與日本帝國主義默契，沒有絲毫動作！至於所謂世界弱小民族，自不消說得，弱小無力，恕不能幫助。由這眼前的實際教訓，惡化的青年也應該有所覺悟罷！

青年的惡化趨向固有害於國家，而腐化的趨向也有害於社會。趨向腐化的青年現象，是醉生夢死，得過且過，以戀愛為神聖，以電影為模範，以跳舞為功課，以時髦為光榮，而不知今世為何世，國難為何事，整天的在那里過墮落的浪漫的生活。他們不一定由於生性甘墮落，而多以政治為腐敗，社會的惡劣，自覺無法挽回，遂自暴自棄，不惜同流合污。但是

遇着國家和社會的生死關頭，他們也能澈底懺悔，努力回頭。現在抗日救國運動中間有從前雖極墮落，現在却變成極奮發的青年，就是一個例子。

至於青年僵化的趨向，就是不肯惡化，也不肯腐化，只是不生不死，不黑不白的追求自己的學問，從事自己的事業，不問其他一切，甚至連他們自己所追求的學問和從事的事業能否有大貢獻於國家也不問。他們以為只要有了學問，能夠做事，便不愁飯吃。因此有人恭維他們是好青年，也有人漫罵他們是涼血動物，他們也都不管。不錯，這類青年雖然太冷，不易鼓動，却比較前兩類的青年好，一經動了，便能切切實實為國家做點事。這次抗日運動中以這類青年為較多，就是一個例子。

現在因日本侵略中國領土侮辱中華民族，以上三類的青年已有轉移趨向的模樣，一致從事抗日救國運動，惡化的不肯再惡化了，腐化的不敢再腐化了，僵化的不忍再僵化了。這好比五四運動是民國八年前後青年界一個轉機，五卅慘案是民國十四年青年界前後一個轉機，現在的抗日救國運動又是目前青年界一個轉機。不過前此每一次轉機，不到二三年，便成落

花流水，不堪回首，甚至樂觀變成悲觀，令人失望到萬分，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們不可因此責備青年的有始無終，更不可板起面孔武斷青年不可教。青年畢竟比較有良心，有熱血，是國家的元氣。站在指導地位的人們如果善用其良心與熱血，必能大有貢獻於國家。現在青年的良心動了，熱血騰了，如有方法使其良心與熱血有所發揮，我們敢相信青年無不樂從的。發揮青年的良心與熱血之最好方法，莫過於對日作戰，使其得有機會爲國犧牲並可以淬厲青年的精神，使其得以持久奮鬥，縱然戰敗，還可使其痛定思痛，不肯再度腐化，甚至惡化下去。萬一不幸政府屈服於日本，絲毫不肯抵抗，則青年對日的感情無從發洩，必轉而設法對付政府，甚至自甘再度惡化腐化而不惜。中國的一線轉機，又將從此斷送了。我們要轉移青年的趨向使其不再惡化，不再腐化，也不再僵化，惟有對日作戰以振導青年的愛國精神，發揮青年的犧牲精神。我們要保持目前青年運動的一線轉機，惟有對日作戰，我們要保持國家的元氣和活氣，也惟有對日作戰。這是我們主張對日作戰的第五種理由。

### 第六對日作戰才可以貫徹經濟絕交

自政府以無恥的不抵抗主義失去東三省後，一般國民痛恨日本的橫暴，以赤手空拳，不能從事武力的抵抗，乃實行「非力武的抵抗」即與日本經濟絕交，以報復日本。不錯，此種經濟的抵抗方法，實弱國抵制強國的一大武器。在印度甘地所謂「非武力抵抗主義」即重在經濟的不合作，已使英國讓步。在中國，過去曾對日實行經濟絕交七次，也使日本受到相當的打擊。第一次對日經濟絕交在光緒三十四年，因日輪辰丸私運軍械而起，第二次在宣統元年，因日本橫索安東而起，第三次在民國四年，因強迫承認廿一條要求而起；第四次在民國八年，因山東問題而起；第五次在民國九年，因爭收回大連旅順而起；第六次在民國十四年，因五卅慘案而起；第七次在民國十七年，因濟南慘案而起。不過每次抵制的範圍未擴大到全國，抵制的時期未延長到一年以上（過去，最長的時期只有四月），致未能予日本以最大的打擊，使認識中國國民之不可侮。這次，我們要十分認定經濟絕交是抵制日本的最好武器；要貫徹經濟絕交，使其範圍擴大，時期延長，足以促起日本內部的革命，必須立即對日作戰。我們何以說經濟絕交是抵制日本的最好武器呢？要確切明瞭其中的理由，必先明瞭中日

經濟的密切關係。要明瞭中日經濟密切關係貿易上加以致察必先從歷年的中日，就歷年來的中日貿易情形說，中國是日本製造品的一大銷場，同時中國又是日本原料品的一大供給地。如果一經澈底的長期的與日本經濟絕交，則日本的製造品失去中國的銷場，即有生產過剩的危機；同時得不着原料的供給，無法再從事生產，於是日本內部必立即呈現經濟大恐慌，而引起政治大革命。

查一九三〇年中日貿易總額爲五四三，七二〇、〇〇〇兩。其中由日本輸入中國的，計價三二七，一六五、〇〇〇兩，佔日本總輸出百分之一六、一；由中國輸入日本的，計價二一六、五五五、〇〇〇兩，佔日本總輸入百分之二五、二。由日本輸入中國的主要商品，是棉貨，糖，棉花，煤，紙，麵粉，魚，棉紗。電氣材料，木林，米，磁器，橡皮及樹膠車輪胎，紡織機器，火材料等。此等商品大都是製造品，在中國國內可以尋得代替品，或轉購他國貨，不必十分仰給於日本。而日本則以貨品不能行銷於中國，不易另獲市場，一切紗廠，糖廠，紙廠，麵粉廠等均不得不停閉。由此可知一個不買日貨的方法，便可制日本的死

命。

由中國輸入日本的主要商品，是豆餅，豆類，棉花，煤，麩皮，生鐵，菜子，鮮蛋，鮮牛羊豬肉，苧麻生黃牛皮，芝麻，鐵礦，棉子餅，棉子，本色棉紗，小麥，豬鬃等。此等商品在日本絕對缺乏，不易取給於他國，必須仰給於我國。僅就煤鐵而論，日本沒有中國的供給，許多工廠便不能生火，一切的一切，都不能生產了！由此可知不賣貨給日本，也可制日本的死命。

日本在中國境內投資設廠製造貨物。已經不少，如果中國人民一律不在日廠作工，日廠也非停閉不可。又日本在中國內河及沿海的航船不少，如果中國人不坐日本船，中國貨不載日本船，則日本的一切輪船公司也非停閉不可。

總之中日的經濟關係。中國依賴日本的程度少。日本依賴中國的程度多。中國與日本經濟絕交，雖不免要吃小虧，而日本却要受致命傷。所以有人說，經濟絕交是抵制刺刀政策的有效武器。況且日本早有了所謂「思想國難」，與「經濟國難」，中國貫徹經濟絕交，即足

以使日本的一思想國難」與「經濟國難」更深刻化，必定深刻化到日本國內經濟完全混亂，政治革命即隨之而起。

原來日本自金解禁後，經濟恐慌，失業增多，無法解決，即所謂經濟國難是。因為經濟上的不安，引起政治上的不安，而有發生政治革命的趨勢，即所謂思想國難是。如果中國貫徹經濟絕交，則經濟國難更要利害，思想國難也更要利害。此乃必然的趨勢，不可避免的。我們不要只担心本國內部有問題，日本內部也有問題，其可担心的程度並不在中國之下。因此我們要忍着吃點小虧，貫徹經濟絕交，以促起日本內部革命。

但是要貫徹經濟絕交，只用和平的方法，決做不到；必須斷絕國交，對日作戰。因為和平的方法，既不易普及，又不易持久。在和平的狀態下，敵愾的情感難得濃厚，已訂的契約無從全完破壞，而奸商還可籍以暗中漁利，名為抵制，實則推銷，有何益處？即如漢洽萍公事的鐵砂，是與日本訂有契約包銷的，不在戰爭狀況之下，何能廢除？所以我們認定目前和平的經濟絕交方法決不能貫徹，生出大效，使敵人寒胆。

我們要促起日本革命，必須貫徹經濟絕交；要貫徹經濟絕交，必須實行對日作戰，使國人對日的感情不得不沸騰，與日本人斷絕一切關係，廢除一切契約，使其普遍到全國，持久到半年，中國縱在軍事上不免暫時失敗，最後的勝利還可得到。這是我們主張對日作戰的第六種理由。

### 第七對日作戰才可以造成國際問題

現在府政當局對於日本，只是一味不抵抗；日軍打到瀋陽，不抵抗；打到吉林，不抵抗；打到錦州，還是不抵抗。甚至日軍有攻打南京的傳說，政府當局便有不抵抗的準備。像這樣節節不抵抗下去，整個中國不完全完了嗎？還有那塊地方可以建立中央政府呢？政府自己負有抵抗暴日的責任而毫不抵抗，只是天天希望國際聯盟和美國來主張公道，實行干涉，這不是等於做夢嗎？國聯和美國只要中國肯和日本直接文涉，和平解決，他們決不會爲中國出力干涉。觀於前次國聯關於中日問題的決議和美國的態度便是一個明證。十月十三日國聯緊急會決議，仍勸中日直接交涉，又是一個明證。我們要認定此次東北問題的最後解決方法



只有兩種：第一種是直接交涉，屈服於日本，聽政府祕密賣國；第二種是國際解決，使日本不得單獨逞強，政府不得祕密賣國。第一種方法，既大不利於國家，應堅決反對，甯可亡國，不可賣國。第二種方法，似乎政府當局也在努力進行，可惜只在外交上求希望，不在軍事上想辦法，最後的結果，恐怕國際還是不會切實干涉。因為列強在中國所注重的是通商與投資，如果直接交涉，和平解決既無妨於其通商，又可投資於滿蒙，何必費心來干涉呢？中國果真要得到國際的切實幫助，抑制日本的野心，惟一有效的方法，是將中日問題造成國際問題，使國際不能不干涉。要將中日問題造成國際問題，惟一有效的方法，只有實行對日作戰。

何以說對日作戰可以造成國際問題呢？要明瞭這種推斷的理由，首先要明瞭中國問題與國際的關係。中國是世界各國的共同市場，同時又是原料供給國。如果中國對日作戰，不但日本的經濟要受致命傷，即其他各國經濟也都要受影響。各國正苦於經濟恐慌，當然不願袖手旁觀；坐受其害。次要明瞭日本在中國的勢力，驟然擴大，列強均勢的局面，即完全破壞。

首先感受威脅的是美國，其次是英國。爲他們自身計，也均不利於中國過於屈服，日本過於伸張。況且美國主盟的九國協會，原意重在制日，美國發起非戰公約也含有制日的用意。中國不與日本作戰，美國對日破壞九國協約和非戰公約的責任，尙可聽日本狡賴，不加干涉。但是中國一用武力抵抗日本，則美國爲維持其在國際地位與信用，其勢不能不出於一戰。美與日的戰爭，重在海軍與空軍，美國早有準備，也可以一戰。至少美國也要用武裝調停使日本不得不讓步。美國轉入戰爭的漩渦以後，其他各國各因本身利害關係必有相繼加入的，甚至有國家還要助日，以構成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不要怕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於中國，因爲日本已先點着火，遲早總是要爆發的。與其等待日俄均已準備完好，再行大戰，不如趁着現在籍國際的力量將日本打下去。俄國如果參戰助日，也可以同時用國際的力量將俄國打下去。自然對日作戰造成世界大戰，中國不免有所犧牲。但是要保持國家的獨立及其在國際上的地位，也必得付以相當的代價，始能取得。不肯犧牲，不肯抵抗，在今後世界是無生存的餘地的。我們再不可以只是坐着指望便宜呵！

由此可知對日作戰，即可造成國際問題。造成國際問題以後，即不難聯合國際的武裝勢力將日本打倒。當歐戰初起時，塞爾維亞即以武力抵抗奧國不肯屈服，雖軍士上不免於慘敗，然結局還是大勝利。這是用武力抵抗強權得着國際幫助的一個前例。中國比塞爾維亞不知大若干倍，難道一點抵抗力沒有，只是跑在國際面前乞憐嗎？乞憐決不能得到國際的切實幫助，只有以鐵血反抗日本，才能牽動國際利害，引起國際干涉，使日本受一大懲創，不敢再欺侮中國。這是我們主張對日作戰的第七種理由。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日本早經與中國作戰了！現在已經實行對中國作戰了！並且已經佔領東北，又在長江流域示威了！現在我們眼前的對日方略，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主和——實行所謂不抵抗主義，運用外交手段，乞憐國際，最後直接交涉，和平解決，出賣滿蒙甚至出賣全國。如果全國人民甘願做亡國奴，並且容許政府當賣國賊，那就沒有話說，人民只配做亡國奴，政府只配做賣國賊！又一條路是主戰。主戰的理由如以上所說！第一可以保

全國家領土，抑制日本侵略；第二可以改造民族精神，培養國民意識；第三可以消弭國內戰爭，完成國家統一；第四可以防止國賊賣國，保持中國榮譽，第五矯正青年趨向集中愛國運動；第六可以貫徹經濟絕交，促起日本革命，第七可以造成國際問題，懲創日本橫暴。這條路的理由已十分充足，爲什麼還不對日作戰呢？我們敢大聲疾呼告訴全國人民：主和不是亡國奴的口吻，便是賣國賊的法寶，我們應堅決的反對直接交涉到底！主戰是中國起死回生的救命湯，我們趕快實行對日作戰！

（民聲週報第二三兩期）

# 國民總動員論

上海時事新報館社評

## 綜觀內外大勢

——國民總動員論一——

綜合觀察數日來國內外大勢，不難推想暴日侵凌遼吉問題，將於最近之將來，有更嚴重更悲痛之事實，陳於國民之前，或加於國民之身。若幸而免，亦必須經過相當悠久之時日，始得差強人意之結果。茲無問更嚴重悲痛之事實之踵至，抑有差強人意之結果可期，要非全國人民立即以自動精神，加入總動員以作持續耐久之爭鬥不可。不然，嚴重悲痛之事實，必將使國家民族淪於萬劫不復之境，而可期之差強人意之結果，亦必永為怯弱低能者之幻夢。蓋分析國內外大勢，有最顯見者數點：

一 國民政府對此國難，我人雖深信其決非束手待斃，然事實詔我，所定大計，殆甚迂緩；而迂緩之大計是否必有實效，亦復為莫大之疑問。非菲薄之輕蔑之，彼既未能防患於

未然，又復坐失軍備外交之機宜，至此局勢，詎可以一柱擎天，旋轉乾坤，期諸任何少數人。故今後殊不必注意於主政之爲誰何，國民總得自鼓突破國難之勇氣，自培擔當國難之力量。

一 國難驟作，舉國上智下愚，無不以消弭黨國糾紛，一致抗日爲念。此乃最淺顯之理智，亦最普遍最低度之要求，黨國彥碩應如何立釋前嫌，相抱大哭，犧牲一切，共赴國難。乃事隔旬餘，屢傳停頓，屢傳討價還價之接近。我人雖深信中央國府與廣東集團究非異族，終必在不知什麼條件之下合爲一體。然以此經過，察彼心跡，亦不能不於其愛國愛黨之十分十二分忠誠，打一大折扣。老實說，黨內糾紛可以亡國，僅僅不糾紛亦何嘗必可救國於不亡。故今後殊不必注意於少數人之悲歡離合，國民應自爲抗日救國之中堅。

一 國際盟約與凱洛非戰公約，既不能爲公道爭，又不能與惡魔戰，假意徬徨，而具盡揭。已俯首延頸於公道與惡魔之座前，爲待決之死囚，我人今不暇對此死囚表示同情惋惜或咒罵怨憤，亦未始不樂見彼死囚力自掙扎，死裏逃生，彼登莊嚴寶座，維護公道，粹惡

魔於座前而懲處之。然時至今日而猶復對彼存絲毫依賴希冀僥倖之心，無甯拚一死與之同歸於盡之爲大義昭然。公道公道，將待我國民奮發有爲而生存！

一 頻傳遼吉二省有若干失意軍人官吏，甘爲虎俵，組織所謂獨立政府與地方政府者，雖未證實，難保必無。各國軍法刑法皆有通敵專條，可見我國若有少數忘八，亦非意外。而暴日之必執爲傀儡，予我國以種種難堪，尤爲事所必至，國民對此，既不必祝望莫爲虎俵，而於傷心痛恨之餘，尤應明白少數忘八亦不足亡國。亡國與否，只看大多數國民是否爭氣。

綜觀國內外大勢，知抗日救國，天既絕人以豫逸之機會，惟有全國人民動員，奮爲身臨前線之基本隊伍，殺出重圍，追求活路而已。

(十月一日)

## 惟抗日始可救亡

國內外大勢昨既述之矣。大勢若此，何爲而國民非總動員不可，曰亡國滅種云云，決非聳聽之危辭，不卽總動員，國必亡種必滅也。亡國味况，想象可得。有客自遼甯來者，語記者曰：暴軍控制瀋陽之後，出入民家惟所欲，殺戮無罪狀，取攜不問物主，糧食搜刮垂盡。滿城恐怖，出境無自由；得出境者非以檢查空人之囊橐，卽嗾使鷹犬追而攫之，銀行存款無法提取，取者亦必不旋踵而喪。瀋陽被據而未亡，然瀋陽同胞先全國國民而嘗試亡國滋味矣。國人莫謂國不妨亡，亡國之悲痛如彼；莫謂國不遽亡，亡國之危機蓋有如此者。

日寇併吞朝鮮，志不在朝鮮，國人早見及此，乃不圖自固疆圉，致有此次遼吉之慘變，抑彼貪婪又豈僅此而已。兼併東蒙之謀，事實已甚顯著。北取北滿，南取關內，亦見之田中章。田中奏章未行之於彼有生之日，而今日所搬演者，殆無不依此奏章爲曲本焉。攷之我國歷史，可謂自始未有強鄰。鄰邦崛起，我國輒亡。宋不堪金人之寇，而卒喪其國祚於元；清兵入關，其亡明如摧枯拉朽。猶幸來者之文化落後，智慮麤疎，終得化爲一家，否則滅族矣。迨夫清季，歐藉諸強，莫非我鄰。然俄國以西比利亞與我國蒙古新疆接壤，英國以印度與我西藏



接壤，法國以安南與我雲南接壤，蓋不惟與我中原較遠，交通阻滯，即彼西比利亞印度安南亦均在陸續開發之中，未臻成熟之期。故謀我雖切勢非甚亟。（近年英俄於蒙藏亦急進矣）今若一任暴日在大陸站住穩定之基礎，是我國家民族自有史以來，最逼近最開化最陰狠之強鄰也。不抗主義爲開門揖盜，刃加我頸矣，登堂入奧之有野心狼子，爪扼我吭矣，危機一髮，豈唇亡齒寒所得喻其萬一耶。抑又不見暴日之對俄秋波歟，駐俄日使聲明不侵蘇俄在北滿之特權是何深意；不見蘇俄之食指大動歟，重兵二萬集中滿州里，是何企圖，抑又不見把持國際聯盟之諸國，犧牲公道敵屣盟約。美國政府視非戰公約如具文，其殘忍何異自溺其赤子，謂非暴日之逼送秋波，別有默契，夫誰信之。是以今日之形勢，乃暴日遍埋炸彈於我國之腹地與四周，彼則擲彈以發難。日彈燎原之日，即百彈齊發之時。暴日以瓜分緩敵，用遂鯨吞之謀；各國縱暴日爲禍首，藉享分潤之利。國際外交舞臺之縱橫捭闔，鉤心鬥角，當不外此。姑無問角逐最後之爲瓜分爲鯨吞，亡我國滅我族則一也。國人乎，事誠亟矣，勢誠危矣，顧非不可抗也。日爲禍首，不抗日則禍不單行，抗日則凡百災難，消弭無形，抗日抗日，非異人

任。責難政府無益，責難任何少數人無益，惟全國國民之總動員，始克當此鉅艱。

(十月二日)

## 抗日以抗暴力始

——國民總動員論三——

前昨論之，綜觀國內外大勢，惟抗日可以救國，亦惟全國國民總動員，始足以言抗日，抑抗日從何抗起乎？方面極多，故人人有抗日之機會，人人負抗日之責任，亦即需要全國國民總動員之總因。茲請就抗日之各種目標，分別言之：

### 第一 自抵抗其暴力始

自暴日開衅，無抵抗主義宣傳內外，一若不容搖撼之國策焉。於是有鎗不能殺賊，併不能禦賊，不能捍衛其民，併不能守其土地。無抵抗而至於軍人之鎗械，盡為敵人繳去；無抵抗而至於官吏之衙署印信併及其自身，盡為敵人所俘虜。屏息靜氣，俯首帖耳，以暴日之氣焰雖張，國際的干涉立至。嗚呼，不輕躁之為老成，今乃不輕躁至并國家疆土，民族生存，

軍人人格，官員天職而犧牲盡淨矣。以應戰爲輕躁，輕躁之惡果，不過戰敗，不過失地，不過流血，而持重之終果，制勝之道安在，遼吉安在，託庇於遼吉之將領官員人民之生命財產安在，關外二十萬械精餉足之大軍又安在耶？雖不戰，損失猶是，更復予世人以深刻之印象曰，此鄙陋無恥，依賴成性，不求自存之劣等民族也。夫國際之冷酷漠視，固自別有其不可告人之懷抱，然平心思之，公道不援我國，誠爲不公道，而依賴成性，不求自存之民族，竟得依賴而倖存，又豈公道耶？成事不說，今後局勢，日暴是否不交還遼吉，乃至我國爲恢復領土主權計，終不得不對日宣戰，猶不可知。顧舉國上下，却非立即準備對日宣戰不可。尤主要者，自今日始，雖未至宣戰之程度，願舉國上下，必須牢記人類有生存權，有自衛權，惟有不自拋棄其自衛權者，始得生存。試看歐戰期內，德意志軍破壞比利時之中立，國都既陷，全國領土盡爲德軍所佔，至遷其國都於異國，當時比國受禍之慘，爲交戰國之最。然而終歐戰期內及歐戰以後，各國所欽仰者，厥爲比國，卒復國土。又加塞爾維亞得奧大利最後通牒，不恤一戰，卒爲南歐大國。向使當日比塞二國，自審力量與德奧懸殊，老成持重，絕

不抵抗，逆來順受，則詎得生存如今日哉。殷鑒不遠，今後國之任何人，應立即準備隨時隨地，抵抗日本之暴力。若日軍在我領土之內，再有類似十餘日來之行動，再發生無理之侵犯，應不顧生死勝敗，盡力周旋。軍隊如此，官吏如此，一兵一卒如此，匹夫乃至老弱婦孺亦莫不如此，此所謂自衛的抵抗，有抵抗暴力之勇、始有抵抗日本一切之可言也。

(十月三日)

## 國際之安排應付

——國民總動員論四——

抗其暴力之外，國際外交亦復待安排應付，此抗日之又一方面也。

以暴日啓覺後之事實觀之，依賴公法公道，依賴國際聯盟，可謂已經絕望，故猶以國際外交爲抗日法門，將何殊痴人說夢。顧亦有不容一筆抹煞者，蓋自國家與政府之職務言之，外交乃主要政務之一，應以繼續不斷的努力以赴之，不容偶然偏廢。故凡可以運用外交之際，宜無不盡量發揮其機能，志求制勝，而所獲實際之功效如何，爲又一問題。况聯盟乃國

際之公器，盟約乃信守之準則。既非少數國家所得而私，又非爲任何一國而立，加盟者於盟約，一面有享受之權利，同時有愛護之責任。依約主張所應享受，謂爲一己私便，固無甯謂爲愛護盟約而主張，故以依賴之精神，求庇於盟約，不惟立國態度不應爾爾，亦且使託命於其組織分子之國聯，喪其生命之源泉。我而放棄，人自取之，我而卑屈，人自主之，明乎此義，則今日以前之國聯，雖爲我國所極不滿意，而今日以後，以迄我國之退出盟約，或國聯之自行瓦解爲止，自有應事努力者在焉。抑外交之作用，周旋壇坫之上，折衝樽俎之間，此政府之事，外交之正面也。我國政府在此暴日佔我國土，侵我國權，破壞我地方行政，蹂躪我生命財產之際，以國聯關係而在日內瓦方面，以非戰公約關係而在華頓盛方面，必有舉措矣，自無疑問。然我人猶應理解各國外交政策之決定，固不盡決於其外交當局方寸之間，既決定復非絕無轉移餘地，而所以轉移之者，又不盡繫乎國際情勢之變換。蓋有一至大至強之力量，實具無上權威，卽國民之意嚮是也。是以訴公道於國聯爲捷徑，而訴公道於世界爲大道，訴諸世界之意義，固願得世界爲聲援，願亦非謂有世界之公道可倚。惟公道本身，自

有訴諸世界之價值，且明昧之辨，端賴人力，混淆黑白之敵，憤公道之不張而忽視國際，卽有以公道之假面具欺國際者，求之已而不求國際可，棄國際以資敵則不可。一出一入，一盈一虛，相去詎可以道里計哉。參加國聯者五十餘國，莫非爲公道爲人類幸福而來，其以不可告人之私而袒護暴日者，究居極少數。少數把持國聯，抹煞公道，以抑我一國，爲彼輩所優爲，然以我國之努力而使數十國曉然於曲直所在，謂少數國家敢以國聯冒天下之大不韙，以自毀其基礎；亦有未必然者。藉曰我國仍不欲有求於各國，或博得世界同情而仍無補實際，然事屬應爲，亦國民所可爲，其爲抗日甚重要之一方面無疑，

## 充實邊地社會

### ——國民總動員論五——

以國民總動員，抗日救國，應自多方面下手，抵抗暴力其一也，在國際之安排應付二也，此二者，雖尤貴於平時之準備，始有美滿之實效；然倉卒爲之，亦有倉卒之價值，成敗

利鈍，置之度外可也。二者之外，以絕對的經濟絕交爲抗日之一法，以補充邊地社會之虛弱爲抗日之又一法。此二者，始於今茲，持之彌堅，則最後之恢復可期也。關於絕對的經濟絕交者，既耳熟能詳，家喻而戶曉，再下細密功夫，自有偉大效驗。茲請申述補充虛弱之說。

政治軍備，務遠務大，國家之生命繫焉。然求根深底固，猶在社會，易辭言之，社會而健全，進可爲積極政策之動力，退可爲消極抵抗之堅壘。彼昨日之悍然不顧以施其暴者，誠發動於其帝國主義，復乘我政治軍備之窳敗。然猶有不可忽者一端，卽彼處心積慮，覬覦滿蒙，自甲午之役以迄今次之強佔遼吉，其間除以國家力量，從事正面之工作外，一面移殖饑民指使浪人，驅策退伍軍士，壓迫朝鮮民族，一面以種種方法獎勵輔掖其實業家及中小工商業者，左提右挈，深入東省，樹立下層基礎，由來甚久，一朝發難，指揮如意。回顧我國政府與民間亦嘗堅壁清野，以與抗衡耶？大凡帝國主義者之對外膨脹，必乘虛凌弱，然後事半功倍。以我國之弱，東省之虛，百病叢生，固有自也。今者暴日在遼吉且以武力強佔矣，若如國聯之意，於本月十四日之前，如期退兵，我人亦可斷言日人在遼吉之潛力，至少無減

於強佔之前。若遷延歲月而退，其潛力必視其所佔之歲月而增，乃至來日我國以實力驅彼軍於域外，其潛力亦未必以其軍退而盡削。驅彼域外既未可遽期，則預防蠶食者猶在遼吉以外，是以武力的周旋，外交的周旋，絕對的經濟絕交之懲創，俱屬抵日方法。然在遼吉被佔之時期以及暴軍撤退之後，以國民之力量，努力在遼吉以及遼吉之四周，使其社會，由虛而實，由弱而強，尤爲切要之圖，此抗日之又一方面也。

(十月七日)

## 個人之極度犧牲

——全國總動員論六——

願全國國民之總動員，尤必以個人之極度犧牲爲惟一信條。良以今日之事，非國恥問題，非局部之國權問題，實爲整個國家民族存亡絕續之關鍵。在此局勢之下，一家一身，根本上絕無保障。無論爲上智爲下愚，爲鉅富爲赤貧，爲健碩壯丁，爲老弱婦孺，爲通都大邑之商民官員，爲水涯山谷之漁夫樵子，日未抗，國未救，則隨時隨地有家破身亡之可能。請看遼甯



豪富之瞬息僅餘子然一身者幾何人，無端死於炮火劍刃者幾何人，莫非前車，堪作殷鑒。惟無保障，何得自珍，不得自珍甯若犧牲。身家性命猶然，况身外一切耶。故爲救國而抗日，爲抗日而饑寒貧苦，爲抗日而饑死寒死勞頓死，飲刃中彈而死，皆應視爲意中事。慷慨從容，爭爲衆先。無個人之利害可計較，無禍福可瞻顧，莫視他人犧牲爲一己犧牲之標準，應以二己犧牲爲衆人犧牲之榜樣。蓋惟各個人甘作極度之犧牲，然後有至偉大至悠久之力量，然後可免個人乃至人人同歸於盡，日始可抗，國始可救，而民族之綿延繁榮，卽犧牲所得之酬報也。

準備極度之犧牲者，非謂不擇時不擇地不擇事不擇手段，拚一家一身，作孤注一擲，便算盡忠報國，便算心安理得也。蓋犧牲所爲者抗日救國，無裨抗日，無裨救國者，雖極度犧牲，小復徒然。亦非謂必待一犧牲而日可抗，國可救者，始慨然犧牲之，蓋以抗日救國工作之艱鉅，詎有以一手一足之勞，一身一家之微，而事功立舉者。亦非謂必待羣策羣力，衆志成城，始值得爲羣衆中之一員，始值得與羣衆作極度之犧牲。蓋我猶人人，人人猶我，不始之我，安望始之羣衆。然則如何，曰捐棄我個人之一切，以整個之心靈軀體精力物力，融

化於抗日救國停業之中，耐饑耐寒果爲抗日救國，飽餐暖衣亦爲抗日救國，工讀爲抗日救國，睡眠亦爲抗日救國，推一己及於燕息之家庭，操作之場所，無不視爲實行抗日救國之出發點。不虛擲一毫一厘之精力物力於無關抗日救國之事，更不任令一絲一忽之精力物力做妨碍抗日救國之事。夫殺敵致果，最簡捷痛快之抗日救國行爲也。國家不徵兵不宣戰，暴日軍隊不更擴大其暴行，則簡捷痛快之機會暫不可得，抑簡捷痛快之事果爲我所不辭，亦復非我所力求。要知到此千難萬難之地步，抗日救國在實際上已無法簡捷，無法痛快，祇有共向此艱難遠大之目標，分從各方面着手，立刻做，立刻走，一步不停，一步不歪，全神貫注，鼓勇邁進，結束全部智力體力物力，并隨時隨地提高智力體力物力，期以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肯犧牲，不懈怠，誰能亡我國，滅我族，誰敢損我髮膚。

(十月八日)

## 抗日救國之事例

——國民總動員論七——

在個人極度犧牲之信條之下，全國國民總動員，向抵抗暴力，國際之安排應付，絕對的經濟絕交，充實邊地社會等四方面，從事於抗日救國，則任何人皆有自効之可能與機會，卽憂憤徬徨之同胞，輒深致疑問於其自身將何自而抗日救國者，均可獲得切實可行之答覆。茲復分別舉若干具體之事例於次：

甲關於抵抗暴力者：

- 一 從軍；
- 二 組織各業之民軍學生軍；
- 三 各級學校之普遍的軍事教育訓練；
- 四 一般民衆之防戰智識（如防毒，消防，軍令，戰時電力燈火，警報遮蔽，窟藏，運輸，保護水道等）；
- 五 看護智識；
- 六 武器之運用與破壞；

七 友敵之識別；

八 援助戰士之方法；

九 體力之鍛鍊；

十 技擊之研究。

## 乙關於國際之安排應付：

一 善用宣傳機會，無論在公開場所，或以私交關係，工商業買賣關係，或偶然湊合，或製造機會，對各國各業各級人士，申述是非；

二 說明我國在東省確已自行切實建設；

三 說明東省與我國生死存亡之關係；

四 說明東省得失與東亞和平之關係；

五 說明東亞和平與世界工商業之關係；

六 說明弱小民族休戚相關；

- 七 說明暴日實現在大陸政策後與世界大勢之關係；
- 八 說明侵略與共產之反應關係；
- 九 說明暴日於併吞朝鮮侵佔遼吉之前後，其言之矛盾與不忠實；
- 十 說明中華民族之生存力與中和性。

丙關於絕對經濟絕交：

- 一 絕對遵行抗日救國會之絕交方案八項（一）不買日貨、不賣日貨、不運日貨、不用日貨，（二）不以原料及一切物品供給日人，（三）不乘日本輪船、不以貨物裝載於日本輪船、不起卸日貨，（四）拒用日本銀行鈔票、提取日本銀行存款、對日本銀行停止收解，（五）不為日本人工作，（六）不雇用日本人，（七）不登載日人及日貨廣告，（八）不接待日人，）；
- 二 對於不遵行上列八項者之勸誠告發及制裁；
- 三 對於遵行上列八項而受何種損失或苦痛者，予以同情及實際之援助；

- 四 日貨代用品之調查研究製造；
  - 五 提倡國貨；
  - 六 節約生活，愛惜物力；
  - 七 提高生產量，低減生產費；
  - 八 研究應用科學；
  - 九 自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家庭教育；
  - 十 開發交通，流轉內地特產；
- 丁關於充實邊地社會者：
- 一 自書本研究邊地；
  - 二 實地考察邊地；
  - 三 往邊地居住；
  - 四 往邊地經商；

- 五 往邊地興工；
  - 六 往邊地墾植農林；
  - 七 往邊地辦教育；
  - 八 投資邊地；
  - 九 間接輔助邊地之百業；
  - 十 接濟邊地之慈善事業及其他各種社會事業。
- 可爲者甯止此，卽此已復爲任何人所得從事其一部。但得全國國民，隨時隨地，念念於個人對於抗日救國所應負之責任，則日不足抗，國事大可爲也。

(十月九日)

# 全國動員與學哲學的人們

張東蓀

自然日本侵略東三省的事情出來以後，我自己總是不能安下心去看書。我自己知道這個最壞的態度。但是像我這樣的人必亦是很多。因此我寫出來一些話和大家討論。

大凡一到要緊的關鍵，漫無主意，只知興奮，並沒有辦法，在個人是一個無用者，在民族是一個下流貨。據有人知道這一次侵略東三省的日本軍團司令官本莊繁在二十年前就學中國話。在中國各地奔走，並且認識中國的要人甚多。可見不僅日本圖謀滿洲的心決於二三十年以前，並且這種人材的預備亦早着手於二十年以前了。我們中國好像一向在那裏睡覺。一旦大禍臨頭好像飛將軍自天而降一樣。真是可恥。所謂國恥的「恥」字應該指此而言。

現在恥已造成了。有人主張宣戰。這件事若能不能而研究，我不免有些懷疑。至於說應不應則不能反對。不過近世的戰爭總須全國動員。所謂全國動員。就是全國的人都直接間接參加戰事。我想中國今天的情形還須把範圍放大。就是須把全國的人都直接間接用其最有



効的力量以對付侵略者。果爾則所謂戰事不過是對付中的一部分事情罷了。這樣則全國動員的需要更大。例如商人在此時開一個國貨工廠，亦可算是動員之一。又如在東三省的鐵路工人大家罷工，亦是動員之一種。

於是我們的問題就是：像我們這樣的研究抽象的最高理論的人如何動員。須知學者是不能參加戰事。如希臘大哲蘇格拉地就身歷三次戰役。此外此次大戰各國的學者喪失其性命亦不少。如德國的拉斯克（Lask）是新康德派的新進重鎮，不幸戰歿了。又如英國的莫珊萊（Moseley）是很有發明的物理學家，亦是死於戰場。可見學者一方面固然知道自己的能力足以在學術上造出貢獻來給於人類，但他方面却亦知道緊要的時候未嘗不可犧牲自己。我們對於拉斯克與莫珊萊這樣的人們，一方面應該佩服其治學精神，同時他方面又不能不佩服其肯犧牲學者的身分來充兵役。

但是我們今天的動員既作廣義的解釋則此種例便不適用。老實說，中國養了這許多兵，一旦開戰還須學生打先鋒，豈非笑話？所以我們的動員還是應該在思想方面努力。曾記得相

傳說黑格爾(Hegel)於法國那破崙征服德國的時候拿了牠的歷史哲學講演稿就逃。費希旦(Fichte)曾報名於義勇兵，以大學教授而効命疆場。好像是費希旦勇而黑格兒怯。但是黑格兒却對人說：『只要我這一部歷史哲學稿不遺失，德國必有復興之希望』。我想這決不是哲學家的妄自尊大。注意於抽象理論的人們至少須有這樣的抱負。那一個人敢說今天的中國不需要一種最高的理論統貫人生宇宙政治經濟社會麼？

(現代思潮第七期)

## 不抵抗與自殺

陳茄玄

倭人此次入寇東北，以數千之衆，一夕之間，盡易三省之職。我疆吏坐擁重兵，不遺一矢，捲甲偃旗，束手待斃，一任其焚掠屠殺，長驅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此真歷史空前絕後之奇事奇聞。叩其所以，則曰我持「不抵抗主義」也。夫文不守土，武不干城，恆舞酣歌，醉生夢死，敵未來不能防，敵已至不能禦，喪師失地不能殉，此爲乾坤何等景象，國家何等紀綱耶？提倡「不抵抗主義」者之言曰我國今日餉竭兵疲，毫無準備，加以統一未成，內亂未息，若逞一時血氣之勇，不比權量力，遽欲與天下莫強之日，對壘作戰，無異驅侏儒以策巨無霸，乃自速滅亡之策，不若絕不抵抗，任其蹂躪，使其罪惡貫盈，以待國際之公斷。嗚呼，此種「老成謀國」之言，用於前此弱而未亡之中國則可，用於目前危而就亡之中國則不可；用以對付尙知公理之強則鄰可，用以對付專逞強權之狡日則不可。自甲午一役以還，我國對日無時不以「不抵抗主義」爲外交政策。國體之屈辱，權利之喪失無論矣，而吾民偷

情怯進頑鈍無恥之劣根性亦與時俱長。凌夷至今，垂四十年，國民人格掃地殆盡，民族精神亦斲喪無餘矣。回憶我當局每次受挫於日，輒言忍辱圖強，誓雪國恥，而其結果則積恥如山，每况愈下。國日以亂，兵日以弱，繼斯道而往，雖期以百年，亦復何濟。今者倭寇已以武力攫取東北，其數十年來併吞中國計劃之第一步既已實現，吾人縱苟延殘喘，偷息中甯，亦終爲倭寇之案上肉而已矣，况日來長江上下及沿海要港，無不佈滿日艦，隨處挑釁，一觸即發，國勢至此，無異已亡，而猶不亟謀正當之抵抗，則直北面長跪隨台彎高麗之後可矣。又何必終日營營，侈言救國耶？夫國之存亡，以民族精神之存亡爲斷，而一時軍事上之勝負無與焉。德意志於五年血戰之餘，兵盡力窮，乃含垢忍辱，與列強訂城下盟，任其宰割支配，然德國人民茹苦含辛，勇氣百倍，內部益以團結，精神益以憤發，故能外得國際無限之同情，內續國家垂絕之命脈。今之謀國者，對內則武力解決，抱絕不妥協之政策，對外則唾面自乾，探絕不抵抗之主義，養成國民勇於私鬪而怯於公戰之惡習。衆志日離，人心日死，民族之精神，摧陷廓清，一蹶再蹶，而不可復振，此而不亡，更將何待。嗚呼，諸公其知之乎，

今日對日自衛之戰，非求勝而戰，乃知其必敗而戰也。蓋戰而後能蘇已死之人心，戰而後能作已頹之民氣，戰而後能恢復將未滅滅之民族精神，戰雖必敗，必喪師，必失地，必流血，至極人世之慘痛，然吾民族精神得賴以不死，吾中華民國終不至於滅亡也。嗚呼，諸公其知之乎，人不自助，天且不助，何況今日鈞心鬥角，競逐權利之列強，豈可恃以仗義執言冒犧牲流血之險爲我柔弱無骨自暴自棄之民族抵抗外侮耶？甘地固革命偉人，然其「非武力抵抗主義」絕非可剿襲而施諸我國者，蓋甘地以亡國遺民，痛心疾首，赤手空拳，毫無憑借，欲抗雷霆之大不列顛，起印度民族於九淵之下，其唯一生路，在於用不合作方法，喚起民族精神與帝國主義奮鬥，豈真不用武力抵抗哉，實無武力之可用也。此種堅苦卓絕之精神，百折不撓之勇氣，可以感天地泣鬼神，其所以能得國際之同情者在此，其所以能開印度人一綫之生機者亦在此。若我今者，國勢雖弱，尙非日本之附庸。人民雖敵，尙非日本之臣奴。軍備雖弛，而全國戰士數逾百萬，世界任何國家無比之多也。每年軍費占國家歲出十分之九，世界任何政府軍費比例無此之巨也。二十年來南征北伐，無日不在鎗林彈雨中，世界任何軍隊

無此悠久之戰地實習也。乃一旦外侮臨頭，便俯首帖耳，未戰先降，以「不抵抗主義」為却寇安邦唯一之妙略，曰吾將本甘地之精神，以求最後勝利也，天下之可笑可憐，甯有過是？吾人縱能靦顏乞憐列強，俟其大發慈悲，為我將伯，獨不慮列強齒冷耶。今日之事，一言以蔽之，不戰而屈，自殺之道也。戰敗而屈，死中求生之道也。戰敗而屈，表示吾人雖乏自衛之能力，而尚有自衛之意志，列強猶可同情於我。不戰而屈，彼列強者將鄙我為無自衛之意志，詈我為無血性之民族。人無意志無血性，尙有何權力立足天壤，世界雖大，又誰復能與之同情哉，是故吾人今日欲得世界同情與列強之援助，不能不先與倭寇決一死戰。欲振民族精神收拾國內一盤散沙之局面，尤不可不先與倭寇決一死戰。當局諸公，苟能乾剛立斷，拿定對日方針，實行自衛之抵抗，則登高一呼，民氣百倍。卜式必為之毀家，終軍必為之請纓，少保必為之飲血，梁玉必為之援桴，此日閩牆兄弟，固必共賦同仇，即當年頑固軍閥，亦將風從敵愾，本血性之真，順自然之勢，一致對外，盡釋前嫌，我政府固無所用其瞻前顧後，畏首畏尾也。「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是殆吾中華民族死中求生之唯一希望乎？語云「國亡

而不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願吾當局三復斯言，願我國民三復斯言！」

# 日本併吞東北陰謀的揭發

薩孟武

——異哉所謂東三省民族自決——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即決定了一種大陸政策。就是要由日本三島渡過朝鮮，侵入東三省，再入蒙古，而後以「居高屋建瓴」之勢，來併吞中國本部的政策。

日本爲要實現這個政策，當然第一步非侵略朝鮮不可。於是遂鼓動朝鮮排華，遂鼓動朝鮮內亂，遂與中國開戰，遂使朝鮮獨立，然其結果，竟然併吞了朝鮮，而使朝鮮變爲日本的領土。

大陸政策第一步既已成功，第二步自然非侵略東三省不可。日本侵略東三省的方法，是用鐵道政策即於南滿一帶敷設鐵道。鐵道敷設之後，更以保護鐵道爲名，獲得鐵道沿線的警察權，使該地變爲日本的勢力範圍，而後再延長鐵道線，而擴張勢力於各地。但是這個鐵道政策，到了現在，竟然遭遇一個難關了。何以呢？我們中國在東三省一帶鐵道網的密布，可以減少日本南滿鐵道的勢力，而葫蘆島的開港，又可使大連失去效用，並且東北將領服從中



央，擁護政府，造成中國的統一。這些一切都妨害日本大陸政策的實在。於是日本恐怖了，韓人之虐殺華僑，中村案件的故意擴大，以及此次日本之進兵東北，就由此而生。

韓人慘殺華僑，是由日本煽動而發生的，這個時候，日本很希望東三省人民也出來虐殺韓人，使日本有出兵的口實，然而中國的態度極其光明，日本無所藉口。由是遂借中村案件（其實中村爲誰所殺，很有疑問。若由日本的政策看來，我想一定是日本人自己殺死的。犧牲一個中村，換得東三省土地，不但日本願意幹，就是中村也願意犧牲）進兵東三省，其慘無人道，蔑視國際公法<sup>(1)</sup>的行爲已散見於報紙上，我們不必重提，我們所要說明的，則爲日本在這個時候，仍希望中國與日本開戰，而後日本可以戰勝者資格，來併吞東三省。

然而中國不爲日本奸計所中，一面努力於國內的和平統一，同時提案於國際聯盟；國內的和平統一，是日本所最厭聞的，而國際聯盟又同情於中國。日本在國際的反對空氣之下，當然不敢爲所欲爲。圖窮匕首現，於是日本的政策又發生變化了。即故意放出邪說，謬解我們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於民族自決的美名之下，建設滿洲獨立國（其用意完全與中日戰爭後朝

鮮之獨立一樣），而後再實行併吞。

我們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是不是容許國內各民族分離，現在可以不說，「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不是要而且不容許中國境內各民族自由分離，所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說：「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之後，要組織自由統一的中華民國」，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乃是東三省人民是不是構成爲一個特別民族，而與漢族絕對不同。

民族是甚麼？民族是血流相同，生活方法相同，言語相同，宗教相同，風俗習慣相同的一羣人的集團。在滿清尙未入關以前，滿州民族當然與漢族不同。到了滿清入關以後，滿州人移住於中國本部的，爲數不少；而漢族移住于滿洲的，爲數亦不少。這個現象已可破除滿漢的界限，而使滿漢兩族有同一的言語，同一的宗教，同一的生活方法，同一的風俗習慣了，何況滿清中葉以後又復漢滿通婚，而使滿漢兩族，有共同的血統呢？何況近數十年來，最大部分的人都是從山東等處去的呢？所以就現在的情形而說，住在東三省的人民已經不是滿洲民族，而是滿漢合成的民族。不，即住中國本部的人民也不是純粹漢族，而是漢滿蒙回

藏五族混合而成的中華民族了。

這個說明并不是我主觀的見解，乃是依據客觀的事實而下的結論。試問現在住東北的人民，有特別的言語麼？有特別的宗教麼？有特別的血統麼？有特別的風俗習慣麼？有特別的生活方法麼？我恐怕任何人類學者，都不能指出東三省人民與本部人民有不同之點。東三省人民既然不是一種特別的民族，則所謂民族自決，當然不成話。

原來住在一個地域的人民所以要脫離其母國而組織一個國家者，乃是因為受了母國的壓迫。現在中國政府有壓迫東三省人民麼？若就事實而言，則自民國成立來，東三省人民沒有受過兵災之禍（除了此次受日本人虐殺之外），其生活的安樂，實比本部人民為優。滿漢人民老早就已同化為一，沒有區別。住在本部的人民，未曾為受了兵災而要求脫離外國（日本）的虐殺；而要求脫離其母國？由此一事，更可知東三省人民要求自決一事，不但不合理，簡直是日本人造作謠言，以便實行他的侵略罷了。

在日本尚未進兵東三省，屠殺東三省人民以前，未曾聽到住在東三省的人民有要求民族

解放之聲，反而我們常常聽到朝鮮台灣時時發生獨立運動，所以民族自決如果是世界和平的保障，則在理也不應該使不需要民族自決的東三省人民實行自決，而應該使要求獨立的朝鮮台灣人民實行自決。何況東三省人民與中國本部人民毫無區別，如果東三省人民，可於民族自決的美名之下，建設為一個國家，則言語相差更遠的廣東福建浙江人民更應當脫離母國，建設為一個國家了。廣東福建浙江人不願意脫離母體，我們也不許他們脫離母體，那末，東三省人民當然也不願意脫離母體，我們更不許他們脫離母體了。

總而言之，東三省人民是和中國本部人民完全一樣，縱令有些地方不同，然其不同的程度，亦僅似日本九州人民與北海道人民的不同而已，所以日本想利用「民族自決」四字，使東三省建設為一個國家，乃是滑稽的事。還不如由日本請北海道人獨立，至少也要請鮮人獨立；請台灣人獨立。

所謂滿洲民族自決，乃是具體的陰謀，狠毒辣的陰謀。中國有若干無知軍閥，簡直不知道國家是甚麼東西，他們甯願犧牲國家，以求個人的快樂。我們難保他們不為日本所利用。我

們必須預防他們，警戒他們。至於過去的宗社黨。或是熙洽金梁一派，若是受日本愚弄，奉溥儀去割據東三省，也不過是教他做朝鮮的李熙，自己做李完用，李熙和李完用的末路，是他們的借鑑。枉了做千秋萬世亡國的罪人，雖欲做臣皇帝兒皇帝而不可得，那時候悔之晚矣。

就東三省的民族而言，就東三省的状况而言，都不需要民族自決，然而日本朝野竟然拚命宣傳，其居心何在，雖三尺童子亦能知之。何況東三省在日本武力佔據之下，任何團體的名義，是他可以假借，以淆亂觀聽的。「先獨立後併吞」是日本慣用的手段，朝鮮的獨立竟然造成了日本的併吞，殷鑒不遠望全國同胞注意！更望東三省同胞注意！

更進一步觀之，東三省獨立為一個國家，不但不利於中國，不但不利於東三省人民，且又不利世界的平和。一個地域要想獨立為一個國家，必須關顧到周圍的環境，會不會為別國家所併吞。然而東三省是日本角逐之地，俄國在帝政時代，曾因東三省與日本開戰，在去年又因中東鐵道，而與中國打仗。如果東三省獨立了，勢必步朝鮮的後塵，而為日本所併吞。反之，俄國必以利權關係，不許日本單獨併吞東三省，由是日本衝突又可爆發，終歸造成世

界第二次大戰。所以我們爲保障世界的和平打算，亦應保存我們的東三省。

（十月七日南京中央日報）

## 異哉日人所謂中和國

張其昀

日本人在東北人面獸心，窮兇極惡的樣子，久已司空見慣。這一次霹靂一聲，轟動世界，又冒了天下之大不韙。現在世界的輿論，都說日本萬萬無理，日本人也曉得自己是理屈辭窮，有些不好硬幹下去。於是異想天開，製造出一個中和國的假面具出來鬼混。日本人是目無中國的，並不是對中國有所顧忌，只是想用假面具來掩蓋天下的耳目，今世界各國莫明其妙，將來就可以弄假成真，脫胎換骨，假使不把這種黑幕揭開，那所謂中和國開幕的日子，也就是東三省斷送的一天，東三省的形勢，真算是中國的半壁江山，要是東北亡掉了，中國一定不能夠偏安苟活，勢必同歸於盡，所以東北一亡，中國亦亡，這就是日本人極陰險狠毒的鬼計。

有什麼事實可用來證明所謂中和國的成立就等於東三省之滅亡呢？因為日本人對於這種假冒的把戲，是很有經驗的。方歐戰告終，勝利諸國，早想分割德土諸國的殖民地，爭奪之

端已起。當時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倡不割地的主張，鬧得不能下台，五強國裏的日本就來獻計，從前日本有一位湛深法理的什麼博士，做了什麼朝鮮委任統治論，後來朝鮮問題，不是就此解決了嗎？委任統治這個名辭體面得很，又正義又人道，巴黎和會居然採用起來；這是大戰後日本人得意之筆，事實上那些受任的強國，對於那些委任統治的區域，都視同他們的領土，老實不客氣，就是割地的變相罷了。現在日人所要運動成功的中和國者，既然是位於他們軍事上絕對的優勢之下，暴力壓迫，何求而不得呢？民意可以強姦，代表可以冒充。那末所謂中和國者當然成爲委任統治的狀態，剛才說的，委任統治等於割讓地，中和國又等於委任統治，其結果其非由中國的領土一變爲日本的領土了嗎？

有什麼事實可以斷定東三省是中國的半壁江山，東北一亡，中國就完了呢？這可以從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來觀察的。

(甲)天時 東北氣候大體乾燥，心身爽快，適于健康，冬季雖冷，但夏季溫度偏高，雨亦較多，作物的發育因而良好，秋季又無狂風暴雨，年年幾無歉收之時。我們從東北可以



經營稻田一節，就可以看出氣候上之天惠。但是一到打通路以西，就可以望見沙漠和駱駝。因為東北雨澤，來自太平洋，從東到西，逐漸減少，以接于蒙古沙漠。所以東北是中國邊疆的唯一寶庫，天然環境尙在黃河流域以上，西北一帶，更是望塵莫及。

(乙) 地利 東北的地形，複雜得很，像平原邱陵地，山嶺地，以及崇山峻嶺色色都全。平原生產大宗糧食，大豆一項，占了世界總額的六成以上，此外小麥高粱和包米等不可勝計，總之東北生產能力，可養現時人口的二倍。邱陵地是主要礦產地帶，以瀋陽爲中心。煤鑛鐵礦，非金屬（除煤外）和金屬（除鐵外）密密層層的分佈着，真是偏地黃金。山嶺地有大的森林，參天老樹鬱鬱葱葱。又高山流水，亦可利用，鏡泊湖的瀑布，尤其是無窮的利源。此外沿海一帶，更有魚鹽之利。所以日本人曾經說道：現在日本每年從外國輸入的七萬萬元的原料物質，一旦得到東北，就可以予取予求，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在經濟上可以完全獨立。到那個時候中國就不能用經濟絕交的方法懲創他們的暴行，這是何等重大損失。

(四)人和 東北農民都是山東一帶的移民，長途跋涉，飽經風霜，所以民氣勃勃，極爲可變。據我們聽到的，這次萬寶山慘案，出事的前一天，日本領事曾在大樹底下，會見中國的農民，說是明天有二千軍隊要開來要請中國農民都帶棺材償命。但是中國農民聽了毫不畏縮，第二天都奮勇爭先的去抵抗了。所以從來哈爾濱有一批慰勞隊送些肥皂和手巾給他們，說是我們中國人有臉，照這樣的民族，是絕對的有希望的。但是日本人喜歡殺人，成爲特性，是世界上最殘忍最鄙卑的民族，印度亡國之後，還能夠產生偉大的領袖人物，像甘地其人。英國人對於甘地，屢擒屢縱，總不肯害死他，英國人終於節節退讓了，這是英國民族的雅量，也是英國文明的光榮。日本人不講人格的，是慘無人道的，像長春市政籌備處長周玉柄氏，在吉林頗著政聲，這次辦理萬寶山案，很有氣概，我們曾會見過，相信他是一個愛國男兒。日本人恨極了，據報上所載，周氏已被凌遲處死，全家滅絕，死得最慘。又像遼甯教育廳長金靜庵氏，現在也不知下落。此外的例不可勝舉。都可以看出日本人的手段，要把中國的讀書種子，斬草除根，所謂殷鑒不遠，就在旅大。現在旅大租借地是農民只知道有清

國，而不知道有中華民國。又旅大附近，金復海蓋等縣，日本化也已經很厲害了。其原因由于中國的優秀分子，殺的殺了，死的死了，剩下來的，個個束手待斃，況且沒有智識上的灌輸，教育上的啓發，所以死氣沉沉，做了不識不知的唐虞時代的人民了。台灣就是這樣被日本統治下來的。所謂『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當初確還有些心腹事；到後來心腹事都忘掉了。

日本佔領東北以後，每年可以增加七萬萬圓以上的財富，同時中國每年損失七萬萬圓以上的財富，經濟上相形之下，日本已佔了優勢，再在軍事地理上，日本也得到極大便利，朝發榆關，暮到平津，從前遼金元清屢次入關的舊案，勢必再演一次，或者暫時割據了黃河流域，成爲新南北朝的形勢。北方的勢力愈強大，南方的勢力比較的也愈衰弱，這道理是非常明顯的，從前胡人入主中國，在文化上只是一個系統，像元代的耶律文正，清代的康熙帝，對於中國文化都有極深切的了解，甚至于傾佩到萬分，前代史家所稱的深仁厚澤，不是完全虛妄的，從前異族入主中國，無不是禮賢下士，所以先後同化於中國。而日本人之所深痛惡

絕的，就是這般中國的知識分子，到了知識分子一網打盡，中國不但是滅亡了，而且是亡絕了。嗚呼！傷心慘目，有如是耶！

外國的著名學者，大多數是不能直接看中國書的，關於中國歷史的和地理的背景，大都不甚了了，容易爲片面宣傳所朦蔽，對於現在所謂中和國的運動，也難免不被日人所欺，弄得莫明其妙。但是像俗話說的「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我們就想用貨比貨的方法，把東北在中國和世界的地位，簡單的分析一下，讓世界上人都能夠識貨，讓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是「掛羊頭，賣狗肉」的詭計。

(一) 與自由邦之比較 大戰以後愛爾蘭已經脫離英國而獨立，稱爲自由邦。愛爾蘭獨立運動，已經有二百多年的歷史，百折不撓，犧牲極大，完全出于民族自決主義，因爲英愛二族，人種不同，宗教不同，經濟狀況也不同，雖僅隔一海峽，而貌合神離，不能相容，至于東北和內地各省，好比同倫敦和利物浦一樣，是同胞手足，絕對沒有分離的可能性。

(二) 與中立國的比較 現在世界上所謂中立國，只有瑞士一國，瑞士種族有德法意三

派，所以語言也是三種並行，其所以成爲一個國象，完全由於地理環境的勢力，因爲瑞士位於歐洲昂白山中，生活環境相同，有組織團體的需要，且爲公共抵禦外來侵略起見，團結愈益堅固，在二百年前，已成爲獨立的國家。瑞士在國際上是一個永久中立國，他的特點是不能從事攻擊的戰爭，雖然有這個缺點，瑞士仍是一個完全的主權國家，他不過是不用此權，並不是大權旁落。試問這種種條件，東北有一個具體的嗎？

(三) 和緩衝國的比較 暹羅原是我國藩屬，從十九世紀以來，法據安南，英吞緬甸，該國介于兩強殖民地之間，成爲緩衝的形勢。暹羅所以能夠獨立自強的緣故，主要的原因，由於暹羅所有外國人最大的勢力，就是中國的僑胞，西洋人反無勢力，歐戰以後，連領事裁判權都取消了。暹羅的人深深地感謝中國人的善意經營，並未絲毫受到中國人之侵略，所以素來相安，和洽無間，而暹羅政府可以專心致志的勵行新政，假使華僑也和東北日僑一樣，並非是單純的營利的動機，而含有扶植勢力和侵略領土野心，那暹羅恐早已名存而實亡。試問今後在東北的日僑是否要把態度根本改變，欺誰乎，欺天乎？

(四) 和自治民國的比較 日本人在東北處處是抄襲俄國的老文章，不過是變本加厲，後來居上。俄國人的方法，是先把蒙古組織一個自治的民國外表上成爲獨立狀態，其內幕各機關都有俄國人來充顧問，以實行其俄國化，將來合併也好，不合併也好，總之同中國是斷絕關係的了。現在所謂中和國的運動就是要把東北變做第二個蒙古，我們把他們的假面具揭開來，一言以蔽之就是上面所說的委任統治，實在就是割地，好像醫學上用一種麻藥來割裂中國的領土罷了。

中國和外國的國際關係，大概外國人所知道的太多，中國人所知道的太少，外國人是明知故犯，存心欺人，中國人却是大夢未覺，茫無頭緒。這個碩大睡獅，雖然經過中法之戰，中日之戰，日俄之戰和歐洲大戰都有睡眼惺忪的一瞥，但忽然又沉沉睡去，以致一暴十寒，國家地位愈趨下流。現在中國的國勢，已經像老年人的痼疾，再不挽救，是無可救藥的了。像這次東北慘案及其連帶發生的日本人的鬼計，歐美人固然還有些冥明其妙，就使都明白了，也不能起中國於沉疴，致中國于健康。中國的病不單是頭痛救頭的問題，是整個的民族

覺醒問題。睡獅不醒，國家必亡，所以總理以喚起民衆，爲救國之急務。要解決東北問題，必須解決中國問題，現在中國唯一的希望，只有希望年富力强的青年，元氣淋漓的青年，和思想純潔的青年，以全國大學生爲中堅來組織普及全國永遠存在的團體，喚醒全國民衆來做無往不達的救國運動，青年是中華民族生命的所託，也是中國唯一的國寶，急起直追，國尙可救，望青年努力！

（十月四日南京中央日報）

# 對於東省事件之感言（講稿）

梁漱溟

最近日本進兵東省事件發生，迫得人不得不對此事事件發言！我對於日本進兵東省之感，可分數點來講：

（一）日本出兵東省並非新鮮的問題——日本欺壓中國不只一次，是若干次數了！像這種類似的事件，用強大的勢力欺壓弱小民族，也有百餘年的歷史。所以這種事件不算新鮮。我們須知道，在最近百年間，或百餘年間，算是世界上很新的而又很特別的時期，就是歐州發生一種新的文明；此文明之中心是工商業，即工商業文明。這種文明把全個世界抱圍了侵略了，把地球上不同的民族征服了壓倒了。全地球上不同的民族，感覺很大的壓迫，於是只有兩條道路可走：第一條道，就是自己追上這種文明，跟牠跑，學牠，模仿牠，趕上牠，如此可以獨立于世界；第二條道，就是不學牠，或學而不能趕上牠，如此即落於被牠征服之地位，在世界上不易獨立生存。如日本就是走上了第一道，工業商業很發達，有侵略別國的力量。



而其餘學而未及的國家，像中國，則被其征服。然在百餘年以前，無有這種事情，更無有一個文明可以征服全世界。但在最近百年上下以內，歐洲之工業文明，把全個世界征服了。今日之日本進兵東省事件，即是工業文明向外侵略，已有百餘年的歷史了；且昔日之此類事件，又有甚於此者。日本既走上工業文明之道，所以也要走這條路——侵略的行爲。他的工業文明既發達，於是有不得不侵略別人的事實，同時，亦須有相當的財力，此三事是相聯的。就是一方工商業發達，一方有財力，再有能侵略之武器，所以要侵略別人。可是這種事件，已有百餘年的歷史，所以說日本出兵東省，不是很新鮮的。

(二) 望大家回想中國本身的歷史——中國本身的歷史非常特別。在三四千年前，有發達很高度的文明，對人類文化很有貢獻。即中國之文化，即中國人民。此種民族東西洋亦有，但嘗開發高等文明之民族，在今日之世界上，可以說沒有了，即有亦非獨立的國家；然在上古自己開始文明，又將其文明保存至今日之國家，恐怕只有中國了。所以中國現在視他國之近代文明，全爲後輩。此時若回想我國已往之歷史，我們這個民族誠然是特強的民族。

牠能自己開發其文明，又能保存其文明至於今日。在三四千年中，亦嘗爲外人看服，如清朝即一外族併吞了中國，再往上說如元朝亦是外族併吞了中國，再有其他侵略中國一部分的也有。但無論統治中國之時間有久暫之不同，總有一奇怪的事情，即侵略中國之民族，武力雖戰勝了中國，強併中國之土地，但在文化上，是能戰勝中國的，終必爲中國文化所同化，而服屬於中國。我們回想歷史，我們的特別的歷史告訴我們，讓我們知道，在武力上強權上暴威上，我人有時要落後的，但在和平上文明上公理上，我們是不落後的，不能被征服的。吾國民族有很大的文明，至今日又能維持此文明，是一個極喜和平的國家，似當爲人征服，但結果不能爲人征服。

(三) 既明白前二點即當想到現在應如何努力——

(A) 吾人之前途，自救之道，努力之點，究在何處？我以為我們不應該跟着近代文明走，若有自信力，我們不必怕他，我們不必學他而求自存。這種國家的勢力，未侵略中國以前，我們羨羨他，效法他；在侵略中國以後，我們恨他或想用同樣的勢力去抵抗他，我以為

這是很卑賤的事；故吾人在起首即應當反對此西洋近代的文明。我不承認這種強暴行爲算是高尚文明。若有自信力，不應怕他；若因爲怕他而學他，這是最可卑賤的。

吾人對日本出兵東省事件，當牠是一件人類的罪惡去反對他，非因牠欺壓我們而才去反對他。當他欺壓朝鮮時吾人即當反對。吾人反對此等事件此種文明，非只因吾人之目前問題，若如此則屬於自私心，而他人之侵略亦係自私心，那末，吾人又那裏配去反對他？！我們必須立在人類的高尚精神上去反對他。所謂人類的高尚精神即是人類之理性。人類是有理性的動物，這也是所以與禽獸不同之一點。吾國能維持自己的文明存立數千年之久，即因其有一有理性之民族，最和平最講理的民族。

(B) 西洋近二三百年之文明，已到了末路，快要崩潰。在此危機之時，各強國不得不自謀武力之發展。如一九一四年之大戰，即爲各國侵略所引起之戰爭。世界第二次大戰爲期非遠，此大戰將爲各強國毀沒之時期。因大戰一發，各國家必起社會階級爭鬥，故社會革命與國際戰爭，即各強暴國家之致命傷。由此觀之，吾人對此事件不必過於心惶，因爲日本無

論如何，不能避免社會革命，其國家的命運可以推知，試看現在時候，各工商業強國雖常開軍縮會議，而實際則各國的軍備有增無已，這就是他們自己求滅亡之道。故吾人不必岌岌去效法他們，跟着他們跑，增加軍備。我國非工商業國家，財力亦不充足，無力增加軍備，但亦無理由要增加，亦不必增加。

(C) 近代之戰爭，乃一工業科學之比較。誰的原料充足，工業進步迅速，誰即佔上風，能打勝仗。若如此，中國實無辦法，中國只有多數的人民，和充足的原料，但無近代科學進步的工業，故中國對於戰事談不到。中國的軍備與工商業強國比較是等於零。尤其是近數十年來，國防毫無。又加內戰不已，官吏的心都用於內爭而不顧外交，再有條約的限制，砲台不許設立。既無國防與軍備，對外打仗是談不到的。

他們在前跑，吾人無能力去跟他，然亦不必跟。吾人不必擴張軍備，吾人自救之道是什麼？何處去求？我人之前途，即在武方反面，向武力反面去求。即設法使國人向理性方面去發展。具體的言，即中國社會應當向有組織方面求進步。有組織一句話包括很多；如增加

國民的知識，增進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及關係。知識感情與關係的增進，即理性的發展。理性一面包含明白又兼有感情。如中國社會係有組織的社會，則完全不必怕強力之侵略，雖無武力亦不必怕，可以完全獨立於世界。今日中國所以怕武力者，乃因中國是一個無組織無條理無秩序的國家。中國已往的二十年，不是沒有武力，但有許多武力，全被濫用了，所以無組織雖有武力亦不會用，若有組織，即無武力，而亦不怕武力。中國目前所急需者，是組織，秩序，條理，和理性。希望速成一個有組織有條理有秩序有理性的國家。

茲舉兩例。以指明吾人應取之道，及努力之點：

第一個例就是印度。印度在英國統治之下，業已有一百二三十年的時間，但近日印度首領——甘地，在倫敦與英國首領開圓桌會議，此乃英人無法，不得不承認印度之地位，無法把印度視爲屬地，英人無法不承認與印度和平。印度無有武力，英人雖有武力，而不能以武力對待印度。印度既無武力，何以能到這個地步？完全因甘地之引導。甘地最著名之主張，即非暴力的主義，他積極反對英國，但不用暴力去反對。甘地主要的法子，即引起印度人之

理性，組織，情感等。印度之民族，本很複雜。宗教分兩大派：一爲回教，一爲印度教，階級很多，其著者尚有八十四種之多。在此情形之下，甘地能引導他們反抗英國強大之武力者，因甘地能發展他們的理性，引起他們的組織，領導他們去合作，共同對外。甘地著最下級階人民的衣服，與英國首領見面。甘地又與最下等人民常來往，意在打破印度階級的觀念，而成一個統一民族，合作民族。印度複雜的民族既能聯爲一體，英國雖強無可如何。今日之中國，最壞者是自己不能合作不能組織，一團糟，同室操戈，一團糊塗，所以人家有辦法，可來侵略我了。若吾人有組織能合作，即有辦法，於是我有辦法，別人就無辦法，就不能欺壓我。

第二個例就是丹麥的復興。丹麥在一個教育家領導之下，而造成國運復興。以先丹麥國運不好，爲德戰敗，割地賠款。丹麥之衰敗乃五六十年以前的事，在那時國勢不支，是個將亡的國家，人民心理渙散，振不起精神，工商業亦不發達。然而近四五十年來；丹麥變成世界上最好之國家。面積雖小，而富力則較他國有過之而無不及。國內社會情形非常安定，無有

勞資之爭。其學力是很平均的。然其何以能如此？非因其戰勝他國，乃係由提倡教育而致也。丹麥爲一農業國。他們提倡農業合作，發達農業。此種文明由一位老教育家——格隆偉——之努力而來。他辦一個國民高等學校，此校設在農村，令十八歲到三十歲的青年全受此教育，使農業發展，提倡農業合作，於是國家大興。近代各國多仿效此種平民教育。格隆偉把丹麥的平民程度提高，使國民都有理性，所以國運復興。

我們舉此兩例，即希望我們也設法在促進國民之理性，組織，感情，合作等等方面努力。當仿效甘地及格隆偉之努力方法以救中國。

（十月七日大公報）

# 現在國人可以覺悟矣

高永晉

嗚呼痛哉，此何時也！論天災人禍，中國空前未有之天災人禍也；論內憂外患，中國空前未有之內憂外患也；此真所謂國家存亡民族生死之關頭，非可與尋常事變所同日語者。當此之時，全國人民，莫不熱血沸騰，怒髮冲冠，於是發爲種種議論，有謂中日間糾紛懸案，當局應付解決之不善者；有謂外交部長王正廷平日對國際宣傳之漠視者；又有倡決充敢死隊，組織救國軍者；等等主張，不一而足。總之，對內，則一切責任，盡欲推之他人，對外則只知恣嗟怨恨，不度德，不量力，尙欲與日本作軍事之對抗，而獨無反省懺悔澈底覺悟之決心！此吾人所引爲遺憾者也。特發此迂緩之論，深願國人憤懣不平之氣，有正當之歸宿，不致爲無用之犧牲，幸垂察焉。

日本對滿蒙之野心，數十年如一日，苟有某種機會，即可攫之以去，固不必吾人爲造成某種可爲藉口之事實也，前日偶閱小學生英文讀本，載有故事一段，略謂狼一羊一，各在河



畔飲水。狼曰，汝何故令我處水濁。羊曰，吾飲水之處，實與君處風馬牛不相及也。狼又曰，汝今雖否，客歲則然。羊又曰，我客歲尙未降生！狼復曰，若然，則汝父母曾然。言至此不暇再與彼可憐馴順之小羊辯論，乃出其凶殘之爪牙攫而食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此種籍口，不論何人何時，絕難避免！故此次日軍略土盡責之當局，對於中日糾紛懸案，應付之不當，誠大可不必。或曰，事前一切糾紛，苟肯讓步，必不致遭今日之大禍，所見誠是。然吾國之權利，領土有限，而日本之野心無厭，以有限之權利領土，將何以供彼無厭之野心。今日欲以我滿蒙解決被之人口諸問題矣，然設日本苟自今日起，不日日地震，則其人口必至有加無已；得我滿蒙，繼將索我山東；從將佔我南京矣！故一遇交涉，輒即讓步，勢必至國亡而後已！此種苟安之策，豈立國之道歟？不特此也，如舍公理不論，即彼陰險之日本，亦不必盡可責也！人類迄現存爲止，究未能脫離野蠻之時期，所謂道德，所謂公理，尙不能鎮壓一切獸性之行爲，現代國家，依然磨刀霍霍，互欲相屠，所謂國際聯盟之組織，軍縮會議之召集，其原因並非基於道德公理觀念之發揚，乃鑒於歐戰結果之兩敗俱傷，惟恐第

二次大戰之發生也。換言之：其動機不在人類之相愛，而懼人類之相殘！愛與懼，其間相去何遠哉。所謂道德，所謂公理，惟強者乃能主張，弱者雖欲言之，又孰令聽之？故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仍不失為現在一切生物界之原則，事實如此，縱吾人不欲言之，其奈事實何？人之愛國，誰不如我，東省近年有瀋海諸路之完成，葫蘆島之開港，均與南滿鐵路，大連商港有密切利害之關係；同時鑒於蘇俄五年計劃之猛進，感國防之威脅，以爲任現狀如是推移，結局必不能實現其一切之野心，是以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求打開現狀之方策。故以日人眼光而論之，亦言之有辭。

據此，則此次日本稱兵略土，中國當局不負完全責任，日本以其本身論亦或有推行其卑劣手段之必要。然則尙有負責者乎？曰有之，其惟中國全體人民乎。狼雖凶殘，何以不敢以食羊之手段食獅與虎？日本雖狡，何以不敢以對我之手段以對英法德美諸列強？中村不過一大尉耳，確否遇害，及果屬事實，在國際法上，中國究負若干責任，均未判明，便可成爲嚴重問題，而張雨帥之炸死，蔡交涉員之遇害，最近朝鮮中國僑民百餘人之被慘殺，其情形之

重大較日本之大尉又如何，而張蔡之死以不了了之！華僑之被害，亦不負賠償責任，果何故歟？公理耶？強弱之分耶，是故中國之受侵略，實原於國弱！而國弱又原於中國人之不自強，在此國難臨頭之際，即不必怨天，亦不必尤人，本其不自欺之天良，人人對於自己過去，加以嚴格檢查，如發現過失，則毅然負此次國難之一部，下懺悔覺悟之決心。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今種種譬如今日生。不必貼標語，喊口號，誓將此種奇恥大辱，刻骨銘心，永不敢忘，為終身為國奮鬥之原動力。倘覺此種恥辱，難於忍受，可覓無人之處。咬定牙根，流出幾點滴痛淚，然後再從口中嘔下。若是，方可為之大勇。人人如此，則國必有繁昌之一日。吾先人之大好山河，失去者及已被侵略者，吾人誓必收回，以完整無缺讓之於我民族之後人；此絕非大言，宜有此種自信力，萬不可自餒，試觀德義日美諸新興國家之歷史，均不過二三十年之期間，便可稱雄世界。蘇俄施行「五年計畫」，尙未完成，則能令彼列強感覺威脅。故收回我主權，恢復我領土，苟萬衆一心，絕非難事。蓋物之屬於我者，可以用強盜手段為人奪去，獨不能以主人資格，磊落光明，請求返還者，天下甯有是理耶？總括以上所

述，略謂中國現遭空前未有之天災人禍，內憂外患，應有真確之覺悟，不必責難當局應付之不善，不必痛抵日本之野蠻，責任在我自身，在我全體國民，現在強權仍是公理，至少可以保障公理，欲免國家之危亡。挽既倒之狂瀾，絕非難事。只要國人一致努力，則無堅不摧，無功不成，以下尙願將國中應與應革，並國人宜如何努力，一一述及。以促國人之反省與覺悟。

第一：凡一社會有兩種不可缺之要素，曰法律，曰道德，一治外，一治內，相輔而行，不可偏廢。人民無尊重法律之習慣，又爲中國之特殊情形；（蓋中國人民，向受儒家思想之薰陶，而儒家主張以人格感化，反對法治，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等論調是也。）而所恃以爲惟一維繫社會之人心者之道德禮教，（道德禮教之一部，固隨時代而變遷，但其他一部，則永久不變，與人類共生滅，若忠信節義廉恥等是也，）近二三十年來已敗壞無餘，真如曾文正公所謂人心陷溺，絕無廉恥，求一攘利不先，爭義恐後者，不可多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反驥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

而老健不死！言之曷勝浩歎？於是社會養成一種風氣：只見黃金與勢力，不見是非，是，不能助成其爲是；非，不能消弭其爲非。是非既混，於是真主張是非者，在一般人或以爲非是，（作者常與人講真是非，則人皆望望然去之，曰汝終身不能騰達矣，但吾不知如何方可謂之騰達。）滔滔者，皆是也！人類大多數爲中材，而中材之人，性如流水，導之東流，則東流，導之西流，則西流，乏是非之見識，無抵抗惡社會之毅力，與奮鬥之勇氣，隨波逐浪，與俗浮沈，因此輩人數之多，而此種惡風敗俗之力亦莫與之京，於是耳不能聽聲美之惡，目不能辨色之黑白，有黃金勢力者曰是，衆曰是。有黃金勢力者曰非，衆曰非。固不必問有黃金與勢力者之爲堯舜與桀紂也。社會與之以獎勵，軍閥政客與以倖進之機會，於是士者不讀，農者不耕，工者不役，商者不賈，羣起攘臂，以黃金勢力爲中心，以中國爲範圍，旋轉不已，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於是大則相爭戰，小則相欺詐，勢非至天翻地覆不止。而少數純潔自愛守正不阿之士，有毅力，有勇氣，另覓途徑，以救中國，認真辦事，不願同流合污則社會不但不與之同情，反施種種之壓迫，必使其無立錫之地而後已。於

服是務社會者，將充滿以是爲非者，以非爲是者，無能力者，無毅力者，貪污者，卑鄙者，只知有己不知有國，只知目前不知將來，只知有官，不知有民，只見財勢，不見人格，只見社會上一二富豪之揮霍，如盲人一般，視千百萬同胞終歲勞苦度其不外如人牛馬之生活而無賭，而反忍心敲其骨髓！悲夫！如此欲求中國之繁昌，欲求中國之不受侵略，欲求中國之不亡，豈可得耶！此種惡風敗俗爲一切罪惡之淵藪，一日存在，則中國一日無出路；改革此種風氣固屬人人有責，然人微言輕，影響至小。社會上有地位者更當多多負責，自本身作起，以轉移風俗。曾文正公嘗云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

第二：按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所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雖屬於中國全體人民，然實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行使之，國民黨所負使命之重大不可不知也。且也，革命二字之涵義，確有熱心，緊張，勇毅，犧牲等意，可知革命者，不只革他人之命，且須革自己之命，而革自己之命，尤必須嚴於革命他人之命；然後民心必服，孰敢不服？關於此問題，吾願引證曹谷冰先生最近所述之蘇俄視察記中所載之數段，以爲說明。第二一六頁，『俄國官吏，

不但終年吃的不好，便是在家庭裏的享受，也不及一個工人，……每一工人每天可得鮮肉一磅的三分之二，而官吏則和一切機關的辦事員一樣，每三天纔能得到這個數量，其他食品的分配，官吏也比不上工人那麼的多，至於他們基於職務上所得的權利，更不像民主國家官吏一般的優，……」第二九頁，「還有許多婦女，她們每天在工廠裏作工，……但是實際，總喜歡掛一白又亮的人造「珍珠」，來曾益她的美觀，只有官吏的夫人小姐們，是絕對沒有裝飾的，這是什麼原故呢，一來，因為官吏最高的俸給還及不上一個工程師，……二來，因為社會的監督很嚴，如果裝飾起來，一定會叫人家唾罵，……俄國官吏的享受還比不上普通的人民」第二百零七頁「俄國人民一般的享用，都感不足，……可說苦極了，他們的感想怎樣呢，接受了宣傳的人都說，……沒有接受宣傳的人呢，對於現在這種情形，自然感覺不能忍受，但他們祇反對政府的政策，而不反對執行政策的人，所以他們說，「五年計劃完成時，祇剩史他林的命令，列甯的相片，和我們的枯骨」，而不說，「等到五年計劃完成，我們苦了，他們樂了」，這個原因在那裏呢，唯一的答覆，是俄國官吏和人民一樣節衣縮

食，沒有享樂俄國的官吏月俸，沒有超過三百六十盧布的，像史他林他是俄國最重要的人物了，但是每月收入就不滿三百盧布，這個數目，和一個外國工程師的收入比較，還不及五分之一，就是俄國許多大學教授藝術家工程師收入也比他多』，由此，可知蘇俄革命者之精神，與人民所以不事反抗之故，在蘇俄視察記出版約前後相差不多期間，報載國府某要人，在滬建築如何廣大住宅，原文一時未能盡行檢出，有「達官巨廈此其一耳」，及「某在愚園路，廣建新屋，甚軒敞，磁磚由泰山磚瓦廠定造價值逾五十萬」等語，生活週刊第六卷第三十四期言之尤詳，並刊登該宅之影片若干幅載有「地皮市價，每畝約值一萬四千兩」；同時又為水災正甚之際，報載「災區十有六省災民五千萬」乞賑之電，則「老弱待斃以呻吟，婦孺聲嘶而泣血……省一席宴客之資，而救災民一家之命，移一日烟酒所費，亦可救俄民一日之生」•在數日之內，讀以上各種文字，令人百感交集，即今之讀者亦不知作何想也？於是恍然大悟，知蘇俄政府之所以統一全俄，施行五年計劃，何以震撼全球，與夫吾中國政府何以常生裂痕？不但不能收回已失之國權，而外患之來反日益迫也。（蘇俄之政策，作者夙乏研



究，不敢妄加褒貶，而以為可採擇者，其政治家之精神耳。茲再欲為反對政府者進一言：即天下地上古今中外絕無一完人，故不可過於求全責備；當局有心之過，固須力爭！至其力之所不及者，則儘可原諒；在此狂風巨浪之中，同舟共濟，尙不定能免於危亡！况再從事於不緊要問題之紛爭乎？

第三：決定中國將來之命運者，為今日之青年，而青年中為一般人所屬望最殷者，即現在之大學生。試觀所謂大學生中能刻苦求學者，有百分之幾？其大多數，則嬉戲而已！羣居終日，言不及義！飽食暖衣，無所用心；出校，則濫竽社會之中；愛國愛民不過空口白話，自私自利，乃骨子裏之真意。平日則唱幾句高調，以欺人自欺。一過機會則大搜大刮，以飽私囊。故有人呼軍人為丘八。呼學生為丘九！其意蓋謂學校為國家所設立，軍隊為國家所訓練，原意均為造福國家；而在中國則均為社會之害。二者魯衛之政兄弟也。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孫本文之報告，則知十八年度政府對於公立大學學生，每年每生擔負六百元至八百元之多，以一大學畢業生在校四載計，除其父兄所供給之血汗金錢外政府須負擔費用三千元。

以中國之貧，對個人教育費如此之多，而其來源盡爲終年勞苦工作之民衆，吾不知在校未求學，出校害民者清夜自問，良心上將受若何之痛苦？時至今日，覺悟之決心不可一日緩矣！求學則刻苦用功，服務則以其大無畏之精神，不爲勢力所屈，不爲金錢所誘，轉移風氣，不爲風氣所轉移；從大處着眼，在小處下手，堅忍不拔，百折不回；進寸得寸，進尺得尺，誓爲人民爲國家爲人類謀幸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功固屬成功，失敗亦是成功；生也快樂，死亦安慰。然乎，否耶？（作者亦大學中之一份子，當此懺悔之時，不敢稍爲隱諱，愛之者深，責之者切，希諒之。）

第四。據聞某新下野軍閥之總參議兼教導師師長某某於八月六日，由魯北到濟南，與諸要人相會，滿口道歉：「對不起，對不起，胡鬧了一陣」，嗟呼，兵凶戰危，內亂尤其可厭，而以此種兒戲口吻出之，令人哭不成聲，欲笑不能。中國近二十年來若干萬生命財產，幾千種生產事業，盡銷毀於此「胡鬧了一陣」之「一陣」中矣，租界不能收回，法權依然仍舊，亦卽此「一陣」「一陣」之故也！平時不能衛民，土匪如毛；有事不能保國，任人橫行；勇

於私鬥，怯於公忿，猶自稱保障和平，應付得當；真可謂不知恥矣！無怪乎在人民眼光中兵與匪一而二而一也。軍人乎，軍人乎，原本以嚴肅整齊慷慨好義服從命令視死如歸為本質，將如何令人景仰而可愛耶？非八萬能，各有專責，自今以往，努力自拔，不再干涉政治，專心訓練軍隊，一切問題以合法機關之多數議決為依歸，不可再以為國為民相號召，而爭城以戰，殺人盈野，人民不敢望諸君愛，祇求諸君自愛而已。

第五。現在一切政治問題，大抵均為經濟問題為國家第一要務，經濟問題一日不解決，則民日益窮，國日益弱，建設無從着手，教育無從發達。欲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則國人一方當極力節儉，多從事於生產事業；一方當盡量提倡國貨，本國所不能生產者，苟非必需，甯可不用；工人多製國貨，商人不賣外貨，消費者不購外貨，全國澈上澈下節衣縮食，務期於最短期間，與歐美諸先進國並駕齊驅，解決民生問題；然後國人，不妨提高生活程度，增加應有享受。商人與消費者覺悟，則必不至於抵制外貨之際，私自運輸與購買，致敵未敗，而我陣先亂，豈徒有負國家，抑亦令仇見笑。雖然，提倡國貨，專賴人民之愛國心，亦不易生

效。尤必須使國貨價廉物美，以美物取廉價，則必須生產費降低，生產費低，則或使工資縮減，或使工作時間延長。吾人不欲抵制外貨則已，苟欲抵制外貨，在中國產業未發達前，則工人當多忍勞耐苦，不可輕易罷工。蓋吾國產業落後，與人相較不知相差幾千萬里也！苟自今日起，披星戴月，夜以繼日，尙不知幾許歲月方可追及！譬如貧家子弟，勢須多受折磨也。况吾國勞工法規，對於工人並不嚴刻，即以工作時間論，我工廠法規定工作時間，以八小時爲原則，如因工作性質或地方習慣，可以延至十小時；非有天災事變等原因，不能延至十二小時。而東隣日本之工廠，若在大阪在橫濱及在南滿線者，其每日工作時間及休假期期尙不至此數也。故必須工人商人消費者一致努力方克有濟。

第六。吾常感覺國人作事缺乏數種要件，（一）無緊張空氣，在行路飲食起居各方面在可見好整以暇神氣。工作不忘休息，休息不忘工作；似乎壽比南山，不知老之將至，以爲天下萬卷書籍，今日不讀，將來終可盡讀。長城運河，今日不築不開，後日必可築可開。今日復明日，一年又一年，一事無成，而兩鬢已斑！尙有何效率可言。反觀歐美人士，實寸陰

是惜，工作時，盡力工作，娛樂時盡量娛樂，令人羨慕之至。（二）無魄力，作者常以國人及國人所作之事業，與外人相較，無時不令人垂頭喪氣；但一次乘平綏車赴八達嶺旅行，見山路崎嶇，溝壑險峻，想像當時鐵路建築之難；及舍車登山，見萬里長城，工程浩大，形勢雄壯，實非吾人想像所能及；鐵路，乃吾國第一批留學生詹天佑先生所經營者；長城，則吾先人之偉大遺產也。不禁心曠神怡，喟然嘆曰：中國人亦有具此偉大魄力者在焉，輕視中國之外人，到此旅行，或亦稍稍改正偏見，知中國之可畏耶！在青龍橋車站，得瞻詹天佑先生銅像崇高偉大，聳立山間，當時心中充滿一種不可形容之快樂與景仰，良久不能去；竊念中國少產幾許督軍總司令，多生幾許如詹天佑先生者，中國現在又當如何？惜乎，如詹天佑先生之有學問有魄力者之不可多得也，悲哉！督軍總司令之如麻也，今人爲惡，則膽力極壯，肆無忌憚；辦正事，則縮頭縮尾，向東則恐有阻碍，向西則又懼人批評，無勇往邁進之事，多優遊敷衍之氣，（三）無科學精神，一切雜亂無章，無整個之系統，無完全之計劃，「車到山前必有路」，已爲一般人之格言，下自人民一身私業，上至國家大事，多少不能脫離此種

弊病。吾常與鄉村農夫談話，問其每年生產費若干，種園與種田孰較有利，相差若干，鮮有能答之者。強問，亦言之不詳。因此，利不知其所以利，虧不知其所以虧；雖欲興革，亦勢所不能。再看政府之朝令夕改，今日導淮明日治河，想一事辦一事，想東則東，想西則西，如入五里霧中；既不辨政府趨向之所在，又何能望人民之贊助。月前讀報，恍記某人講演，稱中國南部某鐵路局，在此金貴銀賤之時，向美國訂購大批枕木，而東省多山林之區，反以成材之木作爲燃料。想夫中國公私事業，類此事件者，當非少數。譬諸多年富貴之破落戶，將其先人遺留之良田千頃，不事收穫，反借款購米，今日度一日，明日再設法，其理正同。又前月美胡佛總統倡延債之說，中國債務亦請延期。其言曰：中國因某種緣故，以致收支預算相差懸殊。讀之令人汗下，吾真不知吾國預算在何處也。（四）無恆心恆心，爲一切事業成功之母，國人努力作事者既不多，然又一日曝之，十日寒之，若夫一人在圖書館中，研究二三十年之久，作成一部書，或終身作一種事業父不成就，子繼之，孫又繼之，非達目的不止；中國有幾人也。見異思遷，喜新厭舊，尤爲失敗之因。

第七。回顧吾中國數十年來何事令人可畏可敬，以事業論，吾人亦知乘火車，坐汽車，用電話由人工至自動，看電影由無聲至有聲，凡此種種，均不知爲誰所發明；以至於小學生所用之書釘，日日所讀之報紙，亦不知來自何國。此少數形同造糞機器之人所揮霍之金錢，均敲自「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之農夫。農夫可敲，而不可常敲，必有時而竭。外人可敲，而不敢敲，而不能敲，山窮水盡之日，卽同歸滅絕之時，以國風論，既無英之沈毅，法之熱烈，又無俄之魄力，德之嚴整，日本雖鄙吝而精巧，美國尙能收聚多金，中國之國風爲何，吾不得而名之，強顏曰：洋洋有大國之風也。如此，而能致國家於富強，又孰能辛苦勤勞競競業業而不知安逸之爲樂耶？按之達爾文之生存競爭學說，則中國早宜步朝鮮之後塵矣！然尙能苟延殘喘不致滅亡者，蓋如羣犬爭食，怒目露齒以相視，互相畏忌，而不敢下手！一旦羣犬相撕相殺，不暇顧及食物，一犬則將任意宰割矣。歐戰時，日本迫我承認二十一條，實前車之鑑，今日日本又以各國有內顧之憂，不暇東顧，乃復悍然佔我東省，是故強者虎視眈眈，日伺於旁，苟有機會，便將出其爪牙，絕不客氣。今日外患固屬空前，但未絕後，今

不急起自強，將來更有大難臨頭。亡國亡種，噬臍不及，瞻念前途，毛骨悚然。事實如此，非敢危言，聳聽國人對於自己地位，不能不瞭解也。

現在災禍極矣，外患迫矣，將來安危，即在今日之一轉念間，已往錯誤，不必再問，徒增吾人之傷感。今後方向，不可再誤以加重將來更大之危難。今日如再不真確覺悟，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一切責任，毅然自任，養成廉潔節義之風，當局則堅苦奮鬥爲天下先，學生學真能力，養新精神。軍人只知服從，不問政治，全國節衣縮食，提倡國貨，時時刻刻不忘自己地位之危如繫卵，注意，如騎瞎馬，如履薄冰，緊張，如狂風巨浪中之舟子。如槍林彈雨中之士兵，以偉大魄力，勇猛邁進，精誠所至，金石爲開。苟志在國在民，雖有過失，亦能得人諒解。以科學方法，治理事務，誓不間斷，如是，三年必有新中國出現，十年則國富兵強。登高一呼萬邦響應，方可言和平，始能講公理。打倒帝國主義，扶助弱小民族，易相殘相殺，爲相親相愛。種不分黃白，國無論大小，同登於大同極樂世界。曰此乃東方文明，彼時吾願以一腔熱血與同胞痛飲，勉之哉，勉之哉。

（十月四日天津大公報）